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蔡欣純 先生

靈魂拼湊的旅程
米雪兒·佩弗《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 I-IV》
中的靈魂塑形與陰影原型象徵

研究生：廖珮茹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廖 珮 茹 君

所提之論文 靈魂拼湊的旅程——米雪兒·佩弗《遠古幽暗的紀
年系列 I-IV》中的靈魂塑形與陰影原型象徵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游鎮維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吳政瑛

蔡欣純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九十八年九月十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系(所)
日間班組 98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靈魂搖盪的旅程－米雪兒·佩琳《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I-IV》中的靈魂塑形與陰影原型象徵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鈎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蔡欣純

(親筆簽名) 蔡欣純

研究生簽名：廖珮茹

(親筆正楷)

學號：9600108

(務必填寫)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4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 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 2005/06/0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日間班組 98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靈魂拼湊的旅程：米雪兒·佩弗《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
I-IV》中的靈魂塑形與陰影原型象徵

指導教授： 蔡欣純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
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
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
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
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
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廖珮茹

簽 名： 廖 珮 茹

中華民國 98 年 09 月 24 日

閃亮的日子

傍晚，滿天淺紫粉橘的美麗晚霞，微風徐徐

窗外的鯉魚山從陽光照耀下綠油油的活潑青蔥，漸漸轉變成靛青色的沉穩安逸姿態

鯉魚山下·我的台東小窩·兩個三百六十五天·兒文所的閃亮日子

從專三那年參與帶領兒童夏令營之後，「想讀關於閱讀、孩子、書的研究所」的想法萌生，「兒童文學研究所」成了嚮往的目標。幸運地來到台東，度過令人回味無窮的二年時光，是莫大的福氣。和山林靠得那麼近，清晨日出和鳥鳴成為生活中的部分；看海不再成為「計劃了好久卻總去不成」的空談；「說走就走」在這裡是再自然不過的一散步舊鐵道或森林公園單車行，想讓自己獨自沉澱或三五好友相聚，信手捻來盡是隨性的樂趣，那是一種令人安適自在的幸福。

而能夠進入兒文所就讀，更是另一種特別的幸福。來到兒文所，居然發現許多喜愛閱讀且「看似大人實為孩子」的同類，於是，初到異鄉的適應期不知何時已悄悄結束，取而代之的則是找到同伴的欣喜與歸屬感，大家一同熱烈地進行討論，一同努力準備課堂報告、創作故事。當然，在「研究本業持續進行」的同時，吃吃喝喝與遊戲玩耍也是兒文所這一群大小朋友？（老師和學生）生活中少不了的部分，能成為兒文所這個溫馨大家庭的一員，自己覺得非常幸運也很自豪。

感謝所上老師用心認真地帶領我們認識不只是學術上的知識，還有許多人生中處事的態度；所辦的助理學姐們總是在我們這一群小毛頭不知所措時，適時地伸出援手來解救；無論是平時上課或寫論文的閉關時期，總是有愚蠢國和太太國夥伴們一同陪伴走過，有你們真好；來自台北家人朋友的打氣和祝福，更是這段日子中重要的動力來源。最後，謝謝我的指導教授欣純老師與一路關懷提點我的吳老師，因為有你們的鼓勵，我的論文才能順利完成，也要謝謝口委游老師不辭辛苦地來口考，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與論文一同成長的我的心靈，經過這一段閃亮的日子，圓滿豐盈。帶著如此心靈上的豐盈，前方等待的未來似乎也開始，閃閃發亮。

靈魂拼湊的旅程： 米雪兒·佩弗《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 I-IV》中的靈 魂塑形與陰影原型象徵

作者：廖珮茹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以距今六千年前的西北歐為背景，英國作家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創作出《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系列文本，重現神話般的遠古世界人類生活的場景。透過奇幻小說的形式將遠古神話的自然心靈，重新與現代人因環境的快速變遷而產生恐懼不安的心靈接軌，研究藉由文本主角托瑞克（Torak）、狼（wolf）和芮恩（Renn）的個體內心轉變與彼此之間強烈情感連結關係，及對於所處世界呈現出的態度，反映人類在自我靈魂塑形時，試圖回歸和宇宙運行法則一致，並且能勇敢面對產生於個人內在陰影的過程。

本論文援用榮格分析心理學對於心靈/靈魂形塑的概念，探究屬於個體心靈虛象的集體潛意識，如何對應客觀且具體的人事物形象並結合成為原型，又對於意識自我產生何種作用和影響。主要將分析焦點置放於陰影、自性、阿尼瑪這三類原型形象，探討心靈整合歷程中，靈魂組成元素由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漸趨完備的發展，呼應榮格面對內在靈魂個體化與自我生命延續的完整性思想。佩弗的系列文本中傳達出人類最為珍貴資產—每個生命都是以獨一無二的形式存在於世界中。要達到超然且完整的心靈狀態是人類內心深處的渴望，透過客觀的認識態度來觀察心靈真實，並且理解、接受自己的天性和存在環境，與宇宙和諧共存，才能得到不受外物輕易干擾的平靜靈魂，找到生命真正存在的價值，這將是人類永不停歇追尋的課題。

關鍵詞：靈魂、心靈整合、陰影、原型

Journey of Soul Integration:

The Soul/Psyche Shaping and Archetypal Image of Shadow in Michelle Paver's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I-IV

Abstract

Using the ancient forest of six thousand years ago in north-west Europe as background, British writer Michelle Paver reconstructed the lives of people from the ancient and mythological world. In her fantasy series,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Paver links the ancient and mythological soul with the fear and anxiety that modern people have because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study uses main characters Torak, Wolf and Renn, their internal changes, their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ir attitudes in facing a challenging world, to represent the process of soul shaping. This process includes human beings' desire to return to an initiatory state in line with the cosmic force, as well as having the courage to face their own inner shadows.

Drawing on Carl Gustav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eory which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psyche/soul shaping,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function of psychical images from the archetype theory on how concrete characters reflect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Jung addressed the functions affecting the conscious ego, in particular the three archetypes: shadow, self and anima. Using the story, these archetypes are projected to integrate the psyche which consisted of various soul elements from trinity to quaternity. Observing the indescribable yet actual changes within the psychical cosmic, this essay echoes Jung's theory on individuation of the psych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inner microcosm.

Paver's works transmitted the concept that each individual life is unique. Through objective observation of the truth of psyche, human beings must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ir environment and innate nature to achieve a state of balance, coexisting with the cosmic world and untroubled by outside interferences. Finding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is everyone's never ending quest.

Keywords: soul, psyche integration, shadow, archetype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7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步驟	11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分析心理學 V.S 兒童文學	16
第二節 神話與分析心理學	19
第三節 榮格學說概念	22

第參章 個體靈魂的拼湊

第一節 內在靈魂的整合	45
第二節 由沉潛到外顯－個體靈魂塑形的儀式	73
第三節 造靈魂－自我、自性和阿尼瑪的三位一體	84

第肆章 如影隨形－陰影原型

第一節 沉潛在黑暗世界的陰影	93
第二節 個體內在靈魂的陰影面貌	102
第三節 與陰影結合：四位一體的靈魂	119

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遠古神話的活躍心靈	128
第二節 多重樣貌的完整靈魂－與陰影一同造靈魂	133

第三節 永不間斷的生命追尋－未完的旅程·····	137
註解·····	143
引用書目·····	149



圖次頁

圖一	82
圖二	84
圖三	87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如果旅途一路順暢無礙，終點也沒有什麼好期待的。」在史都華·艾佛瑞·高德（Stuart Avery Gold）的作品《青蛙為什麼要走路？》（*Ping: a frog in search of a new pound*）裡，貓頭鷹對著因為大樹擋住去路而大發脾氣的青蛙平平這麼說著，在生命的過程中，正因為有這些顛簸和阻礙，才能淬煉出最珍貴的事物。回頭來看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旅途上，充斥著各式不斷接踵而來的衝擊，一路跌跌撞撞到今日，潛藏在人類心靈深處的智慧從失敗中得到啟發，逐步累積建立起現代文明。

十八世紀開始，人類經歷思想上的啟蒙運動，以及物質方面的工業革命過程，人類科技產生了快速又巨大的變動，這也扭轉歷史上社會演變的過程，將人類文明推進入一個全新世界。面對這樣的世界，人們身處其中，扮演著掌握改變的權力主體，相對的，亦是個被動接受轉變的客體。在生活型態丕變的情況下，傳統價值受到極大挑戰，新與舊之間的交替雖然令社會充斥活力和創新的氛圍，但潛藏在表層之下的不安，卻如同暗流一般不時地以不著痕跡的方式，衝擊著人們的內心世界，這種徹頭徹尾的改變速度，迅速地讓人不安；因此，當改變發生的時候便會帶來某種恐懼，諸如困惑、遲疑、憤怒、無慮和絕望等負面情緒。原本長久以來的宗教信仰，以往總是擔任強而有力的心靈撫慰角色，此時其權威地位也正逐漸崩解，雖然普遍仍是為人類主要心靈寄託，但也開始有質疑的聲音出現，而心理學正是在這樣的浮動不安的大環境下開始興起。

尤其，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洗禮的現代人，更能感受在這股具有強大力量的洪流之中，身不由己的無力感。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一書中，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G. Jung）提到：

…世界大戰之浩劫所帶來在我們意識觀裏的革命，已在我們的內心生活中產生了，它摧毀了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價值。…對於應用其精神力到外在世界的可能也不再那麼樂觀了，…現代人須反求諸己，他的能力開始流往其來源…。(238-239)

心理學試圖以科學化的方式具體地探究抽象的心靈，漸為人們所重視。以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為先驅，提出的潛意識 (unconsciousness) 學說，在探索人類心靈方面更是為劃時代的開端，之後，各家學派以此發展出的詮釋和理論雖有立論上不同觀點，但其基調卻又指向同一目標—使人類心靈發展和變化能呈現眼前，以獨特的觀點和角度來揭開覆蓋在心靈上的面紗，並且挖掘出造成恐懼不安的來源，嘗試找到方法恢復內心的平靜和安定，榮格同樣也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裡談及心理學對於現代人的重要性：

心靈的探討必定會成為未來一門重要的科學…人類最大的敵人不在於饑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於人類本身；因為，就目前而言，我們仍然沒有任何適當的方法，來防止遠比自然災害更危險的人類心靈疾病的蔓延。(序言)

他將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更進一步發展，認為人類心靈除了平時所壓抑下來的意識，所形成的個人潛意識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之外，還存留人類普遍共有的集體潛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此為經過時間和空間的轉變仍代代相傳的心靈資產，通常會藉由神話或夢境展現，如此一來便可以說明為什麼在世界上不同的年代和社會文化中仍可發現結構類似的象徵或故事，因此，除了在心理分析治療的醫學專業領域，榮格的分析心理學 (analytical psychology) 理論也經常與宗教、哲學、文學、人類學等範疇結合，來探究人類靈魂的面貌。

另一方面，從早期的口傳文學到書寫文學，「故事」之於人，本身就是重要的精神食糧，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等等文類在時間與空間的遞嬗裡，始終在人類的文明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故事是小說的基本面，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 (42) 此為佛斯特 (E.M. Forster) 在《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裡談到故事時的看法，小說正是一種說故事的方式，無論是寫實或是想像故事，作品中的風格語言細微之處不但能透露出作者的心靈狀態，讀者也能從中產生心理投射作用和文本產生共鳴，從其中所暗示的開展性揭露自身的靈魂面貌。「一件藝術作品是一實體，有它自己的法則；不應以日常生活的法則去衡量它，任何適用於它身上的東西對它而言就是真。」 (佛斯特 140)。在眾多小說形式中，由真實世界出發，卻又帶著想像世界的驚奇和冒險的奇幻文學 (fantasy)，其中具備濃厚的神話意味和思維，以真實做為導向，當中人

物的塑造和行動具有邏輯性和一致性，佛斯特也曾在書中提到具有奇幻傾向的小說家會預設讀者能先將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接受，若是要為小說中的元素作出簡單的定義，那就是「視它對讀者的要求而定」，如故事需要讀者的好奇心，人物則需要讀者的同理心和價值觀等，而奇幻則是要求讀者帶著某種關於心理上的，並非總是能以理性來解釋深遠意義的適應來解讀文本，在 Karl Beckson 與 Arthur Ganz 合著的 *Literary Terms: A Dictionary* 中對於奇幻小說的界定中提到「讀者是一開始就被要求具備懸而未決的懷疑 (a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為了能去接受文本中呈現『相反和對立結構』的幻想世界」(87-88)，這也使得在文明進程中漸漸對於神話產生距離的人們，又再次和主宰宇宙運行的力量重新產生連結。「那些代表理性的星辰，毫不變動的律法…這是它們力量與魅力的秘密。它們可能包含實實在在的人物描寫，對人類行為與文明作深入而尖刻的批判…」(佛斯特 143)。奇幻小說中的人物和情境永遠有超越本身的含義，跨越虛幻與真實之間的故事帶領讀者在想像國度中漫遊的同時，也提供讀者對於其背後所涵含無限意義的詮釋，就如同神話以無限的心靈為依歸，並讓那原本就一直存在的無形能量以有形的故事形態反映回人類自身。這種超越個人經驗的感受雖然渺小而遙遠，但實際上卻仍屬於個人，本質上就同夢境一樣，看似混亂無序，卻又以某種聯貫統一的方式進行，是人類心靈能夠與世界心靈貼近，重新理解由遠古時期流傳下來關於心靈真實的途徑。

由英國作家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創作的《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第一本《狼兄弟》(*Wolf Brother* 2004) 出版，在奇幻文學作品中，帶入另一種新的書寫型式，除了維持一貫奇幻小說既有的脈絡，又加入人類遠古時期的背景元素，運用由人類及動物看世界的雙敘事觀點手法，將帶有濃厚神話特質的「萬物有靈」概念在這一系列作品中呈現出來。接著，續集《心靈行者》(*Spirit Walker* 2006)、《食魂者》(*Soul Eater* 2007) 相繼出版，《放逐者》(*Outcast* 2008) 則是目前國內市面上最新出版的中譯本。此系列將一共有六部作品，2008年9月第五本 *Oath Breaker* 英文版已經出版，預計最後一集 *Ghost Hunter* 將於2009年問世。在中非馬拉威出生的佩弗，三歲時搬到英格蘭，經歷豐富的她先在牛津大學取得生物化學學士學位，出社會

後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但最後卻放棄工作，專職寫作。因為對動物、人類學、和石器時代的熱愛，再加上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靈感，因而創作這一系列的作品。雖然，此系列同樣也有和一般奇幻文學作品相同元素—如善惡對立、魔法、主角的英雄旅程等等，但在為數眾多的奇幻小說當中，文本背景的設立較為不同。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黑暗元素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都是在連結現實世界和異世界的關係；而《地海傳說》(*Earthsea Cycle*)系列則是直接創造出另一個亦真亦假的新世界，有其自成一脈的歷史和生活型態；而《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則猶如接近世界起源的神話，時間點上又更為混沌不明；《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最不同的是，作者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對於讀者來說，看似陌生卻又熟悉，在那個世界所描述的一切，就如同人類自己的歷史一般，是關於遠古祖先的紀事，作者也很明確地說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西元前四千年，也就是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場域裡，但文本中所描述的概念和信念，現今仍然可以由世界中的少數部落民族，如美國原住民、澳洲原住民等等流傳已久的儀式和信仰中窺知一二；另外，文本中提到的原始森林、極地等等空間，現在仍可以在地球的某些地方，體驗到當時主角所處的世界。作者把對於真實自然界的深刻觀察，加以運用生態學、人類學觀點放進奇幻小說中，對於筆者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閱讀體驗，而在其中所透露出對於自然世界萬物的尊重，與相互在情感與生活上依賴共存的思維，也引起筆者很大的興趣。

就像是遠古神話一樣，文本中述說著原始人類的的生活，那也正是人類文明初步的輪廓。距離現今約六千年前，正是在冰河時期之後，農耕之前的世界—整個西北歐依然都是濃密的森林，當時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息息相關，大部分的氏族總是會隨著季節到處遷徙，不同的氏族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場域。他們普遍相信「萬物有靈」，部落或是氏族的律法也是隨順著自然而生，對世界提供給他們生存的一切都抱著尊敬、感恩和敬畏，相信人類本身和自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動物還是植物，都有其生存的必要和重要性。隨著文本中主角少年托瑞克 (*Torak*) 的經歷，以及他和其氏族動物「狼」的深厚情誼、和自然之間的不可分割關係、和部落之間的互動，可以體會到他們對於已知與未知的一切，所給予的尊重。特別是在文本中，時時可以覺

察到的是，關於「靈魂」、「夢境」、「儀式」，這些種種，正是支持當時的人們精神的重要心靈支柱，除了連結起氏族之間的關係，也成為當時人類和萬物共處的準則。以現今仍留存於世界上的一些少數民族文化來對照，維持著和大自然的密切關係，運用直覺式的感官敏銳地察覺到大自然中的種種變化，除了能在生活中達到基本需求，也由大自然中得到啓示，就像《非洲·馬里多瑪—原住民的治療智慧》（*The Healing Wisdom of Africa*）一書中提到的：

由原住民的觀點來看，唯有了解人與可見的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關係，以及人與不可見的先祖與靈的力量間的關係，個人心靈才可能獲得治癒…只有透過儀式，大自然人類社會和靈的世界才可能匯集在一起，支持由內心建立起來的認同感。（梭梅 19）

順應著自然宇宙的運行生活，對於自身心靈的安頓有著重要的影響，這樣的概念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同樣在東方思想—如印度的靈修、藏傳佛教密宗、道家或禪宗等所追尋的結果裡同樣可以發現，如此看來，身而為人，對於世界、靈魂與自我的關係之間，內心最渴望達到的境界其實都相同。

在《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這一系列小說當中，其中關於「靈魂」主題在文本中所呈現的面貌—世界靈（World Spirit）、氏族靈魂（clan soul）、名字靈魂（name soul），是書中人物身處的世界裡，眾人普遍的認知和共識—每個人體內都存有這三種靈魂，缺一不可。其對於三個靈魂完整性的重視更是吸引筆者，想再仔細探究自古以來，人類一直不斷以宗教、科學、哲學等各種方法尋找其答案的課題—「人類是否有靈魂？」、「靈魂究竟是什麼呢？」諸如此類的疑惑。若說這一系列文本，是要喚起人們對於自然環境的重視，鼓吹生態意識，筆者認為若能更深入地去探究文本中，關於人類靈魂面貌的形塑「…靈魂…是自身與他人的中介；靈魂是真正包容性與創造力的泉源；靈魂是我們身分與成就的資糧。」（霍普克 93），於是筆者發覺與神話息息相關的榮格分析心理學似乎能為這些問題提供線索來做為拼湊靈魂面貌的材料，可作為切入此系列文本分析的觀點。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對於「靈魂的存在」始終充滿了好奇和無窮的想像，「靈

魂在哪裡？」這些亙古以來的問題，促使人們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探討，如哲學、神學、美學、文學、心理學等等不同學門裡都被充份討論和辯證。身為人，本身所具備的侷限雖然無法擺脫，但對於潛藏在體內的本能直覺，還有和天地萬物之間的溝通和感知，也不容小覷。生活在這個世界中，追尋自我和靈魂的完整、心靈上的平靜和安定，一直是人類所追求的完美境界，但是誰又能達到完美呢？只有在生活中不斷的挫敗和挑戰裡，依個人的獨特性用不同方式一步步地追尋屬於自己的完整。

因此，重現人類原始世界的《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系列文本，引起筆者對於「心靈－靈魂－自我」之間拼湊過程的興趣，從文本主角人物托瑞克遭遇的人、事、物出發，將焦點專注於個人如何在追尋自我靈魂的完整，令意識與潛意識世界達到平衡和諧的狀態，觀看在過程中內在心靈各種層面的整合以及面對陰影的態度；並運用榮格分析心理學，以及榮格學派的理論中集體潛意識裡的原型理論 (archetype)－陰影原型 (shadow)、阿尼瑪 (anima) 等原型，和對於心靈/靈魂 (psyche/soul) 的形塑的觀點，以及其中關於生命圖像的拼湊等面向，來對文本進行剖析。當中卡蘿·皮爾森 (Carol S. Pearson) 在其著作《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 :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 裡提到，不一定每個人的成長都是如「英雄」這個原型的模式在前進，如何去釐清深藏在內心的不同靈魂，又這些不同的靈魂在面對外界給予的刺激和內在自我的掙扎時，又是如何反應？如何藉著面對陰影的挑戰，整合起自我，完成自我實現，得到心靈上的完整和安定？將是本論文研究欲探尋的研究議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十九世紀時，佛洛伊德對於潛意識開創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人格或人的精神可以分為三個基本部分—原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並且將潛意識和意識都歸因於童年時期的性創傷經驗和環境，也就是人類被壓抑的慾望，這樣的論述為精神分析的領域擴大到研究潛意識的範圍。而如此絕對性的概念，卻引起了原本受到佛氏學說重大啟發的榮格，對於研究個別心靈的差異的興趣。榮格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曾說：「我們的心靈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奧秘也跟自然一樣，無止無盡。」（6），尤其，他認為人類用自我在自然中創建文明，但在文明被建立起來之後，人類卻再看不見自我和自然之間原本緊密的交流。因此，他提出了「心靈即形象」（psyche is image）（18）的想法，表示心靈不僅只是被表現在各種形象中，而是心靈其實就是活在形象以及心理經驗模式中，任何關於心靈的事物其實不在於因果關係的连接，而是意義上的相連，現代心理學最重要的成就即為發現心靈和具體意象、形象與景觀的關係，就如榮格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中所說：

我所觀察到的都是其心靈生活的動向；這些都是深藏在我們內心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在心的內部。在此我必須說的是，心靈生活並非永遠如此；心靈並不是隨時隨地都可從心的內部找到。有時是可從全人類或是稱為心靈生活的整個歷史找到。

（235）

因此，榮格對於心靈的外顯形象，如夢境、神話、藝術等等領域中的形象都做了諸多分析和研究，這些不僅僅是潛意識心靈流露的象徵，相反地，也可以反過來影響潛意識發展，更進一步來說，便是形塑人類的靈魂/心靈的起源。就像安·凱斯蒙（Ann Casement）在《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Carl Gustav Jung*）裡轉引榮格所說的「人沒有人我關係就缺乏完整性，因為他唯有藉靈魂之助才可能獲得完整，而靈魂缺乏另一半就不可能存在；這個另一半永遠都要在另一個『你』身上才找得到。」（159）

事實上，透過許多不同文化中的神話故事來做比較，榮格發現，現代人的潛意識中保有創造象徵（symbol）的能力，其實是原始時期為信仰和儀式建立具體表現的心靈能力。正如同人類學家指出某些部族認為一個人有多個靈魂，如叢林魂（Bush soul）和自

己的靈魂，只要附在動物或植物身上的叢林魂受到傷害，那個人也就會受傷。諸如此類的信仰，表現出個體的心靈乃是由許多相互牽連，但又各保持其獨特性的心靈元素組織整合而成。因此，當個體的心靈受到威脅或衝擊時，這些心靈元素便會以各種不同形式和面貌出現，這也正是榮格所謂的「原型」概念；而在個體化的實際過程中，潛意識會不斷地出現、改變，並且對自我的意識來做調整，在這個調整當中，性格的潛意識便會以各種不同面向的人格化形式表現—如阿尼瑪（anima）、自性（self），以及在各原型中來回作用的陰影原型（shadow）。陰影通常代表未知或所知甚少的自我屬性與特質，除了屬於可以意識到的個人範圍，在某方面來說，也包含個體人格生活以外所延伸出來的集體部分。人們在面對有時出現在內心的陰暗面會感到不安—除了某些經由個人平日生活所累積諸如消極、憎恨等負面情緒這類可以循著線索找出源頭的陰影，也會產生毫無理由的瘋狂或是邪惡的念頭，因為無法理解和控制，就像榮格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一書中說：「世界上大部分的罪惡，一般說來，都是人類處於昏昏沉沉的情況下所產生的…」（241），未知和陌生的邪惡與人類意識自我產生衝突，因此對內在陰影感到恐懼；科學的發展也許能以治療的方式消解個人陰影的產生，榮格認為「科學使我們有對抗外來之攻擊能力，而知覺便可協助我們去處理來自內心的毛病。」（241），陰影並不只是存在於個人，也存在於集體當中，以知覺能力來發掘更深一層的潛意識心靈，就能夠發現並且處理長久以來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集體心靈中的陰影，激發內在心靈力量。

…做為人類的一分子，在我體內的陰影可為我喚起了有利的光明，因此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黑暗也同樣可帶來光明。…心中的黑暗與莫名力量發生了作用，使每個人提起了腳步；…（《尋求靈魂的現代人》247）

榮格學派的學者，同樣是《人及其象徵》的作者之一，瑪莉—路易絲·蘭茲（M.-L. von Franz），也曾在文中談到「陰影所受到的集體影響，遠比受有意識性格的影響大得多」（201），當一個體心靈在平靜的狀態下，陰影也許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但是當許多個體心靈集合在一起時進行某些黑暗或原始的事物，此個體心靈便會屈從在某種自己也無法意識到的衝動，被自己和他人的陰影所壓制，雖然仍保有些許個人認同感，但也同時帶著被拒絕的罪惡感，還有陰影可能重返意識的焦慮和畏懼，因此筆者希望能分析出系

列文本中眾多的陰影象徵，對於主角追尋自我心靈完整的過程中，是成為助力亦或阻力？人身處於內心和外在環境的衝突之下，所採取的行動以及不同原型在心靈中的作用，是否也會因為面對的陰影本質不同而有所改變，其中面臨的掙扎又是那些？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在《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中提到：

如果你強迫想要改造世界或要別人贊同你，則課題總是和恐懼有關；你擔心如果環境不變，你將不能成為你要的樣子，或得到你要的事物。雖然你感到生存飽受威脅，但重點不在改變他人，而是你自己要有勇氣做改變。…我們必須了解人是多次元的生物。多數人在生命不同的舞台時會面對不同的原型。(25)

此系列文本呈現遠古時期人類的概念和精神，正如「遠古神話的再現」一般，將寫實、智巧、蠱惑等等元素融入其中。遠古世界對於現代人來說，原本就是帶有極大想像情懷，憑藉著考古學、人類學的研究考察，目前也只能理解當時生活的一小部分，拼圖的過程仍在持續進行；同樣地，對於人類內在心靈，人們至今能窺探的也只是從夢境等具象的表徵抽絲剝繭，一點一滴尋找各種方法所拼湊出來的表層樣貌，如同榮格在探尋心靈真實時所開展出的「原型」象徵概念，使筆者認為此遠古世界中各種人物的活動和內心變化，與榮格所探討的靈魂中各種原型意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知道其曾經真實存在，卻無法確切地以科學化方式有力地證明，而這個「真實存在」對於人類來說卻又同樣重要—證明人們存在的價值。因此，接下來本論文將嘗試探究如何呈現由內在到外在，追尋自我心靈/靈魂完整的整合過程，以榮格分析心理學角度來閱讀此涵蓋多重特質—人類學、神話學、生態學等面向的奇幻小說，文本中描寫的一切，雖然是作者帶著大量考察現實的筆觸寫作，但貫穿在作品中的永恆主題—旅程、自我靈魂追尋、善惡之間等等，都符合了榮格對於心靈的看法和「原型」作用的模式。而文本中帶出的象徵意涵，似乎也可以對應到當前社會裡的人們，內心深處的掙扎和面對的挑戰。

因此，筆者想要探討的問題包括：一、以文本中角色、情節為例，來探看與釐清人類的靈魂，如何在各種原型的交錯影響之下，慢慢找到拼湊的脈絡；二、觀看不同原型的本質和其面臨的課題，在重新組合排列之後，如何影響個體靈魂面對不同挑戰和掙扎，尤其是「陰影」原型在追尋和拼湊過程中發揮作用和本質，又帶來什麼樣的象徵意義，

藉以達到重整自我心靈的目的。三、在這個必經的過程中，最後個體靈魂又是以什麼的態度看待自己，並得到自我的認同，得到內心的平靜。皮爾森（Carol S. Pearson）於《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 :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中曾談及「原型」的語言：

我們懂得原型的語言，因為它們就在我們內心。…教導我們認識人類心靈中美性的多元本質。…原型基本上是友善的，它們幫助我們進化，不論是在集體的或個人的層次皆然。（29）

無論原型所呈現的面貌為何，每個階段所面對的挑戰為何，原型概念在生活中的運用和及象徵，是為榮格探究心靈和潛意識裡最重要概念之一，因此，筆者認為若試圖要探析文本角色的內心轉變，如何能夠反映出真實人類在形塑心靈過程中的衝突和掙扎，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是很重要的概念工具，提供筆者另一種觀看視野，以進行對於個體心靈和靈魂組成元素的初步瞭解。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採用文本分析法，運用榮格「分析心理學」理論做為進入探究文本的視角，先就榮格及榮格學派對於靈魂/心靈的詮釋，做全面性的了解和釐清，並歸納出原型在心靈中以何種方式作用—特別是潛意識中的自性（self）與阿尼瑪（anima）與意識中的自我（ego）三者之間的關係。主要以榮格本身著作和探討榮格的作品《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和《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或是由他在晚年所撰寫的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等著作為主，作為理解榮格概念和思考歷程的參考閱讀；另一方面，在心理學的領域中，榮格身為心理分析醫師，早期對夢境的臨床案例分析，也成為日後他在反觀自己的心靈狀態，以及後期在宗教和文學等領域中，發展潛意識原型作用的重要考據，由安東尼·賽加勒（Stephen Segaller）和墨瑞兒·柏格（Merrill Berger）的著作《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與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的論述《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裡都詳盡地呈現榮格在夢境方面的研究；此外，分析心理學者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除了繼承榮格理念之外，也發展出如「造靈魂」（soul-making）等對於心靈樣貌的闡述，另外，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和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等學者發展出關於原型與神話中英雄旅程的研究，這些都是為研究和理解榮格分析心理學的重要參考著作。榮格的研究具有跨領域的廣闊性，因此，筆者將把焦點集中於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理論，回歸於榮格本身對於內在心靈塑形的態度，並參考其後發展的理論來研究人類心靈中的原型在每一轉變階段中，所遇見的各種不同課題，將其運用至文本當中，試圖以文本人物為例，整合出個體心靈較為清晰的呈現；接著再以「陰影」原型來分析文本，探究「陰影」原型在自我靈魂的塑形上的延伸和運用，如參考日本榮格學派學者河合隼雄在《影子現象學》中的看法，彙整出陰影的面貌後，分析其對於人類心靈/靈魂整合過程中，產生的作用和影響。

二、研究範圍

文本內容敘述在距離現今六千年前的時代裡，世界上的萬物都擁有靈魂（animism），每個人都有三個靈魂－氏族靈魂、名字靈魂、世界靈魂，對於每個無論是生活在海洋或是森林裡的氏族，都嚴格遵守對世界靈的尊崇，以及藉由各種不同儀式來維持自己的氏族律法。尊重萬物、尊重各氏族，彼此互不侵犯，唯一的連接是每年的氏族大會。每個氏族當中，除了領袖之外，最重要的人便是魔奇師（Mage），具有神奇魔奇術（Magecraft）的天賦，為族裡的人占卜醫病，有能力感應整個世界發出的訊息，再將訊息傳達。當中，有七個氏族的魔奇師，為了要幫助更多的人醫病，驅趕厲鬼（demon）（成為厲鬼的人會失去氏族靈魂、名字靈魂，呈現發狂狀態，可以由眼神察覺），組成了個「治療者」團體，最後卻因為野心和權力的膨脹，吞噬了他們的良知，成為「食魂者」（soul-eater），他們放出厲鬼讓氏族大規模感染惡疾（sickness），想藉此統治世界，此時卻出現一位生來就似乎注定要和這些邪惡對抗的少年托瑞克（Torak），和他那「既是兄弟、也是朋友、更是守護者」的狼（Wolf）、渡鴉族的少女芮恩（Renn），一起展開維護氏族世界安定的旅程。

這一系列青少年文學集《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是由英國作家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在放棄了律師工作後，至世界各地實地做田野調查，仔細觀察自然中動物、植物、原始部落文化，花了很多心血來呈現出西元前四千年，覆蓋北歐的大森林是什麼樣的景況、當時的部落又是如何生活，來勾勒出這部以真實為基調，加入神話元素的遠古奇幻小說，從小就對石器時代有著濃厚興趣的佩弗，早在一九八二年還在就讀牛津大學生物化學系之時，就開始創作這個系列的故事，秉持追根究柢，力求精確的科學研究精神，令她所創造出來的遠古世界，真實性又增加了許多，無論是自然的壯闊景色，或深刻描寫角色在面對挑戰時的情感轉折，以及人和自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而每一部作品中不斷更換的主要地域，如森林、極地、海洋等，成為佩弗創作裡獨樹一幟的風格，國外更出現以這一系列文本來討論空間景觀的研究¹，而在教學現場中，《狼兄弟》（*Wolf Brother*）一書也被實地運用，John McKellar 讓六年級的孩子閱讀文本，並經由戲劇、討論等等活動，來瞭解氏族社

會文化²，以故事思考的方式活化孩子們的心靈，激發創造力，而這也讓《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在奇幻小說的領域中突顯出其不同於其他文本的特色。在發行其中譯本的尖端出版社網站上，更提及《狼兄弟》在一推出之後便深獲好評，賣出 30 國版權，讓米雪兒·佩弗創下英國兒童讀物出版史上處女作稿酬最高紀錄，福斯公司也買下版權，計劃改編為電影。特別要指出的是，由於目前第五集中文版和英文版在本論文著手開始研究時尚未在台灣上市，因此本文的研究範圍將限定在《狼兄弟》、《心靈行者》、《食魂者》及《放逐者》此四部中譯本作討論，並以英文版做為文本對照。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於第二章將探討靈魂/心靈的本質，除了提及關於一般神話或原住民文化中的靈魂概念之外，主要以榮格及榮格學派分析心理學中關於潛意識和個體化過程的論述，帶入原型理論，讓讀者能由不同面向了解榮格對於人類靈魂/心靈的界定和認知。將重點放在個體化過程，加入探討關於陰影/影子原型的論述，界定出陰影在榮格學說中的定位，及陰影在靈魂/心靈產生的作用和其重要性，並帶入關於惡的本質和陰影間的關係。第三章則展開文本分析的具體操作，將文本中靈魂的整合過程主要鎖定在意識中的自我（ego）和潛意識中的自性（self）和阿尼瑪（anima）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帶入文本中角色做為象徵：托瑞克—自我，狼—自性，芮恩—阿尼瑪，藉由他們的行動和思維，來觀看三種不同靈魂組成元素在心靈整合過程中的作用、連接和影響。而在整合為三位一體（trinity）之後的靈魂，在追尋終極身為「人」的完整時，必須連結起外在環境—如宇宙自然、人類社群等，此時面臨到的衝突和挑戰，成為陰影的來源，和個體心靈相互作用，第四章則探討在靈魂塑形過程中，陰影的角色和作用，以文本中的象徵出發，做為此深究原型的焦點，最終將陰影原型也併入心靈完備元素的一個部分，達到四位一體（quaternity）心靈的平衡和安定。第五章，為本論文結論，提出筆者藉由文本角色所呈現的轉變歷程，反映出人類在整合心靈/靈魂過程，和陰影在其中作用活動的觀察，試圖將此論點延伸至筆者在研究過程中，與真實生活感受的結合，並且對個體潛意識心靈與意識自我之間的交流作反思討論，提出開放性思考面向。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分析心理學 V.S 兒童文學

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的《遠古幽暗的紀年》(*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這一系列以遠古人類時期為背景的本，當中種種如神話般的情節，和青少年文學中的奇幻小說領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在本研究開始進行之前，筆者先就國內兒童文學研究中關於奇幻文學議題的論文，做概略的分類和歸納；尤其，特別將重點聚焦於使用關於榮格(Carl Gustav Jung)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的視角來做探討的論文，來觀察分析心理學在兒童文學文本分析中的實際運用。

以文體來劃分，討論奇幻小說和魔幻寫實小說的有張嘉蕙(奇幻文學角色的失衡與平衡—以《地海》*The Earthsea Cycle*和《黑暗元素》*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三部曲為例，2007)其中雖也有討論到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但主要以坎伯(Joseph Campbell)的神話原型理論、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論和Erikson心理社會期發展論，觀看文本中少年主角的「離家—歷險—回歸」的模式特色，來看奇幻文學如何應用於協助青少年度過青春期心理失衡狀態，其中大多將重點放在奇幻小說的故事元素的探討，如異文化的呈現、真實面的揭發以及死亡與再生等；另林妙君在2008年的論文(從伊莎貝·阿言德《天鷹與神豹的回憶三部曲》*Las memorias del ?guila y el Juagar*看魔幻現實)，則以魔幻現實主義的相關理論，剖析和分類文本裡的表現手法，分析關於現實與幻境之間交相滲透，運用「變現實為幻想又不失其真」的原則呈現故事，並將場域拉入阿言德作品，試圖作出比較對照。

若以理論文本來做為分類，最多被取材做為分析工具的是為坎伯(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和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 :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兩書，如林巧蕾於2005年撰述的(神話與奇幻之間—《威尼斯三部曲》之神話再現)便以神話原型為觀點，討論奇幻文學和神話之間的關係，提到新、舊神話間的區分和創作手法；(論《地海傳說》的完美與殘缺，2007)一文的作者許詩玉則運用坎伯《千面英雄》英雄冒險歷程的三個階段和《內在英雄》的英雄原型，及弗萊(Northrop Frye)關於「四季」敘事結構的

原型批評來討論文本；而在（追蹤師三部曲 *The Tracker Trilogy* 中的成長，2008）一文中，何易儒則也是以坎伯的英雄之旅為主要論點，看自然成長小說中青少年在啓程、試煉、回歸的過程中，如何歷經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提出的原型說看待心靈轉化，並同樣以弗萊的四季敘事看主角如何取得平衡。

其他關於探討到榮格學說，或是陰影原型（shadow）的論文有，蔣宛玲 2004 年的論文（保羅·科爾賀《煉金術士》*The Alchemist* 之研究），其中將保羅·科爾賀的《煉金術士》（又名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書，以榮格集體潛意識概念作為貫穿全論文的主軸，其中包含了原型說、釋夢的象徵、對照東方煉金術（alchemy）的隱喻等來詮釋書中角色的塑造，分析其精神內涵；另有李思靜在 2008 年的論述（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則以道家思維中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來探究地海系列中對於語言創世觀、自然無為的精神表現，以及對於文本中神話思維的呈現來作審視；當中同樣提到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集體無意識概念，作為其論文中釐清「神話」的含義的工具；而在王惠玲（成男之道：析論《地海傳說》中格得的男性認同，2008）中，引用一本專門討論勒瑰恩（Ursula Le Guin）作品的論文集所收錄的文章：（孩子和陰影）（*The Child and the Shadow*）一文提及了勒瑰恩對於陰影的看法，但主要的論點卻是聚焦文本中男性特質和認同，以及性別符號和權力之間的關係。

綜合以上論文來看，大多數以兒童文學文本為例，運用分析心理學來發展論點的論文，都將榮格學派延伸出的論述列於必要討論之概念，以求完整引述其理論的脈絡，如坎伯的英雄旅程概念，但較少完全以榮格本身的思維實際操作；另外，雖然其運用榮格分析心理學作為切入角度，但都未將焦點放在榮格對於心靈和靈魂的塑形，或是探討「陰影」原型在整合心靈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對於榮格學說最為完整的運用應為蔣宛玲在 2004 年（保羅·科爾賀《煉金術士》之研究）一文，不過其中涵蓋的面向極廣，雖將榮格重要的理念都做了整理和說明，但陰影原型和心靈的整合也只是其一，並且其作者將論述重點聚焦於煉金術象徵當中，而非專論某幾個原型；另外 2007 年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研究所譚中淇，也曾以《向達倫大冒險》系列來探討男性啓蒙議題，以達倫·歐沙納希所作之吸血鬼小說系列，帶入榮格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其

中的黑暗及奇幻元素以傳統男性啓蒙儀式呈現，並加入吸血鬼文化在人類社會中的發展，書寫出〈向達倫大冒險〉系列中男性啓蒙議題之研究〉一文。

總地來說，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中，對於所謂「個體化的過程」，也就是潛意識和意識之間的交互影響之下，目的是要達到一個完整的個體，完成心靈的整合。「陰影就是心靈的一部分」這樣的觀念雖四散在榮格的論述中，卻是關鍵的作用之一。因此本論文將試著就個體靈魂塑形的歷程裡，意識和潛意識的互動，與「陰影」原型在心靈完備的過程中產生的作用和角色來做切入文本的視角，釐清其在內心世界中曖昧不明的作用，並藉由文本中角色所面臨的內心衝突和掙扎，將人類所追尋的「完整靈魂」拼湊出概要的輪廓。



第二節 神話與分析心理學

在榮格（C.G. Jung）開始發展分析心理學論述，並以其獨創的想像方法和詮釋象徵的形式來探索人類內心世界的過程當中，他發現在人類歷史中，神話始終存在著重要的地位。代代相傳的口傳文學將人類的起源和遠古時期的生活面貌留在故事中，成為人類珍貴的遺產，一個文化/民族流傳下來的神話故事不但側面講述了該民族的歷史，也成為藝術和文學領域中的創作靈感取材來源。就如同李維斯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神話與意義》（*Myth and Meaning*）一書中提到：

…人類心靈之中存有著一種對於秩序的基本需求，而且，既然人類心靈畢竟是宇宙的一個部份，那麼，這種需求的存在，就可能是因為這個宇宙之中存在著某種秩序，而且這個宇宙並不是一團混沌。(32)

人類身處於深受西方科學性思維的世界中，對於某些「失去的東西」雖然不能真的完全找回，但至少我們可以藉由不同方法，儘量去瞭解其存在和重要性。這所謂「失去的東西」可以是人類社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的外在世界，也可以說是人類心靈和宇宙萬物之間的連繫，而這樣的概念在榮格的理念當中，就是人類內心最為古老而又珍貴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且多由神話象徵的表現形式，出現在人類的生活中。

神話雖然是人類所渴望及想像形式的具體表現，但其本身所帶有的曖昧性及延展性，卻是和人類尚無法完全理解的內心世界，有著極為相似的共通性。就如同神話學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在《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裡認為「人類並不單純為了聽故事而讀神話，而是為了要尋找其中的意義。在神話中接觸永恆，發現自我，參悟生死，體觀神性。」(18) 人們能透過神話來學習關於生命存在的智慧和價值；世界上有許多所謂的「原型故事」

（archetype-story）—以神話、童話、傳奇等等形式表現，當中經常包含人類永恆主題，並涵蓋相同基本的故事情節架構，而這和展現人類內心深處的語言—夢，又有著諸多雷同之處，就像是將人事物組成模式，排成一定順序的心理行為一樣，是為某種人類的自然傾向。威廉·瑞懷特（William Righter）在《神話與文學》（*Myth and Literature*）

一書中曾提到：「…神話的解說用途…它象徵想像的可能性，聲明想像力在人類事務整體上的角色：它的含意雖然是部份的、片斷的、不定的，至少總是一種聲明。」(7)，而其中他也提到了神話在榮格看來，就成了表達人類最自然和深層天性的一種象徵形式，和夢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相同的角色，他也指出：

…神話的存在，在人類意識中藉著夢而接受適當的引號形式。夢雖然隱含某些限制，它那不可預測而專制的特性卻使作者免受上下文的左右。它含有簡單而無故地給表現出來的味道。(8)

所以，當一個神話經過加工並用語言表達出來，意識就賦予它一種形式，但其中所表達的創作衝動，還有召喚出來的情感，在相當程度上卻來自於集體潛意識。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時代裡，集體潛意識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於人類生活中，雖然並不容易明顯意識到，但人類能夠藉著神話找到關於「生存的創造性力量」，就如同瑞懷特提及的：

…神話之存在提供了一種「語言」的知性與想像可能性，世態之分析在該語言裡，可能具有一種自由與範圍，那是較具邏輯傾向的概念語言裡所沒有的，但它具有一種可解性，……(103)

然而，重要的是，瑞懷特也提到，榮格認為人們要發現到集體潛意識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神話或是夢境中發現關於原型（archetype）的存在，「…神話之支配想像力可能涉及全部自我，同時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和程度。…」(143)，同時榮格也認為古代人的精神創造並不是科學，而是神話；諸如此類帶有主觀性的荒誕離奇的世界，在許多方面其實與現今兒童的心靈世界相仿，因為人類幼年時的夢和思維總是與古代的人類經驗相呼應；而神話，正是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所有夢幻的結晶，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就藏在其中，使得神話帶有一種難以捉摸的氛圍，但人們卻仍能瞭解當中確實存在的秩序。

因此，榮格提出了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概念，這顛覆了十九世紀六〇年代以來，心理學中普遍認知的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認為後天環境影響個體意識的概念。同時，相對於神話研究的目的是要發掘民族的心靈和性格，主要為了突顯神話是民族的希望、價值、恐懼等情緒和想像的投影；心理分

析較著重的則是探測個人的性格，發現人內心真正的組成元素。威爾弗雷德·L·古靈爾（Wilfred L. Guerin）在其《文學欣賞與批評》（*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的著作裡提到，榮格在發表關於心理學論述中經常以文學為例，因而發現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和文學之間顯然有著某種內在聯繫「文學和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源自心理動機」（153-154），他提到榮格認為神話是出於先天心理現象的投射，因為「所有一切有關自然之神話化的過程，…是內在心靈之潛意識戲劇的象徵表現—這只有用投射的方式，亦即反映於自然的事象之中，才能達到人類的意識。」（153-154）所以存在於人類意識之下的「神話體系」雖然是由一些零碎不連貫的感知成分組成，卻仍然可以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自發性地在適當的時刻，以幻想語言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常若松的著作《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裡也提到關於榮格同樣的概念「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毀於一旦，全部神話體系和全部宗教史仍然能夠在下一代人身上重現。」（62）而著迷於人類內在強大奧秘力量的榮格，便由此論點出發，開始他一生對於集體潛意識的觀察和探究，以及發掘它在人類心靈完整的過程中的重要性，建立分析心理學學說，並藉由為數可觀的著作和演講，以及創立學院，來向世人介紹屬於人類獨一無二的內心世界。

第三節 榮格學說概念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很重要的觀點是：只要需要尋求治療，人最終都是為自己的問題尋求精神的解答；但唯有發展象徵化能力，運用夢境中的象徵語言所引導的生活，才能找到解答。因此他發現人類能夠藉由神話以及夢所衍生出的象徵，還有其中所傳達的訊息，來為自身找到「精神的解答」—而這正是代表了人類追求和嚮往心靈進化自然而然產生的本能。在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的《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中介紹有關「夢的科學」概念時，引用了榮格所說的：「心靈的進化層次在夢裡比在意識清楚的腦中容易辨識明白。在夢裡，心靈用意象說話，流露從本性最原始層發源的本能。」(114)，由此可以得知榮格在發展其概念時，他所理解的「心靈」概念，除了包含普遍心理學界以實存生理層面所討論的「心智」(mind)部分之外，也包含了超越理性的一切知覺層面，而榮格心理學便以此為主要核心作為出發，探索人類心靈的各個涵蓋面—個體及其各種內外衝突和獨特的個性、個體和外界、他人所共有的人性，以及超越個體並帶有精神宗教意義的心靈，這其中包含了理性與非理性、個體和集體，意識和潛意識等領域。榮格將心靈的本質提升到哲學、神學的層面，使得分析心理學能採納一些較為形而上的觀點，並且在歷史、宗教、文學，以及藝術等領域得到印證，而這正是講求科學化的心理學派無法接受的原因。但其實榮格從未否認理性意識的重要，而是提醒人們除了理性世界，人的內心仍有許多其他部分需要重視，有了這樣的立論基礎，榮格便發展出「集體潛意識」的概念，而為了要瞭解集體潛意識，他才又提出「原型」所投射在人類生活裡的象徵，加以歸納和詮釋，以此做為提供人們一個能進入探索內心世界的鑰匙。

一、心靈/靈魂的面貌

在羅伯·霍普克(Robert H. Hopcke)著述的《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中，在為榮格的心靈/靈魂做為概要介紹時提到：

榮格在其著述中很少有意地建構一整套哲學概念及其定義，他所最關注的是為人類經驗中的某些層面，提供行之有效的解釋。而這一點在解釋心靈(psyche)這一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之時，顯然尤其突出。(29)

因此由榮格的著作中，會發現若想要有系統地以公式化的方式瞭解他對於「心靈/靈魂」概念所做出的理論探討，實際上較為困難，一般所能讀到的大多是對人類經驗中關於心靈部分的描述，然而，「心靈/靈魂」卻也是貫穿榮格分析心理學說裡，最為重要的核心概念，因此，拼湊出心靈的面貌，有系統地描繪心靈的結構和性質，也成為榮格在著述中不斷試圖去解決的難題。

對於心靈一詞，尤其是在榮格早期的著述中，意指心靈中的情結(complex)部分，與心靈的其它部分相互脫節並且似乎獨立地存在著，能夠自由運作。所以心靈(psyche)所指的是非生理活動的整體，而靈魂(soul)則可能在某些地方特指那個整體的一部分，所以靈魂可以是為隸屬於心靈之下，在榮格眼中，靈魂是「獨立自足，變化多端，凶吉難測」的，同時它又「神秘」而「令人恐懼」，但正是它構成了生命的源泉。常若松在解釋榮格的「靈魂」一詞時曾提到「事實上，…種種不能被人的意識感知的事實就是『靈魂』一人的潛意識的心理。」(118)。另外，在日本研究榮格心理學的重要指標人物河合俊雄在《榮格－靈魂的現實性》一書中也曾提及「在榮格思想中，靈魂大概是最重要的概念，也因為如此，我們幾乎無法定義它。」(217)對榮格而言，分析心理學和人類的心靈這兩者，本身就是無法由精確語言以系統化方式闡述出來，就如同《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提到：

心理學有一個困境是其他科學都沒有的：我們必須用我們正在研究的系統來進行我們正作的系統研究；我們要探索心靈所能使用的唯一儀器就是心靈探索。我們自己就是想要解開的謎。(史蒂芬斯 180)

所以，榮格對於術語的混用經常可以在其論述中發現，目前大多定義則是由後代學者拼湊而出。在河合俊雄的分類之下，「靈魂」若是要表達「靈魂是自己所居住的世界」這樣的語意時，絕大多數的時間是用“psyche”一字，因為

靈魂不是某種器具式的東西，而是憑藉想像作用產生出現實性。因而並不是物理

意義的“現實”上附加以主觀為媒介的心的現實，只有“心的現實是我們可以直接經驗到的唯一現實”（217）

另一方面，靈魂也可以運用在「自己靈魂的表象」的代表意義上，而此時多半以“soul”表達「作為異性形象的表象而顯現的靈魂是其代表。在該場合，靈魂對於自我以及意識成為他者，或者反過來說，…所有他者都是靈魂。」（217）

此外，河合俊雄也說明，在榮格由心理類型的研究到煉金術的研究中，靈魂則還有作為連接精神和身體、精神與物質之物的語意，「…與他將靈魂作為關係性理解的視點相關聯，同時也提供了在榮格那裡可以發現希臘式的精神、身體、靈魂三分論的證據。」（217）而在後期的著作裡，榮格在發展關於潛意識概念時，基於認為心靈的涵蓋面大於個人自我（ego）意義上的我，對心靈/靈魂的整合來說，是同時包括意識與潛意識，因此榮格又將靈魂（soul）一詞視作希臘語中心靈（psyche）一的現代同義語，如同霍普克（Hopcke）也提過的「對於榮格來說，靈魂不在個體之中，而是個體存在於靈魂之中。」（29），這和其對於心靈整體的概念相同，因此在他的著述常常兩詞混用。為避免本論文在名詞界定上有所混淆，筆者便取起後期之說法，將靈魂（soul）和心靈（psyche）兩者視為相同定義的整體，存在於人類內心世界，只是在論文中交替使用不同名稱的代換。

綜觀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的概念，都是為更了解人類內心世界的秘密而發展，這些概念都像每一條蛛絲一般，將榮格的學說編織成一張錯綜複雜，織密精細的蛛網，彼此有著難以分割的關連。因此在討論榮格所提出的原型概念時，得先了解榮格對於心靈中的潛意識觀念，一步步進入榮格的分析心理國度。

二、意識和集體潛意識

榮格在心理學界的重要貢獻之一，便是將佛洛伊德關於潛意識的理論格局拉大，他認為潛意識不只是個人在童年時期所壓抑下來的記憶，也不只有佛洛伊德所說關於性的壓抑，而是包含了關於全人類長久以來所累積更深層的共通性。《夢·私我的神話》裡提到，榮格藉由潛意識實驗證明了「個人心靈是建立在人類心靈的集體基質上的」（史

蒂芬斯 157)，而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一書中約翰·弗利曼(John Freeman)也在序言裡提到，弗洛伊德對於潛意識的概念，只是將其置放於一個收納人類被壓抑慾望的位置，但榮格卻認為潛意識仍然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跟個體生命中意識自我(ego)所『思想』著的世界同樣鮮活和真實，同時比意識世界更無限地寬廣和豐饒。」(31)，並且，就像意識內容會消失轉化為潛意識，而從來不曾被意識到的新內容，也可以由潛意識中發生。由此可見，在心靈的範疇之下，潛意識和意識是來回交互在運作，彼此影響。

榮格認為潛意識有兩種不同的內涵存在，源自個體發生的材料稱為「個人潛意識」(individual unconsciousness)，這是由個人所排斥或遺忘的記憶，還有各種被壓抑的衝動形成的潛意識，其構成了一塊陰暗地帶，延伸在自我與潛意識之間，為了把它與集體潛意識區分開來，榮格把這個陰暗地帶稱作「個人潛意識」，它只從屬於個人；而源自種族發生的材料稱為「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是種雖然在記憶中沒有經歷過的表象或是幻想，但經常由夢或是神話做為象徵浮現出來，這些都被認為是更深層的集體潛意識作用。如果把人看成一個島，則浮在海面的可見部分相當於「意識」，每個島在海面下的獨立部分為「個人潛意識」，而所有的島在底層相通的部分即為「集體潛意識」。河合俊雄在《靈魂的現實性》一書中提到：

…在深層心理學模式中，集體無意識³被定位於較個人無意識更深層之處。但是不可以將集體無意識理解為是個人心靈的深度。…進一步，集體無意識具有一種從外部壓倒自己的力量。因而是與自己相區別的他者，但是雖稱作他者，集體無意識並非是自我意識的對象，相反地，集體無意識是主體，自我是它的對象。(219)

集體潛意識的存在，可以對於人類意識中所帶有的偏見、反常、缺陷等等，帶來補償的調節作用，彌補意識中不足之處，使人的心靈處於平衡的狀態。因此在榮格的想法當中，意識源自於一種遠比它更古老的潛意識心理，這種潛意識心理能夠與意識合作，而且其內容是具有自主性的，不受意識的支配，是超越於意識心智之上的直覺主體。榮格憑著對於人類心靈內在探索的熱情，開始在其心理治療的實務操作上，以及他本人對於集體潛意識自身的體驗展開探索，他曾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中提到自己的經驗：

我所體驗到的一切都是心理的…感官把一個空間性的不可穿透的物質世界強加給我，而我感官的所有一切感受都是一些精神表象。它們再現了我唯一的直接體驗，這些表象是我的意識唯一直接的已知材料。…心理是最高水準的現實實體，因為只有它是唯一直接的。心理學就應該依賴於這個實在，這個心理的實在。(51)

對於榮格來說心理的真實性是確實存在的，有其自成一格的結構，並且有一定的規律，當然它大部分是以混沌、不成形的面貌顯現，所以許多人會忽略或否認潛意識體驗的真實；因此，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根基，就是接納心靈體驗的真實性和整體性，為了證明這個「真實」的確存在，榮格則由人類生活中一夢的語言一展開研究。由史帝芬·賽加勒 (Stephen Segaller) 和墨瑞兒·伯格 (Merrill Berger) 緣起於一系列以榮格為主題的電視節目而撰述的《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 一書中，點出了榮格的理念：「心靈存在，其存在促成了我們的心理生活，使我們不單單對物理環境有反應。其次，心靈的產物是真實的體驗。」(12)

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裡，榮格提出了自己分析心理學的第一個基本假設：心理學是有靈魂的科學，「談心靈的心理之存在是可能的一換言之，一門根據一種自主心靈假設為基礎的研究學科可能出現。」(213)，他認為我們不能否認人類生理和精神本性中無法變動的本能力量，因為人類從一生下來就存在著能夠適應環境的心理機制，這樣的機制力量並不清晰集中，因而難以察覺，尤其，它的內容十分廣泛，能夠相互以矛盾的方式容納各種雜亂的因素，如果我們把集體潛意識人格化，可以把它設想為一個「全人」，既綜合了兩性的特徵，超越時間的年齡限制，橫跨誕生與死亡的界限，並且掌握了人類幾百萬年以來的生活經驗。那就代表，這個「全人」便是潛存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靈魂」。雖然不被人的意識感知，卻以一種不可抗拒、無法逃避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思想行為，所以為人們所忽視。但也正是因為有這個「全人」的存在，心理學才是有靈魂的科學。

此外，榮格發現，組成人類心理內容和心理表象的材料裡，有一部分來源於我們實存個體所隸屬的「物質」環境；而另一部分則似乎來自精神領域。無論它是一個外

在的事實還是一種思想覺知，這兩種心理活動在榮格看來都是「心理的實在」，唯一的差別在於涉及的領域為物質世界或精神世界。在馮川所翻譯的《榮格文集》⁴中提到榮格本人談到關於心理現實的概念「一切直接經驗都是心理經驗，因而直接的現實只能是心理的現實。」(47)。在他的研究中，要觸及個人的潛意識，就要了解一些參與到心理結構情感的某些基本核心的觀念。他把這些觀念命名「情結」(complex)，情結的核心內容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它固有的傾向，二則為其環境。也就是說，情結不僅僅由實際經驗來確定，也要由個人對這種實際經驗作出反應的方式來確定。佛德芬(Frieda Fordham)在《榮格心理學》(*Jungian Psychology*)一書中對於榮格的「情結」概念做出了較為簡潔的概述，大致上一個情結可以是有意識也可以是潛意識的，隨著能夠意識到的訊息多寡，對於情結的認識也有不同深淺的了解，愈是埋藏在潛意識裡的情結，認識愈少。因此，有時一個情結可為視為個體，有時則視為集體，但一般說來，任何情結都涉及個人與集體潛意識。與原型相同的是，情結中同時隱含正面和負面的因素。當情結被某種刺激引發之時，即個人內心中圍繞某個情結的形象和感情激發之時，同時也產生正面力量來弱化隨之產生的負面的效果。而所有的情結都有原型成分，從而使其成為個人和集體潛意識的共通之道(via regia)，能在這兩種不同層面的潛意識中遊走，藉由改變心理表象特徵和感情，對於潛意識裡的「原型」重新進行調整。

而在榮格所發展的集體潛意識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原型」(archetype)。在王溢嘉編譯的《精神分析與文學》一書中引述了榮格的話，他認為「人類並非生來就像白紙」(58)。在人體生理構造上，我們仍可找出早期進化階段的痕跡，同樣的，人類心靈的構成元素同樣也依循著進化的原理產生變化，其行為的先天型態在不斷反覆的心理作用模式中顯現，榮格將這些構成「集體潛意識」的材料稱為「原型」。在心靈邁向成熟的個體化過程中，「原型」自身滿載能量，除了是基礎結構的主要影響因素，亦是主要的調節因子，它們擁有各自的目標和作用的模式，能夠在心靈中以「意象」、「象徵符號」、「神話」展現，也能在人格中以「情結」表示，或是於外在事實中訴諸「行為」來將目標完成。因此，榮格分析心理學也經常以「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做為代稱，以各式各樣不同形象出現在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也就成為榮

格本人和其學派持續不斷深入探究的命題。

三、關於原型

在安·凱斯蒙(Ann Casement)的著作《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Carl Gustav Jung)中提到：

原型理論可以一路追溯到「理想形式」理論。原型之不可知，正如形式之不可知一樣。我們只能從原型意象的顯現推斷原型的存在。出現在意識當中的，都是理想形式和原型促生出來的。…榮格的分析總是存在於分析者與被分析者之間的辯證。對柏拉圖和榮格而言，人追求的在於解決道德與宗教問題。(72)

對於榮格來說，「原型」不只是一個固定的模式，也不是純粹的哲學概念。原型是生命本身的組件，包含了種種形象和個體的情緒，隨著不同時空場域變化，雖然它們有其相同模式的規律性，但所有的原型都不可能有任何（或普遍）的詮釋，它必須跟特定個體關聯起來，才能進行解釋。榮格在與其學生們⁵所合著的《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一書中提到「…不了解原型的特殊情感基調的人，會以為原型只不過是神話概念的大雜燴，這些概念被串連起來，以證明每個事象都指示著任何事象—等於毫無所指。」(210)，原型由人類普世共有古老集體潛意識中的「思想形式」領域產生，而原型也就是集體潛意識的內容。因此，在分析人的完整心靈時，榮格將之分為由淺及深的三個層次：意識、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這三個相互作用的系統正是構成了個體靈魂完整的主要體系，因為凡是非理性的東西，都是從集體潛意識產生，而反過來說，理性的東西都繫於意識心靈。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終極目標是個體心靈的整合。並且使其強化，不易分裂，所以，為了充份解釋心靈的面貌，他發展出集體潛意識的內容—原型時，更是以各種不同領域來舉例論述—宗教、文學、藝術等從中拼湊出各式原型的樣貌。

原型，並非源自個人經驗，而是人類共性的存在，它一開始是虛空的形式，但包含著一定的知覺和行爲的可能性，在《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ism)一書中，作者拉德米拉·莫阿卡寧(Radmila Moacanin)引述榮格的

話，說明原型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人類思維形式，既是情感又是思想」(94)，並且在人類的心智中具有制約和驅動的規律性，對人類的行為，理解和創造產生重大影響。一旦被觸發，就會成為個人生活和行為的一股強大力量。而各種原型人物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場合下可以藉不同形式顯現出來，其目的是與精神實體接觸，把它們帶入意識，也就像是霍普克 (Hopcke) 所闡述的「原型事實上有著它自身獨立的實在性並且支配整個人格」(4)。然而，許多人對於原型概念多半有著普遍誤解，即「原型」(archetype) 和「原型意象」(archetype images) 必須區分清楚。原型蟄伏於潛意識，隱而不顯，它的存在只能從推論得知，必須統合個人和集體的經驗才能成形；而原型意象則是原型在意識層次的呈現，是我們覺知原型的方式。在霍普克 (Hopcke) 的介紹裡，他談到榮格將提及的原型內容都賦予了人性，是爲了使人們更加意識到心理力量的運作方式，並且容易理解這樣的運作，以利於個人的成長，所以以擬人化方式來表達是有其必要性的。然而也有一些原型的內容卻不那麼人格化，例如「完美的人格」(perfect-personality) 以及「再生」(rebirth) 等原型，榮格稱之爲「轉化的原型」(Archetypes of Transformation)，也就是「象徵著相關轉化的典型情態、處所、方式以及手段」(4)。同樣在《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ism) 一書中，作者莫阿卡寧 (Radmila Moacanin) 也詮釋了榮格所指稱的原型的轉化還有其豐富的形式：

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這些經驗由於不斷地重覆而被鏤刻在我們的心理結構中。…並不是內容充實的意象形式，最初只是作為內容空白的形式。僅僅代表一定類型的知覺和行為的可能性。當一種與特定原型相對應的情境出現時，這種原型就被激發，並不可抗拒地顯現出來，它像一種本能的衝動，衝破一切理智和意志…。(莫阿卡寧 94)

一般說來，原型其實與本能相似，二者均爲人類人格中的根本動力，分別在心理及生理結構內追求它們的固有目標。正如本能決定我們的行動，原型則決定我們的認知模式。本能與原型都是集體的，因爲它們的內容是超越個人與個體，是普遍而自然的。可以說我們對某種情境潛意識的認知方式 (原型)，決定我們行為的衝動，決定了

本能的形式與方向；另一方面，我們行為的衝動（本能），也決定了我們認知某種情境的方式（原型），二者彼此息息相關。榮格認知到這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而建議原型或許可以被描述為本能對它自己的認知反映，這就好像是「無意識的自畫像」，就像是意識是一種對客觀生活過程的內在知覺一樣。而在《靈魂的現實性》一書中，河合俊雄也提到：

牢記原型的現實性是很重要的。即對某一事件或表象，不是進行因果式地說明建立聯繫，而認為其自身就具有根據、具有現實性的深度，這才是原型的認識方法。

(218)

在榮格所提出的原型形態中，最為人熟知和運用的，不外乎有屬於較容易被意識到，和個人外在表現較密切，游走於意識和潛意識中的「陰影」(shadow)、「人格面具」(persona)，還有與集體潛意識中內在的「精神實體」(spiritual substance)有關：屬於心靈自象(soul-image)層面中的靈魂原型—阿尼瑪(anima)、阿尼姆斯(animus)、精神的原型—智慧老人(old man)、偉大母親(great mother)，以及位居於所有原型最中心的自性(self)。由於榮格的原型說有其自成一脈的密切連結，因此，在本論文中雖將主要焦點置放於探討文本中陰影原型對於完整靈魂—也就是對於自我(ego)和自性(self)達到平衡狀態過程的影響。但對於其他原型，如阿尼瑪、阿尼姆斯在內心世界的作用，也會有諸多著墨和討論，試圖釐清觀念瞭解榮格學說的大致樣貌，以避免產生偏狹的觀點，對文本本身和榮格分析心理學之間的連結造成誤解。

四、自我(ego)和自性(self)

瞭解了人類潛意識對於拼湊心靈全貌的重要性後，爲了要詮釋由潛意識反映出的象徵歷程，榮格發展出關於「自性」(self)的個體化過程—是人類內心一種隱而不顯的規制或主導意向作用，產生一種緩慢、難以感知的心靈成長過程，這樣的心靈成長不是借助於意志上有意識的努力來達成，而是在經驗中不知不覺發生。事實上，英文字「self」一詞的多重性具有令人矛盾、困惑的含義，因而很難表達出榮格所使用的德文原意(selbst，就字面而言是本身itself的意思。)，而又有些譯作由英文再翻爲中文時，將「self」譯爲「自體」、「自己」、「真我」甚至是「本我」，爲了和佛洛伊德所說的本

我概念有所區隔，本論文中所提到的“self”概念，將統一用「自性」一詞為代稱，以避免混淆。霍普克（Hopcke）在為榮格看法做概述時曾提及，榮格認為「自性是集體潛意識中代表健全完全的原型」（77），視其為心靈的整體，是內在中心的存在，也是原型的中心：「『自性』可以界定為內在的指導要素，它與有意識的人格不同，只能通過對本人。如果我們的自我失去了與自性的聯繫，內心便會產生出不安惶恐的感覺。」（77）。「自性」（self）可以被稱之為人性當中的完美原型，如果將心靈視為一個自然而具有目的性的現象，那麼這種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內在的自性原型為核心進行運作的；莫阿卡寧（Moacanin）也曾提到自性的概念：「…是組織性、指導性的統一本能，能為人格確定方向，賦予生活以意義。它是人格的開端、源泉和最終目的。…是個人成長的頂點，即自我實現。」（50）它由人類所發生的某些事件透露出訊息，榮格將所有的這些心靈現象都視作自性的顯現，它促發了一種對於個人實存意義的全方位體認，將更加完備存在於個體意識中的「自我」（ego）情結。

對於榮格來說，自我（ego）是一種情結，是意識的核心，也是一個參雜情感的自身表象集合，既包括意識層次，又包含潛意識層面；既是個體的，又是集體的。簡單地說，「自我」是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隨之產生的有意識和潛意識感情，因此是為情結的一種。「自我」（ego）需要的是力量和內在清明，其他一切便由「自性」（self）在暗中做決定；也許「自性」（self）希望自我做個自由的選擇，也可能是「自性」有賴於人類的意識及其決定，以幫助它變得清晰明朗。在榮格為一般讀者編輯的《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中，弗蘭茲（Franz）也討論到榮格在看待自我和自性之間的關係，和他所抱持的看法—大部分人一生至少都有一次內在發生深刻的自性經驗。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真正的宗教態度便是致力發掘此等經驗，並且逐漸和它產生對話。這樣一來，自性將會成為我們內在的夥伴，隨時以適當的形式陪伴「自我」。同樣的，若要決定心靈整體向度寬廣與否，取決於自我（ego）是否願意傾聽自性（self）的釋放出訊息，而這也顯示「『自性』（self）是引起人格不斷擴張和成熟的調解中心。」（189），榮格認為自我實際上充滿了扭曲和想像，在自性顯現之前必須將它消融。然而，作為靈魂整體的自性，也包括了自我。

若是「自我」主控了人格時，人格即失去其整合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相互衝突的人格角色；相反的，被「自性」主控的人，是平靜而具有洞察力及道德勇氣。因此，人類一生主要目的即是去克服「自我」(ego)及那些無法抑制的祖傳衝動，以及去發現及實現「自性」(self)。因此，許多文化便將「自性」設想為具有神性的，並且以各式象徵符號呈現、如圓形曼荼羅或印度教的生命之輪、道教的蓮花、或四的構圖、神話人物或偉大人物等等。榮格意識到「自性」提供的個人適應之道不只是適應社會環境，也包括與上帝、宇宙、精神生命的共通處，所以在《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ism*)這本將榮格的學說和藏傳佛教奧義做結合的書裡也引述了榮格的想法：

在個體化過程中，人不是消滅自我，而是使它從屬於本性。自我不再是人格的中心，而使一切對立面統一的自性…則成為人格的中心，被消融的是不斷惡性膨脹的具體自我。(莫阿卡寧 125)

與自性相聯繫的個性化自我，在人類世俗層面實體中，充分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正如同《榮格宗教心理學與聖三靈修》中引述榮格所言：「完整包括全部，亦即所有正面、負面都是我們的一部分。」(盧德 206)為了保持精神的完整性和超越個人的衝突面，「自我」也是至關重要的存在。此外，「自我」也是「自性」的一面鏡子，能充分反映出潛意識心靈中未能看見的一面，若由這種見解出發，我們可以推論出：「自性」和「自我」是不斷在互相建構的，而最終目的便是要發展出一個最接近完整的「心靈」。

五、心靈自象 (soul-image) — 阿尼瑪 (anima)、阿尼姆斯 (animus)

心靈自象 (soul-image)，它具有與生俱來的集體性，不受年代的影響。通常「心靈自象常是由個人相反的性別所代表」(海德 95)。它出現在夢境和神話、幻想中，而且可以投射意象到異性個體的身上，給予個人對異性一個扭曲的印象。尤其，它受個人對異性實際經驗的影響而修正，特別是來自於父母親的形象。心靈自象與社會人格是互補的關係，它的功能在於引導心靈，並提供個體化過程中創造的可能性。

榮格運用拉丁文的阿尼姆斯（animus）來代表女人的陽剛心靈自象，一方面是指在女人性格中的男性特質；另一方面則指在女人夢境中所出現的男人或男性形象。若女性無法處理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因為她將阿尼姆斯投射到對方身上，榮格將阿尼姆斯歸為「意義的原型」（archetype of meaning），以理則（Logos）為本質，代表尋求知識、真理及有意義的活動。阿尼姆斯的形象就好像父親或者其他擁有權威的人，並且會隨著時日的不同而產生多個不同男性姿態，是由多種形象聚集而成的總合。

對比於阿尼姆斯，榮格另外用阿尼瑪（anima）來代表男人的女性特質心靈自象，它可以代表在男人性格中的女性特質，另外則是指在男人夢境中所出現的女人或女性形象，反映出個人與某個女人之間的關係。榮格將阿尼瑪視為「生命的原型」（archetype of life），是為一種帶有情緒經驗與需要的幻想，佛德芬（Fordham）在《榮格心理學》（*Jungian Psychology*）裡說過：「…阿尼瑪永遠被看作只是單獨的一個女人」（54），與阿尼姆斯不同的是，阿尼瑪大部分在形象上的表現只有一個。

事實上，心理表象是原型的一種，只有透過接觸才能有意義和產生表現性。個體向外投射靈魂的原型，而呈現出異性的種種具體化特質時，便可被感知，不過，雖然被投射到異性的身上，但卻並非專指某一個特定人物。「在男人的潛意識當中，通過遺傳方式留存了女人的一個集體形象，借助於此，他得以體會到女性的本質」（佛德芬 49）。當然，它們各自也都具備雙重性，有光明和陰暗兩個面，例如阿尼瑪有時會以純潔善良女神的面貌出現，有時則以娼妓、誘惑、女巫等形象出現。而這樣的意象會產生，是因男女天生具有互補的本質，會在潛意識中以理想的形象將對方保留起來，作為心理補償。此外，在榮格學說當中，相較於阿尼姆斯，對於阿尼瑪則有較多討論和研究，莫阿卡寧（Moacanin）在解釋此原型時曾說：

「阿尼瑪」這一概念是非常複雜的。阿尼瑪不僅適用於男性精神心理，作為一種原型的形式，它能同時在男女兩性的心靈中產生影響。在男性主導的西方世界中，阿尼瑪的概念，作為男性心靈的女性對應物和這兩方面的正確結合，對於個人和文化的心理平衡來說，是至關重要的。（97）

對榮格來說，這個阿尼瑪就是男人的靈魂，也是男人潛意識的人格化，它本質上並非

是帶有宗教性投射的意含，而是較傾向原始人爲了認識人格的一部分而構思的那一種靈魂，就如同歌德曾說過的「永恆的女性」(the Eternal Feminine)的形象一樣。他認爲從阿尼瑪這個女性形象中發現與自我不同的人格，並與其建立關係者是重要的，因爲它扮演著內在世界的嚮導，以及自性與自我間的調解角色：

阿尼姆斯和阿尼瑪是意識與潛意識的中介；當它們在幻想，在夢或幻覺當中被擬人化的時候，出現了對在此之前，依然是潛意識的東西略有所理解的那種機遇。(佛德芬 56)

比較起來，原型中心靈意象的影響要比陰影面的影響，更難把握—「陰影」由自我中表現出來的時候足以使人們難以否認地意識到，但「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就不那麼輕易讓人掌握意義，只有少數人能夠懂得這樣的心象到底涉及的是什麼，因此無法被完全歸併爲有意識，只能在意識與潛意識之間遊走。在本論文中，筆者試著藉由「阿尼瑪」在形塑心靈時所產生的作用，來探究芮恩的出現和對於托瑞克和狼心靈上的重要性和實質幫助；相對地，某個層面來說也可以視托瑞克和狼爲芮恩的心靈自象—阿尼姆斯的作用，觀看在他們的互動關係中的內心轉變，以及本能情緒上的反應，產生促使他們採取決定的動力。這似乎也表現出了人類內心世界在整合時，「阿尼瑪」和「自我」及「自性」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變化，還有其爲了同一心靈整體目標所發展出的相互補償自然機制。

不過，榮格也發現在「自我」、「自性」和「阿尼瑪」作用於人類心靈和靈魂整合歷程之時，相對地也在其中產生出「陰影」(shadow)—簡單地說即是內心極欲隱藏或否認的「負面」特質。在黛比·福特(Debbie Ford)撰述的《黑暗也是一種力量》(*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裡提到榮格曾說：「我寧願成爲整體的人，不光只是成爲好人。」(30)，而她本人也認爲許多人會害怕將視線轉向內在的自己，總是試圖解釋或否認內心的黑暗面，而這樣的舉動將會阻撓人們回歸到心靈整體，和宇宙及世界產生距離，遺忘個體靈魂最真實的面貌。榮格是首先將「陰影」的概念運用在心理學層面的人，他對於「陰影」的基本觀念爲：「陰影就是你不願成爲的那個人」，而福特也在書中引述榮格的話：「我們必須與邪惡奮戰，面對陰影，整合內在的魔性。」(32)，

來說明必須連同內心「陰影」和個體靈魂一起整合，才能追求真正的完整的心靈。

本論文便以《遠古幽暗的紀年》(*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系列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帶進榮格所描繪的個體心靈整合的歷程，來剖析文本主角托瑞克在整合與形塑靈魂時的過程，以及當中面臨的掙扎和轉變，並試圖探討陪伴在其左右的狼和女孩芮恩在其內心世界又扮演什麼角色？和「自我」及「自性」之間既互補又衝突的對應關係產生的連結為何，藉由其中人物的互動和情節的鋪陳，試圖將「心靈」的面貌拼湊出更趨於完備的整體。

六、陰影 (shadow) 的本質、存在和作用－陰影原型的探究

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一書中提到「所有的原型都是相互作用的，除非打通其他關節，不然只有一個原型不可能解決深藏在個人心理或認知上的窘境。」(19)。在各種原型當中，陰影原型可說是貫穿其他原型中的重要關鍵之一。而弗蘭茲(Franz)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一書中提及榮格對於「陰影」的看法：

個體意識心靈所投射出來的陰影，包含了人格上隱晦、壓抑和邪門（或邪惡）的部分。但是，這種陰暗無明不只是意識自我的簡單倒轉而已，就像自我含有邪惡毀滅性的成分，陰影也含有正面的質素－正常的本能和創造的衝動。…對大多數人而言，人格的黑暗面或消極面是保留在潛意識當中，英雄則必須明白陰影的存在，並從中獲得力量。…在自我能取得勝利之前，它必須將陰影征服或同化。(129)

在榮格所提出的個體化過程當中，陰影始終為其他原型必須解決的一項挑戰之一。凡事總是有一體兩面，各種原型也是如此，而霍普克(Hopcke)在《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對於榮格的陰影概念則稍做分類，除了一般普遍能在意識中辨視出的陰影，也就是「人格的陰暗面」之外。「陰影」也是集體潛意識裡原型的一種：

榮格對這個詞有兩種用法，第一種是用來描述人類潛意識的全部，這個部分完全無法讓個體覺察到。第二種用法則用來表示原型的一種。此原型所反應的是個體

性格中較為負向，陰暗，破壞的一個，通常是個體自己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這樣的行為傾向。陰影出現在夢中時，通常會以與當事人同性別的人來現身並做出負面的行為…就陰影而言，這一比喻用法非常必要，因為人們只有認真地對待這個比喻，才能真正理解榮格的陰影概念。正如任何亮光總會投下陰影一樣，自我意識之光也會在人的個性之中投下一個陰影。(81)

特別要釐清的是，在榮格概念中的「陰影」(shadow)絕對不可與佛洛伊德的「被潛抑之物」(the repressed)混淆。陰影與未察覺(unawareness)有關，意指一個人面對世界及自己時所看不見的層面，但其實只要真想要看到便能發現。因此榮格認為將陰影帶入意識，將能更有力消除陰影所具有的破壞性，這是因為此時的意識便會將潛意識中長期潛伏著的所有衝動與幻覺，帶進由道德主宰的區域，這樣人們就能在面對困難的道德問題時，做出決定與自我約束。再者，榮格也認為陰影可以視為集體潛意識中的一個方面，這是由於每個人的自我都會在心靈之中投下相應的陰影，但他同時也承認個人陰影的特質受到個人與文化因素的強烈影響。往往人愈是要隱藏，這些「陰影」可能反而更活躍，更具惡意。

我們可以說，陰影面存在於個人的潛意識，這是一些野蠻的慾望，與社會常規，與我們的理想、個性不相容的情緒和激動，是各種使我們感到羞恥、而我們寧願否認存在我們身上的東西。我們生活的社會越狹隘，越有限制性，則我們的陰影面越大。另一方面，它也不限於個人的潛意識—就其涉及我們的弱點與壓抑程度而言，它是個人的，可是，由於它是為人類所共有的，因此也可以說它是一種集體的現象，例如在文學或藝術範疇裡經常以魔鬼、巫婆或者某種類似東西的形式下被表達出來的象徵，便是「陰影」原型的集體外貌。

榮格在選擇「陰影」這個詞來描繪潛意識模樣時，不僅只是想暗示出某種輪廓模糊不清的陰暗東西，同樣地，也點出在事物的本性當中就有著光明與黑暗，陽光和陰影總是會同時並存，因此在《榮格心理學》(*Jungian Psychology*)裡，佛德芬(Frieda Fordham)引述了榮格對於「陰影」表現出的態度：「陰影是不可避免的」(46)，沒有陰影的存在，個體靈魂就不算完整。然而，一方面我們知道，陰影與自我的緊密關係

可以促進兩者的融合，但實際上有關陰影的真正知識是永遠不可能完全獲知的；霍普克（Hopcke）也曾說：「作為一個原型形象，陰影並非一個待解決的大問題，而是我們心靈和集體生活之中應被探索、了解和承認的內在因子。」（81）。另外，在哈里·A·威爾默（Harry Aron Wilmer）所著的《可理解的榮格—榮格心理學的個人方面》

（*Understandable Jung: The Personal Side of Jungian Psychology*）其中也以對話的形式提及：

它以前是無意識的，只要在把那些你自己不想要的、排除在外的部分，你所厭惡的、想要拒絕、隱藏或忽視的東西，投射到他人身上時才能被認識。它也是我們原始的動物本性的一部分。陰影本身既不壞也不邪惡。它是你心理消極隱藏的方面。既有一種個體的陰影，也有一種集體的（原型的）陰影。…要面對你的陰影，吃下你的陰影並加以消化，以朋友的態度對待你的陰影，不要擺脫你的陰影。這就是開始。（236-237）

而日本榮格學派學者河合隼雄⁶在《如影隨形—影子現象學》中，以陰影原型做為出發，探討已延伸至現實中「影子」現象是如何以夢境開始，影響於人類生活中的行動和心靈層面，甚至由文學和藝術的呈現來緩解對於影子存在的不安，在書中對於榮格的陰影原型（shadow）也曾提到：

榮格對於影子的定義，看似簡單卻又難以理解。我們取榮格的片面之言中可得知，榮格自身也對用語的使用產生了混亂。…榮格非常重視親身體驗，他也常強調自己的理論是藉「實際經驗」成立，雖然理論的確是以他自身的經驗，加以研究累積而成，但是時代已在變遷，若不以那實際經驗為主而看理論，是會產生混亂的。（28）

而這也正說明了，在研究榮格對於陰影原型的說法時，必須更為謹慎界定的地方。河合隼雄在釐清榮格對於「陰影」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和「陰影」原型概念的差別時，他提到相異點在於「影像有生命力卻缺少了明確度，而概念有明確度卻缺少了生命力」（29）舉例來說，若是為了明確地掌握影子而暴露於日光之下，那樣將會喪失掉影子的特徵和其存在於個體的獨特性。他也同樣引述顎圖（Rudolf Otto）曾說過的話來緩解

榮格論述中某些曖昧模糊的定義「和所有事物的根源一樣，不能嚴密地去下定義，只能議論。」(29) 因此，由榮格看待陰影的論述裡河合隼雄分析出：

不只有榮格所說的影子，而是所有以原型理論所述的其他作用，也都合用這句話。

當我們再一次從頭開始思考影子時，必須知道它是以潛意識的整體為主。也就是說，影子就像之後從潛意識中分化而出，它最初是潛意識中的一部分而已。(29)

比較可以明確地界定是：若將陰影置放於普遍性的認知當中，是人類共同認為難以接受的東西，在本質上較接近「惡」，是被內心所排斥接受的；但若置放於個人心靈之下，雖然也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東西，但卻不一定是屬於「惡」的，有時候，反而是為一種必要性的存在和助力，它試圖要幫助「自性」在個體化的過程中的影響和合一，並在完備人類心靈的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陰影」就是心靈中的一部分，否認陰影和試圖將它完全壓抑對於個體心靈整合同樣徒勞無益，在《黑暗，也是一種力量》(*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 裡提到，在榮格看來，人應該找到和其自身的「陰影」和平共處的妥善辦法，作者黛比·福特(Debbie Ford)引述榮格所說的：「只想像光亮的影像不會帶來啟悟…我們同時也要意識到黑暗。」(37-38)，若不試圖去了解陰影，並且允許它們與其他的部份沒有分別的存在，那對於「光亮」就無法有完整的體驗，而讓靈魂失去平衡而生病：

…「陰影」就有如一顆飄浮於水面上的汽球，當人越想將它往水面下壓，它會反向地，以同等力道越加地要浮上水面來。於是當人越加否定、排拒，所要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因為人必須為這一「失衡」找回一平衡點。(22)

因此，在本研究當中，首先將探究各個原型—特別將焦點放在「自性」(self) 以及接著將會提及的「阿尼瑪」(anima) 對於意識中的「自我」(ego) 形塑的作用和變化，並且試圖探討陰影(shadow) 在這三者之間各自產生的影響，而在靈魂整合的過程中，陰影原型作用於個體所體驗到的真實內涵，又是扮演何種關鍵角色。

七、心靈的整合（個體化過程、四位一體）

在常若松的著作《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裡引用榮格所說「在原

始社會裡，一切事物都有其精神，萬事萬物都染上了人類心靈中的集體潛意識性，因為當時所謂個人精神生活是完全不存在。」(52) 榮格認為，心靈包括一個人所有的思想、感情和行爲，無論是在意識還是潛意識的領域。心靈主要作用就是調節、控制著個體，使之適應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正如霍爾 (C. S. Hall) 和諾德貝 (V. J. Nordby) 所合著的《榮格心理學入門》(A Primer of Jungian Psychology) 為榮格所說的心靈存在提出的解釋：

在人的整個一生中，他所應該做的，只是在這種固有人格基礎上，去最大限度地發展它的多樣性、連貫性和和諧性，小心謹慎地不讓它破裂為彼此分散的、各行其事的和相互衝突的系統。(30)

在榮格的心理學中，人格作為一個整體被稱為「心靈」(psyche)，這個「心靈」便是人的靈魂，它包括一個人所有意識和潛意識裡的思想、感情和行爲，並且負責調節、控制著個體，使之適應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心靈在他看來，在人出生便是一個整體，它不是各部分的集合，更不是各部分的簡單累加。心靈本來就具有原始統一性，所以人不必致力於由外界力量構建完整的心靈。不過，雖然每個人都具有完整的心靈，但並非所有人都能保持住這份完整。一旦人格分裂，人的心靈的完整性就會碎裂，一些心靈碎片會導致人格扭曲，造成某些精神疾病。

因此榮格認為，做為一名精神分析家，他的工作就是要幫助病人找回分散的完整人格，並使之強化，以抵禦未來可能出現的分裂 (divided nature)。所以榮格精神分析的終極目標是並不在自戀式的自我沉溺，而是不斷的投入在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當中，以完成心靈的整合。而這樣的信念，也促使榮格發展出關於「個體化」(individuation) 過程的概念。個體化過程對於一個人的心理的成長相當重要，經歷過這個過程，個人逐漸變成一個在心理上整合過的獨立、不可分的統一體。個體化的目的在於盡可能充分地認識自己或達到一種自我意識，就像艾倫·伯格 (Henri F Ellenberger) 在《發現無意識—新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佛洛伊德與容格，浪漫主義動力精神醫學》(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對於榮格所說的「個體化」所下的註解「在正常情況下引導一個人去統合其人格的種種過程之

總稱」(338)，我們可以將這樣的過程，視為意識的擴展，因為個體化與意識在人格的發展過程中是同步進行的，並且在人的一生當中不斷持續進行，直到生命終了，

從嬰兒時期的集體無意識獨立出來至「自體」的完成，整個過程在一生中均持續在進行。一個人誕生時便與生具有未分化的無意識；然後意識層面的自我慢慢成形。(338)

意識的開始便意味著個體化的開端，事實證明只有意識向前發展，個體化才能得以深入。「一個始終認不清自己、讀不懂周圍世界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充分個體化的人。」(常若松 124) 而在意識的個體化過程中，一個新的成分被發現了，榮格將之稱為「自我」(ego)。它是意識的守衛，由能夠自覺到的知覺、記憶、思維和情感等組成。如果某種觀念、情感、記憶或知覺不被自我所承認，就永遠進入不了意識。自我與人類心靈的個體化，與不同的心理類型緊密聯繫有關，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選擇性。榮格將之比作過濾器，能夠對心理材料進行選擇和淘汰，由此可知，「自我的存在保證了人格的同一性和持續性」(常若松 124)，例如，一個情感型的人，他會允許較多的情緒體驗進入意識。更進一步地來說，進入意識的量與個體化關係密切，通常一個高度個體化的人，將允許較多的心靈材料進入並成為意識。

霍普克(Hopcke)提到，由於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代表著心理成長的源泉」(59)，並且相信在意識和潛意識之間建立起合理的關係，對於心靈的健康至關重要。而意識和潛意識間的這種關係，又被榮格建構和描繪為個人自我(ego)情結與自性(self)這個健全完善原型之間的關係。當自我和自性之間存有良性的互動時，人們能夠感受到自己的獨特，同時也與人類實存深處的古老經驗相通，從而使自己的生活真正地具有創造性、象徵性和獨特性，達到心靈完善的平衡，而這樣的理想境界也蘊含在榮格心理學的典型構想中，在《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ism*)一書中談到：

…在榮格心理學中，對立面的法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與宇宙中存在的對立一樣，對立也是靈魂中所固有的：宇宙論觀點即反映在心理學層次上。…對立法則的意義在於靈魂是一個動態的統一體，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在這裡，意識與

無意識是互補的，否定任何一方都會導致片面性，都會打破平行，失去完整性。(莫卡阿寧 120)

榮格認為，個體化過程中必須進行的，就是對精神的各種「自我以外」的方面有正確認識—如陰影、阿尼瑪、阿尼姆斯，以及對於在人格中不占主導地位的態度和功能類型等等，能各別加以強化、區分和整合，使之成為意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對各部份有關情結的整合，使它們成為一個心理上不可分的整體。所以，常若松更進一步地闡釋這個體化概念：

個體化意味著成為一個單一的、同質的存在。就『個體』包含著我們心靈深處的、最深的和無與倫比的獨特性而言，它也含有成為一個人自己的自性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可以把個體化解釋為達到個性或自性的實現。(272)

在榮格看來，個體化「關鍵不在於轉化某一對立面，而是認識這些對立面並且保存它們原有的價值」(常若松 274)，因此任何原本就存在於內心裡的事物都不會被排斥，亦不能被冠上絕對價值。因為人的個體化程度愈深，對於真實自我整體的認識便愈多，而「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也發展得愈完善。當人對自己的本性有真正全面的瞭解和認識，才能獲得自性實現，也就是心靈個體的完整。在《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一書中也提到了榮格對於人類處於世俗層面時所產生的迷惑：

當我們以為，在價值中看到了無價值，或在真理中看到非真理時，價值或真理就不復存在。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它只是變成相對性。對人來說，萬物都是相對的，因為萬物皆依賴於內在的兩極性…(莫卡阿寧 120)

通常，個體化的進展經常可藉由在意識面浮出的代表「自性」(self)原型心像而呈現。在種種象徵方式中，「四位一體」(the quaternity)這個象徵在人類生活中頻繁地出現，有時是以正方形長方形等幾何形式的表現，也可以是與「四」有關之物，有時則是在原先所有的三合體⁷中加入第四者而完成四位一體的形式：

…這「第四位」經常是隱而不顯的，榮格以哥德的曠世經典名作《浮士德》為例，指出「三，與我們同在；但第四位，卻從未出現過。不過他卻是能讓我們理解他們全部的那一位」(盧德 199)

在《榮格宗教心理學與聖三靈修》一書中，作者盧德將榮格對於「四位一體」的概念，與基督教義做比較和連結，其中提到，對榮格而言，「四位一體」包含著「三加一」的結構。而這外加的一，既有別於前面的三，卻又是理解三的關鍵，這個一原本即已存在，只不過在心靈中隱而不顯罷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如同陰影原型在個體心靈的位置一樣，這個外加的「一」所產生的潛在功能，對意識的整合，也就是個體化過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彌補三位一體靈魂（trinity）的不足之處。而這所謂的潛在功能，簡言之，即是構成我們完整心靈中並非意識所主導，沉潛於靈魂深處隱晦不明、複雜神秘的一面。

另外，還有「曼荼羅」（the mandala）這個圓形而內飾以四個象限的象徵圖案，也經常用來代表「自性」（self）原型心像。一般常見於印度及西藏，此象徵被苦行者及神秘主義者用以協助進入冥想狀態，此方式已行有若干世紀。在榮格考察了古代神話、宗教發展的起源與類型之後，他發現曼荼羅的結構，從繪製到冥想等等靈修過程中，是更能象徵圓滿「四位一體」（quaternity）的自性原型。而榮格也進一步指出，「三」從某個角度講，可說是「相對的整體」（relative totality），因為它通常涵括多重面向，完整地呈現出各個存在於整體中的精神層次；但榮格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他認為宗教信仰中的三位一體，其實存在著許多缺憾，或者至少是不夠完美，且有尚未處理的問題。

，因此，榮格對於「個體化」的結果便歸納出「『自性』（self）一如所有的原型一樣，具有對立的兩面」（盧德 207），就算是象徵圓滿的整體，在其中仍存在著具有相稱兩面的對應性，所謂的「對立」並非是帶著敵意的對抗或是產生壓制的強弱關係，而是透過這看似矛盾的「對立的一體」（complexio oppositorum），來說明存在於自性二種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得以達到平衡的狀態，並透過意識的轉換反照出來；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有其自己喜歡的一面，也有不喜歡的一面，這兩者相互作用，構成整體（wholeness）。像是在一個體心靈當中的潛意識世界，其中的陰影原型力量對於意識中的自我（ego）（或稱意識我 ego-consciousness、人格我 ego-personality）就是那個必要的存在，因為必須要有意識可以具體地反映出潛意識抽象心靈，因此，兩者看似相互

抗衡，卻也存在著依賴關係：

…就像我們看不見自己的眼睛（雖然眼睛可以看見萬物），非得透過一面鏡子來映照不可。…意識的重要性絕對不可低估，因為它至少某種程度地，連繫了潛意識中種種對立的表現，而這些表現又與意識的態度互為因果關係，而採取了某些適當的表現形式。（盧德 207）

當然，意識也不應被過於高估，因為經驗告訴我們，潛意識確實具有自發性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on），它雖然時時刻刻存在著，但在意識心靈所導致的矛盾現象產生時，更能發揮作用；盧德也在書中指出，無論如何，意識與潛意識之間具有某種「易變而不可靠的關係」（uncertainty relationship），因為沒有人能夠精確而客觀地觀察和區分意識與潛意識活動。而四位一體的完備狀態，便是包涵了潛意識心靈的整合，以及潛意識心靈與意識自我的平衡。最後，當個體化完成時，自我（ego）不再是人格的中心，當他真正了解自己時，也必定能了解與他人間的聯結本質，因此個體的心靈最終能達到榮格在其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所宣稱：

我們感受到自己同時是有限的也是永恆的，既是此又是彼。認識到我們自己在個人的組合體—即最終是有限的一當中是獨特的，我們就有能力意識到無限，只在此時此刻！（401）

就像榮格相信的「通過中道達到對立面的統一，是內心體驗的最根本的一項」。（莫卡阿寧 122）人類內心對應面的轉化一旦消除了衝突，就能帶來心靈的統一。但是無法通過壓抑或否定的方式，因為它永遠是片面的。只有把個人的立足點提昇到一個更高的意識層次，才能達到統一。他也說過：「個體化，或成為整體，既不是一種至善，也不是迫切的必需物，而是一種關於對立統一的痛苦體。」（莫卡阿寧 122）。在閱讀榮格學說的過程當中，筆者也曾經對於其所提出關於「對立」兩股力量之間的抗衡作用、存在與消滅之間衡量的判準而產生矛盾與混淆，特別是由於榮格又極為重視「心靈體驗」，因此隨著不同時日的轉變，榮格的概念與想法也不停地在變化，但每個當下卻又為「心靈的真實」。當文獻探討進行到一個段落之時，筆者試圖以「內化」的概念來解讀榮格思維中關於心靈中「對立面統一」的運作形態—事實上，表面上看似被瓦解殲

滅的部分實際上則是以另一種方式被內化吸收，並且成爲心靈中的一部分，在適當的時機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以遠古神話的形式表現《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作品，就如同榮格由神話和夢中的象徵所引發出的想法，於是，筆者將試圖轉化文本中的世界化身成人類內心潛意識世界，藉由主角托瑞克這一個體靈魂當中的自我（ego）爲例，來探究意識自我是如何和潛意識中的各式原型角色做互動整合、掙扎和妥協，以面對來自「個體本身」、「自然」，以及「社群」不同領域所帶來的陰影象徵，所採取的行動和內心情緒的轉化；經歷各種不同歷險、考驗和理解內在人物所代表的象徵，消滅內在心靈和外在世界的衝突，在「對抗」和「消滅」的行動背後，以內化的方式達到個人心靈整合，並且呈現出不同面貌，完成榮格所說的「個體化」，以拼湊出個體靈魂的全貌，成爲一完整靈魂，達到圓滿的融合，來做爲探討主體。



第參章 個體靈魂的拼湊

第一節 內在靈魂的整合

一、托瑞克的遠古世界和靈魂/心靈存在

在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筆下距今六千年前的遠古世界，令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存在於當時的動植物樣貌和現在似乎差不了多少，但是人類生活卻非常不同。主角托瑞克（Torak）生活的遠古世界裡尚未開始發展農業，而文字書寫和冶鍊金屬也仍未進入那時候人們的生活中；但是，關於狩獵和採集等等求生的知識，以及和大自然的緊密連繫，對這些不斷遷徙的氏族人類來說，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這個世界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氏族，有的氏族以動物命名（渡鴉族、狼族），有些則以植物為名（柳族、花楸族），他們分別居住在北方的極地、森林和森林深處、湖區濕地，以及海洋島嶼；氏族之間平時很少往來，除了特殊或緊急的消息會交由使者傳遞之外，也會定期舉行氏族大會，互相交換來自森林、海洋、或是極地的訊息，或者，由族裡的魔奇師（Mage）施展魔奇術（Magecraft），藉各種儀式和存在於天地萬物間的靈來做溝通，幫人治病，還能掌握世界的變化，如夢見獵物的藏身處或預知天氣，再把訊息傳達給族人。每個氏族都以適合自己的獨特方式，在不同的環境裡生存，唯一相同的是，對於自然律法的尊崇、對世界靈魂（World Spirit）以及其氏族靈魂（clan-soul）的重視和敬畏：

「『獻上這塊肉以感謝氏族守護靈。』他喃喃說著這句唸過無數次的感謝話語，…他別無選擇，這是森林狩獵最古老的律法，當你狩獵成功時，就必須抱持尊敬的心對待得手獵物，並善用其每一個部份，這是氏族們在遠古就和『世界靈』訂下的契約。托瑞克必須榮耀神聖律法，否則必將遭受難以言喻的惡運。（《心靈行者》99）

遵守世界和氏族律法，還有尊重生靈是當時人們維繫社會秩序的依歸，因此，「儀式」在其生活中是必要且重要的部分，尤其，關於「靈魂」的儀式更為當時人們看重。這個時期的人們，普遍相信人身上有三個靈魂—世界靈（World Sprit）、氏族靈魂

(clan-soul)、名字靈魂 (name-soul) 存在，少了任何一個靈魂，即為不完整的人，會產生疾病或是瘋狂，靈魂四散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是內心最深的恐懼。

如系列第一本《狼兄弟》(*Wolf Brother*) 中，自幼失去母親的狼族少年托瑞克和他父親長年離群索居，和狼氏族不相往來，四處為家。某天，托瑞克父親因為遭受到被厲鬼附身的惡熊攻擊，身受重傷，在臨死之前便要求托瑞克為其畫上「死亡面具」(*Death Marks*) ——一種幫助靈魂在死後能聚合，不致在步入死亡旅程中失散的儀式。

托瑞克吐了點口水在手掌上，調成了一坨黏稠的赭土，那是大地暗紅色的血液，然後他必須在父親的皮膚上畫一些小圈圈，這樣，可以幫助辭世的靈魂們認出彼此，以便在來世再重聚。(《狼兄弟》17)

遭受巨大的變故而成為了孤兒的托瑞克，雖然還不清楚父親原本要告訴他的秘密為何「我原本以為將來會有時間慢慢告訴你…沒有時間了，…你快發誓，對著我的刀。發誓你一定會找到聖山，就算找不到，也要至死方休。」(《狼兄弟》16)，仍帶著疑問遵照父親遺言，展開尋找世界靈聖山的旅程，過程中遇見他生命最重要的兄弟和守護者——狼 (*Wolf*)，還有珍貴的心靈夥伴——同樣也是孤兒的渡鴉族女孩芮恩 (*Renn*)，漸漸拼湊出自己的身世，以及認清他所必須背負的責任——與食魂者 (*soul-eater*)、厲鬼

(*demon*) 等黑暗勢力面對面，找到力量來維護世界的平靜。另外，在第二本《心靈行者》(*Spirit Walker*) 則是述說托瑞克為了森林中惡疾肆虐，遠渡重洋到了海豹族的營區求治療的藥方，卻意外發現自己特有的天賦——心靈行走 (*spirit-walking*)，即名字靈魂和氏族靈魂能暫時離開身體，進入動物心靈中，體驗其感受和想法「他已然變身一條魚——他感覺到每一條細瘦的身軀從他身邊游過…他感覺到魚群對他極度的好奇…魚群和托瑞克同時陷入恐慌，有東西在深處準備獵殺…」(《心靈行者》251)，而這樣的天賦，也為世界中的黑暗勢力——食魂者所覬覦，成為托瑞克生命中最大的威脅「他因為我是心靈行者而追捕我，因為他想擁有那樣的能力。」(《心靈行者》415)，海豹族魔奇師田瑞斯 (*Tenris*) 以懷柔手段取得托瑞克的信任，偽裝仁慈溫柔的面貌引領他一步步前往陷阱，企圖殺害他以擁有心靈行走的強大力量，滿足其支配一切的慾望，最後終於自食惡果，死在前來為被他殘忍殺害幼鯨報仇的獵者口中，而托瑞克也才發現他

父親是食魂者的秘密。

而在第三本《食魂者》(*Soul Eater*)裡，原本守護著托瑞克的狼，被食魂者挾持到極地，獵者的身份讓牠的性命受到威脅；把狼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托瑞克，與一直支持陪伴他的芮恩，一同前往極地去解救狼。食魂者一共有七位，其中一位在多年前一場大火意外中喪生，其他則分別是狼族魔奇師—托瑞克死去的父親、海豹族魔奇師田瑞斯(Tenris)(托瑞克的伯父)，以及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蝙蝠族魔奇師妮芙(Nef)、橡樹族魔奇師泰亞茲(Thiazzi)和鷹鴉族魔奇師歐絲特拉(Eostra)。前兩部作品中，托瑞克原本對僅存的五位食魂者所知甚少，而他們在這部作品中則以具體的面貌，正式和托瑞克面對面，彼此知曉對方的存在，將善惡對立的情勢拉升到檯面上。系列中的第四本《放逐者》(*Outcast*)裡，托瑞克心口上被迫刺上代表食魂者的黑色印記—一支捕捉靈魂的三叉耙子(a three-pronged fork for snaring soul)，在一次意外中被野豬族的男孩阿奇(Aki)發現並告訴氏族的人們，因此氏族召開會議，決定將托瑞克放逐：

「那意思就是，你將形同一具死屍，和所有人切斷關係，像獵物一樣被人獵捕。任何人都不可以向你伸出援手，包括我(芬·肯丁)、包括芮恩。我們不能和你說話，不能給你食物。如果我們這麼做了，我們就會同樣地被放逐。如果我們在森林裡見到你，我們必須取下你的性命。」

「這就是律法的規定。」(《放逐者》22)

托瑞克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證明自己並非食魂者，並且試圖重新贏得氏族的信任，但是食魂者之一—蛇族魔奇師(Snake Mage)舍絲露(Seshru)卻暗中設下圈套，使古老的大湖生病，並且施行魔奇術蠱惑托瑞克前往陌生的大湖，讓他的靈魂也生病，失去辨認自己和森林的能力，而一直守護托瑞克的狼也離他遠去；她的出現也帶來關於芮恩身世的重大秘密，將原本好不容易緊緊相繫的三個靈魂之間埋下猜疑的種子，造成分裂。

《遠古幽暗的紀年》(*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系列以神話的故事形式，生動地反映出萬物和人類心靈/靈魂之間的關係。自古以來善惡對立的母題始終在人類文

明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以文本中出現的火焰蛋白石（fire opal）為例，它擁有帶來瘋狂的璀璨緋紅光芒，看似美麗卻又令人心生畏懼，想統治世界的食魂者想藉著黑暗中的厲鬼對它渴望，拿到石頭控制厲鬼，因此四處蒐集已散落各處的石頭碎片；爲了維護氏族世界的平靜，也才牽引出托瑞克、狼、和芮恩的旅程—看來是善惡對決的基本故事架構，筆者在仔細閱讀探索之後，發現同時也能將他們的故事視爲一步步地在拼湊屬於自己的個體靈魂的過程。人類心靈本質原來就有光明面和陰暗面，就像榮格所主張意識和潛意識同等重要的關係相同，兩方彼此相互依賴作用，過程中雖互有消長拉鋸，但都爲維持平衡和諧心靈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榮格（C.G. Jung）的著作《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一書中，榮格對於「心靈」（psyche）的概念提出許多人類一直深感困惑，而亟欲尋找解答的問題：

是否心靈—即精神，或潛意識—通常是源自吾人心中；或是否在初期的意識階段中，精神確是以隨心所欲的絕對力形式存在於吾人形體之外？是否它後來在心靈的發展過程中才慢慢進入我們心中呢？…是否那些互不連貫的心靈內涵…屬於個人心靈的一部分，…在發展的過程，慢慢與人融為一體，以致日後漸漸在人體內部形成了一個我們所謂的精神世界？（176）

正因爲榮格在進行心理分析時，這些問題始終盤據在心裡揮之不去，也才激發他開創「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學派的契機，發展出「集體潛意識」、「原型」等等概念，在這段話中提到的「隨心所欲的絕對力形式」究竟是什麼？是否這些「形式」在初期的階段裡，具有其自由意志，就如同榮格所提出的許多「原型」一樣？由榮格學說中，可以得知「自我」（Ego）這個概念是存在於意識之內，個體能夠有意識地去掌控和支配，而在「自我」形成的過程當中，潛意識—包含個體潛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和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存在則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安·凱斯蒙（Ann Casement）的《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Carl Gustav Jung*）中提到：「…出現在意識當中的，都是理想形式和原型催生出來的。…『心靈總是想補償任何偏頗的態度』是榮格一個主要的概念，…」(72)。在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

所創造出的這個充滿象徵的神秘遠古世界裡，這些心理學概念就以神話般的形式呈現。神話學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曾經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提到：「未知領域（沙漠、叢林、深海、陌生地等等）是無意識⁸內容投射的自由地帶。」（82）因此，文本情節所發生的場域，如森林、海洋、極地、洞穴等地，也營造出如夢境般內心世界的氛圍。

在這個遠古世界裡，每個人都有三個靈魂—名字靈魂（name-soul）、氏族靈魂（clan-soul）、世界靈魂（world-soul），這些存在於個體裡的靈魂，也都有相互補償，並且平衡個體的作用：

如果你的名字靈魂生病了，你就會忘記自己是誰，你會變得像個遊魂一樣。…如果壞掉的傷口侵擊你的氏族靈魂，你就會失去分辨善惡的能力，變得跟惡鬼一樣…如果你的世界靈魂麻木無知覺了，你就會斷去和其他生靈的連結—斷去和獵人、獵物、森林的連結，你會變得像個活死人一樣。（《放逐者》，174）

失去了任何一個靈魂就是不完整的人，無法平衡的靈魂會迷失自我或是陷入瘋狂，只有少數人能擁有操縱自我靈魂，就像托瑞克心靈行走的能力。正如同榮格曾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提到：「心靈和身體一樣，有其本身的調整系統，以便保持平衡狀態。…我們可把補償的原則視為是種心靈活動的現象。…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33）這些靈魂的作用對於人類與自身，以及與社會、宇宙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調和，讓個體在面對自我存在意義之時能有基礎立足點，而不致於在大千世界裡終日惶惶度日。遠古世界中強調三個靈魂存在的完整性，以及相互維持內心狀態平衡的概念，是文本當中重要的背景思維，點出了當時人們的價值觀與生活形態，同是也是引起筆者對此系列文本研究的興趣；此外，筆者也在閱讀部分榮格提出對於完整心靈看法之時，發現這樣的概念雖無法用榮格式的觀點精準地將三個靈魂嵌入理論分析語言中運用，卻可以將此對應於本文將討論的三位人物主角的象徵意義。某種程度來說，或許也可以將狼視為世界靈的化身，連接心靈中與自然宇宙感應的部分；而氏族靈魂以芮恩的形象呈現，她與氏族文化生活之間的緊密連結，似乎也可以看成是心靈中與社會文明連接的部分；名字靈魂則就是主角托瑞克本身，是心靈能自我認知，掌握個

體本身存在意義的部分。不過，三個靈魂在本文當中最為重要的意義，則是反映出人類心靈當中每個部分各司其職，一同追求完整內在靈魂的最終目標，無論環境如何變遷，人類的內在都跨越時空的限制，以不同的方式朝此方向前進。處於世紀末新舊價值觀衝突、顛覆，時代產生劇變轉換的榮格，更進一步在書中提出他對於原始人類和現代人心靈運作方式的看法，「每一位文明人，不論其意識的進展如何，其心靈深處仍然保有古代人之特性」（152），因此，本論文將藉由米雪兒·佩弗所創造出的這個關於氏族、關於靈魂的遠古世界，來探討其中體現出個人在意識和潛意識（包含個人與集體潛意識）之間相互抗衡、相互合作的微妙關係，事實上，就活躍的心靈而言，過程當中必須面對難題之時，所採取的行動決定和本能反應已存在於人類的心靈不同層次中，這些概念都是能各自發展卻又是整體運作的，正如榮格在同一本書中提到關於心靈活動的概念：「這種把心靈活動加以具體化的結果，便自然而然促使人與人之間，或人與動物或事物之間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關係。」（169）

本章節將嘗試運用兩種不同立足點卻又息息相關的心靈場域，來切入此系列文本裡所刻劃出的世界，試圖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為視角，來探究生存在遠古世界裡的托瑞克所反映意識中的自我（ego）和象徵潛意識的自性（self）的狼及阿尼瑪（anima）代表—芮恩，在心靈塑形過程裡的象徵作用和初步個體靈魂整合的變化。一方面，將托瑞克（Torak）、狼（Wolf）、芮恩（Renn）看成一個人的整體靈魂：托瑞克可以象徵著個人意識中的自我（ego），與潛意識裡的自性（self）形象—狼，和阿尼瑪（anima）象徵—芮恩，在一連串的行動中（包括和陰影（shadow）形象）產生互動和作用；另一方面，在它們的世界中，各自又是一個體靈魂，分別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和其他兩者互動。就像是文本中托瑞克、狼、還有芮恩，三者為同一目標—奮力抵禦人類本性中的善，維持世界的平衡和秩序（如同為了達到心靈的和諧一樣），以及將厲鬼（demons）、食魂者（soul-eater）等等給世界帶來的邪惡力量弭平的過程中，也仍一邊持續自身整體內心的整合。榮格曾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中討論到他曾經對於原始部落的考察：

某些部族認為一個人有多個靈魂，…他們全都由許多相互牽連但各有千秋的心靈

單元組成。這意味著個體心靈非但沒有得到穩妥的整合，反倒是在情緒的大起大落的衝擊中，時時受到心靈分裂的威脅。(7)

人類的心靈其實就如同外在世界一樣真實地存在著，而榮格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帶出原型形象 (archetypal image) — 也就是擬人化和形象化的情結來使自我 (ego) 能夠意識到，試著去理解並開拓出心靈的另一世界，這樣概念也提供本論文運用不同的觀點，作為探索隱藏在此系列文本之中「靈魂」的存在。

二、自我中的自我

主角托瑞克的狼族父親和紅鹿族母親，為了躲避仇家而離開氏族，到了遙遠的森林深處獨自生活，不幸的是，在托瑞克出生後三個月，母親去世，沒有辦法哺育嬰兒的父親便將他交由母狼來撫養，也因此讓他擁有和狼溝通的能力，成為日後找到心靈支柱—狼的時候，能和狼的心靈產生交流的契機：

通常，當這種情況發生，做父親的會把嬰兒悶死，以免孩子活活餓死更痛苦。但是，你的父親找到了其他方法。一隻剛生產的母狼。他把你放進了狼窩…和母狼一起待了三個月。三個月的時間學習狼說的話。(《狼兄弟》129)

他的父親並沒有放棄他，因為了解到托瑞克體內涵藏著不平凡的力量，才讓他與狼一同長大，這也暗示著進入托瑞克本性中的最初特質，其實就帶有狼性。人類和外在世界的關係，在榮格看來，有很大的部份是在心靈世界的顯現，而不單是普遍定義下的「自我 (ego) 所能概括而論的。在《榮格與鍊金術》(Jung and the Alchemical Imagination) 一書中，傑弗瑞·芮夫 (Jeffery Raff) 提到：

自我很容易體驗，但不容易界定。從經驗上來說，自我就是我們常說的「我」。…自我帶有人格的「我性」(I-ness) 我們常常用這個「我」界定整個心靈，其實是很無知的：我們不知道，心靈還有其他層面是無法用「我」來界定的。(7)

《狼兄弟》的故事是由托瑞克和父親遭到被厲鬼附身的熊襲擊而開始，原本依賴父親的他此時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急狀況，恐懼且心慌被迫成長「他的手指緊緊抓住托瑞克，就一個無助的孩子。托瑞克不禁茫然。通常應該是兒子緊抓著父親的手啊！」(《狼兄

弟》10)，此時他必須忘卻仍有父親依靠的從前，由一個十二歲的男孩瞬間轉變成能在森林裡獨自生存的大人「當托瑞克低頭望著這把刀，這才忽然驚覺自己馬上就要變成無依無靠的孤兒。『我不要離開你，』他哭喊著，『我跟牠拼了，我一』」（《狼兄弟》13-14），這個時候屬於托瑞克的「我性」仍然衝動幼稚，充滿對於未知的退怯和惶恐，遭遇變故時直覺反應為逃避而非面對「『你說什麼？我一句也聽不懂！』他哭喊道：『什麼守護者？為什麼我要找到那座聖山？是不是我到那邊就安全了？是不是這樣熊就不會來了？』」（《狼兄弟》15），在尚未遇見狼之前，托瑞克人格自我認知還停留在表面「我」的層次，未發現到心靈中的其他層面。

非常強調「心靈真實」的榮格，他主張在這個物質和邏輯之外的世界，有許多深層而且不被看見的東西以某種特別的方式牽引著每個人，影響我們的生活，像是托瑞克一開始並不知道他幼時曾被母狼哺育，擁有說狼語的能力，直到與狼相遇，自然而然所產生的本能衝動，使得他從未發現的內在心靈另一層面被觸動「托瑞克聽著聽著，內心的某一部分逐漸甦醒。他頸部的肌開始僵硬，喉嚨裡有一種奇特的反應，他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想要昂起頭來發出狼嗥。」（《狼兄弟》31），慢慢地感受到自己內在原本不為所知的層面。托瑞克（Torak）在尚未遇到狼之前，一直都是只有和父親相依為命，他唯一能夠理解的世界裡只有自己、父親和森林，因此，當父親慘死在被厲鬼附身的惡熊掌下時，他的世界頓時瓦解，喪失可以憑藉證明自己存在意義的象徵。

有生以來第一次他陷入全然的孤獨。他不再覺得自己的森林的一部分。彷彿他的世界靈魂和所有其他生靈之間的連繫突然被切斷了，樹和鳥，獵人和獵物，河和岩石。整個世界裡沒有任何生靈知道他的感受，也沒有任何生靈想知道。（《狼兄弟》26）

這個時候的托瑞克所認知到的自我，「我性」仍然佔有很大比重，心靈其他層面尚未開拓，因此，靈魂的空白沒有得到補償，感情和想像沒有可以寄託和投射的對象（無論是人還是動物）而感到孤絕之苦。以榮格所發展出的心理學來說，心靈各層面能以夢或文學或藝術等象徵的形式，來積極表現其具體形象，讓人類能意識到自身的內在心靈。但是，一般說來由於外在世界過多的繁雜干擾介入，自我（ego）這個使人類擁有

知覺體驗的意識中心，卻常常被片面放大為全部，因而無法觀照到心靈更深一層，時常產生自我不足和孤獨、恐懼之感。對照到文本當中，狼的出現喚醒了托瑞克自我以外的內在本質，「心靈真實」的概念被狼的形象具體化的呈現，此時也逐漸削弱「我性」對於托瑞克一直以來強而有力的掌握，並且將不同層面的心靈揭露，相互建立起連結；同時，也開啓了聆聽內在聲音的過程，使得原本侷限在「我性」當中孤絕消極的感受漸趨微弱，進而在個體心靈中體驗豐盈完滿之感。

在《孤獨世紀末》(*Contemporary Solitude*)一書中，曾受過榮格學院心理分析訓練的作者瓊安·魏蘭-波斯頓 (Joanne Wieland-Burston) 曾說：「當我們覺得和世界相關的時候，才有可能得到共鳴，而生命裡若找不到一絲一毫的共鳴，就無法覺得自己是完整的人。」(53)。在這個佩弗所創造出萬物有靈的遠古世界中，所有的生靈之間都息息相關，有著深層的聯繫。每一種生靈都能成爲一種訊息象徵，要在森林中生存，最重要的就是能夠傾聽關於世界所釋放出的訊息。托瑞克被父親訓練成一個絕佳的狩獵追蹤者，「瞭解象徵才能瞭解世界、瞭解自己」這樣的概念一直不停在情節中出現，不但讓讀者在閱讀時瞭解叢林法則，也爲主角的內在心靈追尋過程下了注解：

「問問你自己，托瑞克。爲什麼預言說的是『傾聽者』(Listener)？爲什麼不是『言說者』(Talker) 或『觀看者？』(Seer)」

托瑞克搖搖頭。

「因爲身爲一個狩獵者，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學會傾聽—必須去聽懂風和樹想告訴你什麼，必須去聽懂其他狩獵者和獵物訴說了什麼森林的話語。這就是你父親賜給你的禮物。他並沒有教你魔奇術 (Magecraft)，也沒有告訴你氏族的故事。他只教你狩獵、運用你的機智。」

(《狼兄弟》346)

同樣地，就如同狩獵一樣，必須具備「傾聽」內在心靈聲音的能力，才能接受到從潛意識給予出的訊息，彌補自我意識中的不足，這樣的想法也不斷在榮格嘗試探索心靈的過程中出現。帶著父親的遺言「你的守護者將會找到你。」(《狼兄弟》29)，托瑞克和他的氏族動物—狼 (Wolf) 相遇，對於自我心靈，以及他所處的外在世界開始探索，

同時也展開了對自我個體靈魂拼湊的過程。能夠和狼說話的托瑞克在心靈最徬徨無依時和小狼相遇，重新找到熟悉的認同感，精神上得到安撫，這個時候的「我性」向下深入到心靈的另一個層面，「托瑞克聽到了一而且聽懂了。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他聽懂小狼高度和顫抖的呼喊。他的心認得這些聲音所代表的意思。他記得這一切。」（《狼兄弟》31），在他年幼時因為和狼生活而培養出「狼性」原本深藏在內心中，此時則藉由小狼的形象呈現出來。他們相遇的時機，同樣也是狼處於失去家人的困境裡，才三個月大的牠逃過了溪水暴漲的侵襲，成為狼窩中僅存的狼仔，獨自又冷又餓地在狼窩附近徘徊。文本中，佩弗也描繪出狼的自我意識和想法，從狼眼中的世界出發：當牠在托瑞克身上發現和自己相同的特質—相同的狼眼，相同的氣味，雖然在外表上有些許的不同，這些差異並不足以成為他們之間的阻礙，彷彿他們即是一體的「他⁹聞起來像是狼，又不是狼，夾雜著一些馴鹿、紅鹿、海狸、鮮血—還有一種他尚未學習到的味道。」（《狼兄弟》36），雖然有些怯步，但同樣屬於狼的熟悉感以及感受到托瑞克的善意，讓牠卸下心裡的恐懼，一下子就將他當作親人看待「自從發生『流得很急的濕』那件事之後，小狼終於覺得好多了，因為他找到了一個新的兄弟。」（《狼兄弟》38），從此以後，牠稱托瑞克作「無尾高個子」(Tall Tailless)，以及「狼群兄弟」(Pack-brother)，也成為托瑞克忠實的朋友、兄弟和守護者。

在《發現無意識》(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裡艾倫伯格 (Henri F Ellenberger)) 提到關於原型的概念和呈現的形象：

原型是精神能量的中心，具有某種難以理解、但栩栩如生的生命特質，不管迫於外來事件或內在改變，它們在危急狀況就會顯現出來。…原型會和一個人最內在的生命一起顯現… (332)

一開始，處於艱難時刻的托瑞克尚未意識到狼的出現將會改變他的生命，因此表現由「我性」直接出發的反應—抗拒和不耐「托瑞克真的很氣自己。…小狼把鼻子湊向他瘀傷的肋骨，痛得他發出哀叫。『走開啦！』他怒吼，還用腳把小狼踢到一邊。『我不要你啦！你毫無用處！滾開啦！』」（《狼兄弟》39）。直到他因為同時必須承受生理上的痛苦（傷口發炎所造成的發燒）還有心理上失去父親的悲傷當中，瀕臨自我崩潰的

邊緣，他才開始慢慢發現小狼的重要：

在營帳口，只見小狼正坐在那邊望著他。牠歪著頭看人的雙眼透著一種奇異的暗金色。像琥珀，托瑞克想到爸爸用皮繩掛在脖子上的一小塊護身符。很奇怪，這讓他覺得略感安心。至少他並不完全是孤獨的。（《狼兄弟》50）

因此，本論文試圖推論出以下假設：狼和托瑞克實際上互相為自我（ego）以及自性（self），他們彼此在自己的意識世界，不停地和潛意識所投射出的形象做情感上的連繫，並且將之置放於靈魂中的重要位置，藉由彼此之間的互動，和自我心靈內在以及外在世界產生關聯，他們彼此是為對方的內在生命，「突然間，托瑞克有一種很詭異的感覺，彷彿這隻小狼知道他的心思。」（《狼兄弟》62），因為他們擁有了彼此，所以「自我」（ego）不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個體。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在《影響你生命的12原型》（*Awaking the Heroes Within*）一書中曾說：

自我常被視為是靈魂的敵人，但它也幫助我們護守自己的心靈世界，使我們覺察到自己的有限和別人的領域…開拓了心靈的視野。當我們關切生命的意義，思索什麼是不朽，並想與宇宙合一時，就已經開始靈魂的成長。（14-17）

因為自我（ego）在現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中的認知侷限，以個人意識主導一切，尤其在面對抉擇、挫折、挑戰之時，會時常陷入恐懼、自我厭棄等等本能消極反應的負面情感中，托瑞克的個性在不斷地顛沛流離，無所適從的處境中養成，所有的理性思考在尚未察覺到「狼其實就是自我內在心靈自性的顯現」之前，都是以意識中「我」出發，尤其，是以他的父親塑造出的那個「我」來思考，像是他在因為傷口發炎的高燒退去之後，和小狼彼此陌生有距離，因此，行動的準則仍以那「已缺席的父親」想法為主「托瑞克並不想朝北方走，那將意味著離開他最熟悉的森林區域，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然而一爸爸肯定確信他可以做得到，否則不可能逼他發下重誓。」

（《狼兄弟》60），但是，這並非是全部，因此，在尚未認清和理解自己不同的心靈面向時，只要發生超出這個意識我「我」可以承受的狀況之外，便會喪失心靈的平衡，所以，經常可以在文本中讀出他對於自身存在感的不確定性，「現在的我該何去何從？他心想，我到底屬於哪裡？」（《放逐者》58）；或者對於自我認同價值的迷惑—在《食

魂者》(Soul Eater)裡不斷地出現「你是誰？你是什麼？」、「我是誰？我是什麼？」這樣的疑問。能和狼溝通，還擁有在生靈的心靈間遊走的天賦異稟—托瑞克是個心靈行者 (spirit-walker)，能夠自由進入動物們的靈魂中，以牠們的認知來感受世界，並仍保有自己的靈魂。擁有如此與眾不同的能力，除了所背負的責任更重大之外，無法融入氏族群體之間，也讓這個「自我」更顯匱乏和空虛，無法站在與其他人相同的基準點上，認清自己的價值。尤其，在《放逐者》(Outcast) 故事的開端，他被揭露為其實是「沒有氏族的人」(Clanless)，這更是將其生命存在的意義完全抹煞，在這個「每個人都應該會有屬於自己的氏族」的遠古世界中，毫無立足之地和寄託情感的依歸。而狼的出現和存在，以及牠所具備對於宇宙和世界有著敏銳感應的天賦「正確的方向應該是要翻越山丘，然後繼續走很多的『光亮』和『黑暗』。小狼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知道這些，那是發自他的內心，有一股力量隱約在牽引他…」(《狼兄弟》68)，再加上牠的忠誠，則發揮了填補托瑞克空虛心靈的作用，並且補償個體靈魂中的不足和缺陷，重新整頓了托瑞克的內心混亂，使他得到平靜，在許多危難時刻，狼的存在成為托瑞克能有力量繼續面對挑戰的憑藉，若按榮格的說法便是將自身內在的本體世界 (noumenal world)「知」的力量藉由象徵所顯現，如此一來，這股力量才能由潛意識裡發揮，和自我建立關係，得到自我的認同，並且同化進入自身的結構以幫助意識中的「我」。

…記憶從黑暗中升起，讓他整個人往下沉。……不！他告訴自己，現在不要想爸，想想狼！你要找到狼！¹⁰ (《食魂者》231-232)

…連日來第一次，托瑞克感到安全，只要有狼在身邊，厲鬼、食魂者或冰熊都不可能接近。(《食魂者》337)

在托瑞克一步步接近開始要認識自我的內在時，狼的出現正像如同榮格的概念中所提到的，自性 (self) 能夠推動人體驗並且展現自己的獨特性，就像是內在伙伴一樣，給予自我安定的力量，就像是狼帶給托瑞克的影響。它的能量和力量一旦由潛在狀態轉化出來，就能改變意識中的人格—當中包含自我和潛意識，讓自我 (ego) 和自性 (self) 時時在交互作用，「這是怎麼回事？他覺得自己不再是托瑞克了，不再是男孩，不再是

兒子，不再是狼族的一份子—或者說，不再只是這些。他有一部分根本就是一匹狼。」（《狼兄弟》31），而這也正是在這一系列文本中狼在托瑞克生命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們彼此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狼就是托瑞克，托瑞克就是狼」。

三、自性的作用

文本中佩弗許多篇章以狼的視角書寫，由狼觀看世界的角度出發。「『無尾高個子』的嗥聲很粗野，不是很有旋律，但很有感覺…可憐的『無尾高個子』幾乎沒有嗅覺和聽覺，尤其在『黑暗』裡…」（《狼兄弟》67）。前述的探討中曾提到，托瑞克存在於「我性」之下的「狼性」（其實即為托瑞克靈魂中「自性」），藉由狼的形象呈現，並且和牠產生互動；相對的，從狼的角度來看，托瑞克的出現象徵著狼心靈中某部分「人性」的反映，同樣會有悲傷、不安或是欣慰、歡快等情緒。

那群陌生的狼開始夜間的嗥叫。這讓小狼感到悲傷。……就在狼想到自己的家人時，他開始感到疲憊。……恐懼侵襲著他，不可能永遠跑下去，撐不了多久了。（《狼兄弟》249）

和托瑞克不同的是，雖然某種程度上，他們彼此雖然在心靈裡互為「自我」與「自性」交替作用，但以狼作為象徵意義來看，牠仍是代表著個體靈魂的原型核心，是屬於較為原始自然的靈魂，未受到過多複雜的外在和意識干擾影響，就如同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曾經將榮格的原型學說延伸，發展出關於人類生活中的十二種不同原型，說明人在生命過程中不同時期的心靈轉化，雖然沒有哪一種原型能完全貼切地描繪狼所表現出的形象，不過，其中某些關於天真者和愚者原型的敘述，的確點出了狼做為托瑞克心靈夥伴存在的作用和象徵：

天真者…相信生命、自己及人們，它代表信念和希望，甚至對顯然不可能的事物也極具信心，…使我們心中保有期待…相信我們能信賴他人：是我們學會生存和工作的基本要件。（65）

比如說「黑暗」之於一般人，代表的是危險不安，產生畏懼，但是在狼來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安然地處於黑暗「黑夜降臨。狼喜歡黑暗。在黑暗中，所有的氣味和聲

音都會變得更清晰，而且他的視力還像在光亮中一樣好。」(《狼兄弟》249)，大部分的時候以充滿樂觀的態度單純地去面對黑暗，「當他跑的時候，狼感覺到一種喜悅，因為隨著每一次黑暗的過去，他感覺到自己的腳掌愈來愈有力，軀體也愈來愈強壯。」(《狼兄弟》202)，狼原本就不受文化禮教的約束，本就擁有隨順自然法則生存的能力，就像皮爾森提出的另一個原型—愚者，

愚者原型與我們常相左右，未嘗須臾分離。…是內在孩童的一面…是我們活力來源，以原始的、孩子般的、自然的、好玩的創造力來表達自己。…沒有道德觀念…不受拘束…以天生的好奇來探索世界，創造單純的快樂… (308-309)

在無須對外在環境保持警戒之時，狼很喜歡偷襲他的狼群兄弟，天真無慮、放鬆自在地和托瑞克玩耍，「不管他偷襲多少次，「無尾高個子」永遠不知道他來了。狼永遠玩不膩，那種跳躍的感覺……他融到狼群兄弟的身上，他真的好高興，想要大聲嚎叫！」

(《食魂者》320)，展現出無限活力和熱情，重要的是，這樣的力量和信念忠誠地隨著狼存在於托瑞克的心中，並且適時地產生幫助，如在面臨危險時，小狼爲了要支開被厲鬼附身的惡熊，不讓牠傷害托瑞克和芮恩，而帶著閃耀靈魂光芒的「納路亞克」

(Nanuak)—也就是存在於一切生靈體內的世界靈化身，循著自身對世界的特殊感應，往聖山的方向前進，爲了捍衛自己的兄弟，牠扮演守護者的角色，除了守護托瑞克的安全，也守護著托瑞克所背負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也象徵了自性 (self) 對於自我 (ego) 在意識當中的作用，如同維持生命最基本的呼吸一般，吐納之間會因爲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而不停地在變化調整，達到個人最爲協調的平衡狀態。

爲了能對於象徵做更多瞭解，以便在心理分析過程中實際運用，榮格曾遊歷各地，足跡跨越歐、亞、非、美四大洲，對於原始文化、古文明以及宗教等面向有了更多的認識。榮格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A Soul*) 裡曾經討論到關於原始人的心靈概念：

靈魂之具象化，以及由人體內部向外移出，棲息在一頭野獸身上…把他的個性或心靈之一部份取出，然後加以具體化…相信一切無意識的心靈活動都是具體的，客觀性的… (171)

榮格所說的這段話，為文本中狼與托瑞克的關係下了一個很貼切的注解；狼，除了是托瑞克最親密的家人和夥伴，同時，也是托瑞克的另一個化身，是與自然和世界有著更緊密結合的化身：

「無尾高個子」毫無疑問是一匹狼，任誰都可以嗅出他的狼味，但他並不是一隻正常的狼。……但他聽起來確實是狼，雖然他從來沒有發出最高音。更何況，他的眼睛是道地的狼眼—純灰色的，充滿了光。最重要的是，他擁有一匹狼特有的心靈與精神。（《心靈行者》69）

伴隨在托瑞克的身邊的狼，總是在關鍵的時刻守護著象徵自我（ego）的托瑞克並且帶給他勇氣和希望—比如狼可以嗅出其他生靈的氣味，這個氣味包含著外在和內在，除了動物本能中特有的敏銳嗅覺，牠還可以捕捉到心靈的感覺。「最讓狼覺得大惑不解的是，他無法捕捉到牠的感覺。牠的心靈似乎破了，就像碎裂的枯骨。狼從來沒有感受過這類東西。」（《狼兄弟》203），因此，牠可以感受到深藏於其他生靈內心深處，甚至連他們本身都無法察覺到的想法，藉由狼的警告和提醒，托瑞克總是能化險為夷，「我必須往前走，他告訴狼。狼還是咆哮，警告他不要往前。托瑞克從沒有忽略狼的警告，現在似乎也不應該」（《心靈行者》355），又或是在《食魂者》（*Soul Eater*）之中，好幾次的狂風暴雪阻礙了托瑞克的前進，但每每只要想到狼仍需要他的解救，他又再度鼓起勇氣繼續向前。

若將狼和榮格概念裡的自性（self）相結合，則必須由兩個層面來看：延續之前章節曾經提過的，「自性」在榮格的概念中簡單地說是在集體潛意識中，代表健全和圓滿，是個可以包容所有原型的原型象徵，也是人最終完成自我實現之後所體現出的唯一本質，是一切生命固有的本能，由這個角度來看時，則必須將格局拉大，把托瑞克、狼、芮恩視為是一個「整體靈魂」中的各別部分，最終在完成整合之後—也就是榮格所說的「個體化過程」（the process individuation）—才能呈現出來，是一個靈魂總體的表徵，這個部分將會在之後的篇章裡進行探討；然而，瑪莉—路易絲·弗蘭茲（Marie-Louise Franz）也曾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中談到有關自性的概念：「…並非完全被包含在我們時間（我們的時空向度中）的意識經驗裡，它同時是無所不在的，

此外，它常常以一種暗示其特定普遍存在的外貌出現」（235），弗蘭茲也提及我們的潛意識會以和動物融入自然世界同樣的方式調融入我們的環境、群體和社會，同時也融入了時空關係和大自然。她說：

…以一隻動物為象徵，代表我們的本能特性及其與我們周圍環境的聯繫。…「自我」（即為「自性」）與周圍自然環境甚至宇宙的關係，大概來自於這樣的事實：我們心靈中的「核心原子」（nuclear atom）¹¹緊密交纏在整個世界的內外各種層次當中。所有生命徵象等級較高的存在，都與周圍的時空關係有良好的調整適應。…動物的「內性」（inwardness）會向外放射到周圍的世界當中，並將時間與空間加以「心靈化」（psychifies）¹²（244）

因此，本文以此角度出發思考，發現此遠古世界中自然界的生靈和代表各氏族的動植物象徵，除了和人們在生活上有著極為密切的互動，在精神上也有重要的存在意義，某種程度上來說，即為集體自性的投射—渡鴉族的睿智、海豹族的聰敏等，它們的存在對整個氏族和個人都能產生影響。如化身為狼的自性，對於托瑞克來說，是他和宇宙世界萬物建立關係的重要橋樑，自性可以是一個整體（the whole），但也是一個人的神性象徵，能夠為人格確定方向，以及賦予生命意義，表現個人獨一無二的個性和完善性。它原本就真實的存在於潛意識裡，是個能具有自主性的實體（entity），並且還能被投射在任何人、事、物上；這個由潛意識投射出「自性」（self）對象就是狼，托瑞克藉由牠來和自然萬物接觸，由原本從「自我」（ego）出發的微觀宇宙反映出宏觀宇宙，進入更深層的世界心靈；相反地，對於狼來說，托瑞克的世界帶他進入包含社會氏族文明，體驗複雜人性，對比原本單純的自然思維模式，狼認知到另一個世界的運作：

他嗅了長長的一口氣，理出很多不同的氣味，然後他沮喪地搖搖頭，這些無尾真是太複雜了：其中一個蒼白皮毛的傢伙很像朋友，但內心隱藏了可怕的饑渴；而「無尾高個子」不願說出真正的感覺，甚至對自己的狼群兄弟也隱瞞心事。（《心靈行者》281）

正如前述的假設，托瑞克和狼其實是分別在「自我」和「自性」的角色中轉換和互動：對托瑞克這個意識裡的自我來說，狼代表的是潛意識的自性；反之，對狼來說也是一

樣，他們為彼此建立起和另一個世界的關係，因此，托瑞克能夠得到更多來自宇宙中的訊息，而狼也能更瞭解與氏族社群的距離（和人類世界及原本狼群世界），在《榮格與鍊金術》（*Jung and the Alchem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傑弗瑞·芮夫（Jeffery Raff）提到：

自性這種存在狀態不是言語可以形容，充其量只能說他不符一般範疇下的定義。然後，如果作為一種經驗，那麼此時的自性感覺起來卻絕對的獨特，完整。這般的自性，自己界定自己……但並不表示自性和他人，和外在世界沒有關係。在生命經驗中，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對偶互相結合而後顯現出來，外在世界是這一切的一部分，但反過來說，自性卻不是以關係或外在世界來界定，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及意識來界定。（59）

所以每一次在面臨外在世界的困難和挑戰之時，像榮格所說的內在人物心靈狀況就會由潛意識浮現，因此他們的個別心靈都能受到對方影響：

托瑞克醒來的時候，狼正在舔他的鼻子。他累得不想睜開眼睛，只是把身子挪近，臉緊貼那柔軟的皮毛，他覺得出奇地溫暖與安全——而且如此沉靜。沒有海鳥，沒有風，只有海洋的嘆息和狼的心跳緊靠著他自己的心跳。（《心靈行者》353）

同樣地，芮夫（Raff）也引用了榮格在論及強大的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s）時所說的話「不是這些人物由心靈狀況衍生而來，而是心靈狀況由這些人物衍生而來。」（69）每次他們產生互動並且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時，同時也彼此相互增長能量，強化對方內在心靈力量。

狼嗅出他的悲傷。覺得有點納悶。狼覺得非常快樂，他不再困惑，他知道自己此生的意義。當他還是幼狼的時候，他幫助「無尾高個子」擊敗厲鬼熊，接著在那個魚鳥島，他驅散那些住在未成年無尾身體裡的厲鬼。這就是他的使命：要幫助「無尾高個子」打擊厲鬼。…他不必再返回那遙遠山巔的狼群裡生活。狼一點也不介意，因為他從此以後就可以和他的狼群兄弟廝守，現在他只希望「無尾高個子」不要悲傷。（《心靈行者》420）

…他必須直接跳過去，並且信任狼，狼當然可以不費力起跳過三步遠，但是狼會記得他能跳過的距離有限。…托瑞克深呼吸一口氣，大步跳出去，…但狼就在那裡穩住他。(《食魂者》336)

托瑞克和狼之間緊密而且無法分割的關係，像是在個體靈魂中，潛意識和意識必須同時存在，就如同是彼此的守護者一般，在「自我」與「自性」得到統整後，才成爲一個健全靈魂。榮格曾在他的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中提到：「自體¹³，也就是我的整個存在，活躍地工作著。…是某種關鍵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覺得自體就是我自己，是個單一體，而這就是我的世界。」(256)，在《狼兄弟》一書最後，他們各自分開走入不同的世界中，托瑞克進入氏族文明社會裡，狼則跟著聖山狼群離開，但就算狼曾經和托瑞克嘗試暫時將彼此間的距離拉開，嘗試各自去明白自己 (self-knowledge)，並且思考自己的永恆本性及獨特性的本質究竟爲何；做爲彼此最重要的心靈元素，這樣的分離無法斬斷他們彼此之間的連結，在《心靈行者》(*Spirit Walker*)中，遠在聖山的狼心裡雖然掛念著托瑞克，卻又懼於雷電—「轟隆者」(*The Thunderer*)帶給他的不安，以及狼群間的情感羈絆，心中時時充塞著無法相聚的悲傷，直到他發現托瑞克所處的森林被「壞東西」侵入，才亦然決然拋開猶豫之情，前往尋找托瑞克。

有一股新的氣味飄進他的鼻子。不是獵者，也不是獵物…是不好的氣味，很壞，飄過森林。…突然間，他想通了。明知「轟隆者」時會追來，但是狼不能再遲疑，「無尾高個子」需要他。(69)

如同榮格所說的在心靈動向產生投射之後帶來的同一化 (identification)，也就是說將自己視爲與某人同一的意思，這樣的行爲創造了一個心靈世界，無論是心理還是形體都容納於此世界中，並且和世界融合爲一體，成爲其中的一部份。¹⁴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就像聖山狼群告訴狼的不變事實「一匹狼不會有兩個狼群。」(《放逐者》237)，狼最終選擇了牠和托瑞克的這個心靈世界，找到屬於讓牠認知到自身存在意義的狼群—就是托瑞克所在之處。然而，在這個心靈世界中，仍需要一個有智慧、有能力平衡「自我」和「自性」之間在整合時所面臨的衝突，並且從中提供協助的心靈元素角色，在

《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 Dreams and Dreaming*) 一書中，作者安東尼·史蒂芬 (Anthony Stevens) 提到：

心靈是多樣的人格部分組合成的，個體化的過程便是為了將分置的人格部分組成完整狀態時。安尼瑪 (anima) 乃是負責使潛意識與意識相連的中介，須有她從中撮合。(178)

在托瑞克和狼所處的世界裡，渡鴉族女孩芮恩 (Renn) 正佔據這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成為心靈中的阿尼瑪 (anima) 靈魂象徵。

四、與阿尼瑪的對話

和托瑞克相同，從小沒有母親陪伴的渡鴉族 (Raven Clan) 女孩芮恩，由父親撫養長大；不幸的是她的父親也在一次意外中去世，此後便由渡鴉族長芬·肯丁

(Fin-Kedinn)，同時也是她的叔叔照顧。擁有特殊魔奇師感應體質的她，雖然從小在渡鴉族魔奇師莎恩 (Saeunn) 的調教之下，學習不少關於藥草淨化與治療的知識，還有和自然宇宙產生共鳴與溝通的方法：

芮恩很了解夢境，因為她自己的夢境偶爾會成真，她年幼時還因此被嚇到，為了驅走恐懼，芬·肯丁央請莎恩教她夢境之事。渡鴉族的魔奇師引導她去探尋夢境底層的意義。『夢的意義往往不是表面那樣。』她說。『妳必須旁敲側擊，就在露水間追蹤形跡。』(《心靈行者》277)

雖然如此，她卻一直不斷抗拒著累積更多魔奇術知識，這都源自於深藏在她內心的秘密—母親是食魂者的一員—即蛇族魔奇師舍絲露 (Seshru)，害怕自己會變得和母親一樣是她內心最深的恐懼，同時也是她拒絕深入魔奇術領域的原因。

「莎恩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一些？為什麼是你？」

「我從來就不希望，但她就是會告訴我。她認為，等我長大以後應該會是一個魔奇師。」

「你不想嗎？」

「一點也不想！但我猜想—或許，一切自有安排。」(《狼兄弟》169-170)

與眾不同的身份（族長的姪女）以及她所擁有的神秘感應體質，讓芮恩和她所愛的渡鴉族人之間，始終有著一層無形的隔閡，在《放逐者》中，曾經是渡鴉族人，後來為水獺族女件的黛拉緹（Dyrati）就這樣說過：

走開一點！我已經告訴大家妳是個什麼樣的人了！我已經把我們以前在妳背後說的悄悄話告訴大家了！妳及妳那雙黑漆漆的眼睛、還有妳那些會變成事實的夢境。妳是不祥的，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不論是誰，只要一靠近妳，就一定要遭殃！（《放逐者》216）

因此，變得堅強並且專注在狩獵的技術上，成為族裡數一數二的神射手，是她在氏族中唯一能克服孤獨的寄託。以芮恩的角度來說，初見托瑞克和狼時，她仍維持那個心靈表層的「我」，還未意識到心靈其他層面的象徵已反映在他們身上，因為陌生，所以採取抗拒和敵意卻又帶著好奇的本能反應：

『你怎麼什麼都不懂啊？』女孩嘲笑他。…芮恩還一直瞪著托瑞克，…她從自己的背包裡拿出一個鹿皮袋子，把小狼丟進去，然後把袋口綁起來。…「你最好走快一點，否則我就把牠往樹上一撞。（《狼兄弟》83-85）

魏蘭-波斯頓（Wieland-Burston）在《孤獨世紀末》一書中提到：「覺得孤獨的人，其實是因為他的心靈缺乏共鳴的情形相當嚴重，是因為他對自己欠缺了解所致。」（84）長期以來，芮恩雖然擁有芬·肯丁的照顧關愛，而她也愛她的族人，並以她所身為的氏族為傲，但是在氏族中始終格格不入，藏在表面之下的孤單便轉化成力量，嘗試用成就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偽裝成堅強的樣子，驍勇善戰，不讓軟弱和憂傷存在。於是，她成為一個強悍的神射手，在狩獵技巧上不輸給族裡的男子「…狩獵一定要專心。在她狩獵的時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她分心」（《食魂者》328）。不過，在和托瑞克與狼相遇之後，她對於氏族社會文化（如儀式、禁忌等）的認知，還有對靈界的特殊感應（像是夢境），卻讓她能在托瑞克這個體靈魂組成部分裡，發揮其作用和功能，從旁協助托瑞克（自我）掌握情勢來妥善處理眼下該做的事情。

「這是一條深入靈界的道路。」芮恩曾這麼告訴他，努力向他解釋這些對於她—如追蹤對於托瑞克般自然的事情。「一條前去觸摸納路亞克（Nanuak）的道路。」

但是你務必要小心，那就像是把腳浸在湍急的河水裡，如果踩得太深，你就會被沖走。」(《放逐者》76)

在他們一同攜手經歷過許多困難和危險之後，她漸漸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像是在《狼兄弟》中，他們必須尋找納路亞克(Nanuak)－是世界靈(World Spirit)三項實體象徵，他們毫無頭緒，只知道一則訊息模糊的謎語：「萬物中至深，溺斃的視線。萬物中至古，岩石的咬噬。萬物中至冷，最暗的光芒。」(169)，他們的任務就是在萬物中辨認出三項納路亞克，並且帶著它們到聖山去請求世界靈的協助，以消滅藏在惡熊體內的厲鬼。爲了氏族的存續，仍對氏族懷有深厚情感的芮恩，相信托瑞克就是預言中能達成任務的人－「傾聽者」，因此便在前往聖山的路途上幫助托瑞克渡過難關。

他不記得自己有爬坡。一定是芮恩把他拖上來的。他很訝異，她是怎麼辦到的。…
狼正在洞窟背後嗅著，芮恩則坐著整理草藥。托瑞克的背包、靴子、箭袋和弓全都整齊齊放在她的後面。他明白她一定花了很大功夫才把這些東西帶過河來。
(《狼兄弟》190)

在文本中，芮恩時常在幫助托瑞克的同時，自己也陷入內心的掙扎和面對困境時所做的艱難決定，比如說身爲渡鴉族的一份子，她必須在氏族(包含對芬·肯丁的愛)和身爲托瑞克的朋友，這兩種角色中抉擇：

她嘆了口氣。她真正想說的是：「我真的真的好想念我的族人；我好怕芬·肯丁永遠也不會原諒我幫你逃走；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去追蹤熊，根本就是自殺的瘋狂行徑；我有一種恐怖的預感，我們會到一個我最不想去的地方；我很擔心，我根本就不應該在這裡(《狼兄弟》259-260)

本能反應和情感因素都促使著她義無反顧地抓住各種機會，盡其所能運用各式方法幫助托瑞克和狼，當氏族律法規定任何人都不能提供放逐者任何幫助時，所有人都放棄托瑞克，並且嚴格執行氏族律法－若搜捕到放逐者，格殺無論。她仍舊無視於魔奇師莎恩的警告，暗中協助托瑞克。但是，在她內心深處，和氏族的連繫以及對於失去歸屬之地的恐懼，卻無時無刻在拉扯她的心靈，在扮演托瑞克和狼堅強後盾的角色背後，這樣的不安時常會在她心頭湧上。

那天晚上，芮恩在斧柄河畔……內心感到非常寂寞、恐懼。破壞氏族律法，嚴重性遠遠超過她先前所想的狀況。因為這麼做，她就等於讓自己和她的氏族，以及芬·肯丁就此斷絕關係。（《放逐者》178）

芮恩的生命中除了芬·肯丁之外，托瑞克和狼是最重要的朋友與親人，同時也是靈魂的一部分，芮恩對於托瑞克和狼不求回報地付出心靈上的支持和全力協助，這些力量都是整個個體靈魂在面對危機時堅強的後盾，芮恩的種種作為不斷地在他們這三者關係裡活躍作用，除了撫慰托瑞克（自我）心靈上的不安，

「一切自有安排。」芮恩先前這麼說。很奇怪的是，這句話給了托瑞克一種力量。

他就是「傾聽者」。他曾發誓要找到聖山。這座森林需要他。他將盡最大的努力。

（《狼兄弟》170）

還有，她有別於狼自然天性的特殊力量——對草藥和氏族的認識——如調製覆蓋在傷口上緩解疼痛的藥膏，或是告訴托瑞克氏族裡的禁忌「『不可以讓它（納路亞克）碰到皮膚，否則屬於你的世界靈魂也會被它吸去。』」（《狼兄弟》192）；還有，她所擁有的魔奇師天賦——如對夢的顯現解讀，以及關於世界的運作等，如此一來，筆者便試圖將芮恩這個同時也具有個體自主性的靈魂，視為「以托瑞克為自我」心靈中阿尼瑪原型的具體象徵。

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中榮格認為「原型」，其實是生命本身的組件，這不只是一種純粹的哲學概念或是某種固定機制系統的一部分，而是要回歸到情緒的體驗，把各種形象和個體的真實整合起來，因此，所有的原型都不會有任意或是普遍統一的詮釋，而是要和個體的生命處境結合，才能進行解釋。¹⁵原型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個別性極強的特質，又加上它原有無法掌控的自主性，芮恩之於托瑞克會擁有不容取代的重要地位，其中一個原因是基於托瑞克一出生就失去母親，從小未曾和女性接觸。就像在前述第貳章中已經討論的阿尼瑪概念，在榮格的原型分類中，把它和阿尼姆斯（animus）形容為「靈魂塑像」（soul-image），這是因為它們帶來的經驗具有極強的影響力，個人如果對於這類意向愈是不察，就愈有可能把對於此種形象的渴望投射出去。

他對母親知之甚少，可是他經常會想到她：就像一股溫暖的源頭，甚至陪他度過最酷寒的時節。他深愛她，那是根本不需多想的，他一直相信她也深愛他。可是，她卻宣告他沒有氏族…那感覺好像是她不要他了。（《放逐者》58）

以托瑞克的成長經歷來看，追蹤和狩獵技巧是由父親所傳承下來的，而原本該都是母親帶領著他瞭解關於世界裡的種種知識，如氏族社會儀式，或是關於異世界的種種，卻在母親缺席的情況下，只能具備貧乏的認識，他所擁有關於她的一切，僅僅只有一個能夠隨身攜帶的藥罐；但在遇見芮恩之後，她便成為他內心阿尼瑪的投射對象，承擔起原該由母親身上所得到的心靈上情感寄託，還有實質上提供引導建議等協助的責任。

芮恩是出現在托瑞克生命裡的第一個女性。她在許多的關鍵時刻，都能運用其敏銳的直覺感應，察覺到托瑞克的情緒，「『我想這是一個好兆頭，』芮恩說道，彷彿讀到了他的心思。」（《狼兄弟》201）並且以她的智慧和判斷，來幫助托瑞克面對困境與挫折，這樣也使得她成為榮格所說，個體靈魂中阿尼瑪的象徵，有了她所代表的陰性特質存在，讓個體的心靈能全面性地感知到各種情況所必須產生的應變，並且讓意識中的自我能產生篤定的信賴感，因而更有力量應付未知的一切「托瑞克現在知道她是

可以信賴的。她冒了很大的風險幫助他們，倘若沒有她，自己不可能順利脫逃。這是一種全新的感覺，終於有人站在他這一邊。」（《狼兄弟》167）。芮恩的形象在托瑞克的生命中，除了經常以其睿智的思維引導自我（托瑞克）走出沮喪和絕望的泥沼之中，就如同一位母親處處為所愛的孩子設想，並在適當的時刻給予建議；另一方面，她冒著可能觸犯氏族律法的可能，決心鼓起勇氣盡最大的力量，一路上陪伴著托瑞克和狼克服重重的困難，就像母親無私的付出：

「我的膝蓋快不撐住了，」他喘著氣說：「我不行—」

「你行的，」芮恩激勵他，「快點往上抓，我會拉住你—」（《狼兄弟》283）

由另一層面來看，芮恩和托瑞克雖然都失去父親，但芮恩仍擁有渡鴉氏族（Raven Clan）族人和其族長，也是她的叔叔—芬·肯丁（Fin-Kedinn）作為她的情感支柱，與托瑞克除了狼之外，再也沒有其他依靠而陷入孤獨的情況不同，而這樣對於氏族強烈

的向心力和情感，也成為她可以帶領從小和氏族社會脫節的托瑞克，認識不同世界—氏族社會的憑藉「他從小就和爸浪跡森林四處紮營，從不多做停留，最多兩天就拔營離開，始終居無定所。…一直到去年冬天為止，托瑞克從來沒見過那麼多人。」（《心靈行者》75），原本將孤寂之感深藏在心中的芮恩，在與托瑞克、狼歷經許多危險、考驗的過程中，也建立起屬於她自己的精神寄托歸屬，瞭解自己的存在意義和使命，在《食魂者》中，爲了要摧毀火焰蛋白石（fire-opal）的碎片，阻止食魂者拿來控制厲鬼以統治世界的企圖，她必須選擇鼓起勇氣，讓自己的生命與石頭碎片，和被碎片吸引的厲鬼一同陪葬，

…再也沒有拖延的藉口，就站起身來，死亡面具早已畫在她的皮膚上，火燄蛋白石沉重地掛在胸口。…她將帶領厲鬼走向黑暗之地。…那裡—她心想—將是她永遠的葬身之地。（《食魂者》353-354）

從個體靈魂中的阿尼瑪具體象徵作用來看，芮恩目的是要將危害世界的陰影去除，但與此同時，她也同時解決了自己和托瑞克的外在陰影象徵。在《夢，私我的神話》一書中，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也曾說「幫助人們適應人生典型境況的各種原型系統之中，以涉及異性的原型最為重要。（contrasexual archetype）」（266）這類在心靈中所產生的「相反性情結」（contrasexual complex）成爲促使象徵意義產生外顯作用的因素，並且成爲構成心靈的重要元素和主觀表現，能讓潛意識和意識中的自我產生調和，提供個人內在心靈與外在環境適應的方法，找到平衡的基點。因此，相對來說，狼以及托瑞克，同樣也是芮恩的阿尼姆斯（animus）具體形象反映，本論文曾於第貳章裡，提及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女性個體心靈中的阿尼姆斯象徵隨著時日的改變，將會以不同的面貌顯現出來，除了芬·肯丁是爲芮恩心中長期以來睿智沉穩的代表之外，托瑞克和狼的出現，也展現另一種勇敢堅毅的形象，同樣的成長背景拉進了他們的距離，爲芮恩逐漸成長的心靈，注入更多自立的力量，並且從中意識到自身的定位，得到精神上的喜悅與滿足「芮恩好想告訴狼自己有多高興見到牠，想問牠是不是已經找到托瑞克，但她不知如何開口。」（《心靈行者》137）；而在男性心靈中的阿尼瑪形象卻只有一個，芮恩以阿尼瑪的形象出現在托瑞克的心靈時，一方面仍舊保有

其自主意志，如對於魔奇術使用的抗拒，以及就算被氏族排拒仍努力找到存在位置—成爲神射手的企圖心；另一方面作爲個體靈魂組成元素，也始終堅守以理解包容的態度調和自我意識的立場作用：

「如果我失去狼，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她終於了解托瑞克的意思。他一出生，母親就死了，然後惡熊殺死了他的父親，他從來沒有見過其他族人。他是她見過最孤單的人，儘管她自己也失去過親人，但她知道，對托瑞克來說—就像對於亞酷米克¹⁶—這樣的悲傷記憶還太過鮮明，如果他失去狼…她在心裡揣摩，要如何解除他心中的疑慮。（《食魂者》135）

藉由芮恩（阿尼瑪）增加和人群的接觸的機會，托瑞克（自我）發現隱藏在內心深處，從前沒有意識到，也沒有機會意識到尋找歸屬感的渴望—他將芮恩所屬的渡鴉族視爲自己親近的族人，還有在《心靈行者》中，他踏上奶奶所屬的海豹族領域，將海豹族的人都視爲自己的親人，也因爲芮恩的牽引，讓他在過程中瞭解到自己真正情感寄託的所在；從某部分來說，芮恩和托瑞克的處境其實很雷同，他們都擁有與眾不同，連自己都無法完全理解的強大力量：芮恩的魔奇術（Magecraft）以及托瑞克心靈行走的能力，這使得無法被理解的孤寂和無法掌握的恐懼感受經常會浮出心中，比如說芮恩在族人心裡的評價，或是托瑞克得知自己爲心靈行者之時的抗拒：

芮恩其實頗爲惱怒，但仍順從地跟上去。當她經過的時候，人們對她投以警戒的眼神，就像他們對魔奇師的態度。他們越來越將她視爲芮恩的助手，芮恩痛恨這個情況。（《心靈行者》115）

托瑞克雙腿一軟跌靠在岩石邊，全身發抖，他一點都不想與眾不同，偏偏造化弄人…「我不想與眾不同，這是一個詛咒！」（《心靈行者》334）

對於自身存在價值充滿懷疑和不安的兩個靈魂—相遇，除了同心協力面對外在挑戰，同樣也在情感上彼此依賴，產生互補。如同《人及其象徵》便有著對於阿尼瑪在個體靈魂中作用的敘述「無論何時，只要一個男人的邏輯思維無法辨識隱藏在潛意識背後的事實，安尼瑪（anima）也就幫助他把它們發掘出來」（弗蘭茲 217），如同榮格的自

傳中，曾提及潛意識中阿尼瑪的原型會帶給個體靈魂深遠的影響，在文本當中，芮恩帶給托瑞克的一切其實原本就存在於他的生命中，只是藉由她呈現出具體的形象來喚醒沉在內心深處的記憶：

男人的阿尼瑪具有強烈的歷史性格。潛意識的人格化可歸返到史前歷史，具體呈現出過去的內容，向個人提供他應該知道關於史前的一些因素。對個人來說，阿尼瑪就是過去存在，至今仍然存在於他身上的全部生命。（《回憶·夢·省思》360）

而這也正是芮恩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對托瑞克來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她能在托瑞克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告訴他關於原本他一無所知的事「『那是警告，』芮恩低聲說，「你有沒有看到中指上的三條橫棍？那是代表力量的線條，趕走邪靈。」（《狼兄弟》226），也能在托瑞克心煩意亂的不安時刻，以自己的思維邏輯，還有她對感應夢及象徵的特殊體質，有力且客觀地指引他行動的方向並且給予力量—有形的諸如治療或是淨化的藥草，無形的則是心靈上的鼓勵和支持。

「最好把這個帶著。」芮恩遞給他一捆樺樹纖維。

「這是什麼？」

她看起來很驚訝。「不是你要我準備的嗎？我整晚沒睡，連夜趕工作出來的！」

…「我在裡面還放了一些淨化的藥草。」芮恩說。

「為什麼？」

「嗯，萬一—如果你殺了那隻熊，你就會變得不潔。我是說，不管怎麼說，牠還是一個狩獵者，是這個森林裡其他的獵者，就算被厲鬼附身了。所以，到時候你必須淨化自己。」

真不虧是芮恩，總是設想得如此周到。令人安慰的是，她真的相信他會有勝算。（《狼兄弟》352-353）

以榮格的觀點來看，他認為對立面的法則在人的心靈塑形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對立也是宇宙萬物靈魂中固有的，這當中包含了善惡、冷熱、男女等等，否認任何一方都會打破平衡和失去完整。阿尼瑪（anima）被普遍解釋為男性身上一直存在以女性方式運作的陰性基因，被召喚進生命中維持心靈的平衡，但是這並不會阻礙其原有的

自主性。但是，綜觀來說，托瑞克（自我）和芮恩（阿尼瑪）之間，他們的成長實際上是同步的，各自同樣經歷過孤獨無依的過程，在尚未認出彼此在心靈中份量時，輕易地拋下對方，像是托瑞克自己獨自上路去尋找治療惡疾的藥方，讓芮恩開始憤怒不安「只要一想到他，芮恩依然怒不可遏。他根本沒資格當她的朋友，朋友絕對不會不告而別，只留下一個畫了圖的小石子。」（《心靈行者》116），但卻仍在彼此需要對方的時候，不由自主的湧出無以名狀的生命連結，而逐漸能成熟地攜手面對困境，發現到彼此的優點—例如芮恩對於氏族社會中儀式的熟悉，「他們是柳族人！當然值得信任！他來不及阻止，她已經跑出去衝向他們，雙手握拳放在胸口象徵友好。他們一看到她就露出了微笑。」（《食魂者》15），還有托瑞克對傾聽森林訊息的追蹤能力，「他彷彿進入一種恍神的狀態，鉅細靡遺地檢視道路上的蛛絲馬跡，並且往往能夠找出一些連大部分成年獵人都會漏失的細微線索。」（《狼兄弟》260），瞭解在合作的過程中有了對方的支持，才能彌補自身不足，彼此之間理性和感性的心靈相互作用交流，更加融合和貼近，讓個體靈魂的力量更加完整，就算在各自在得不時面對來自內心衝突和外界壓力，仍能克服恐懼，勇於面對未知黑暗的挑戰，這也正體現了榮格對於阿尼瑪/阿尼姆斯在心靈中的作用，像是芮恩體會到她的使命—無可避免得犧牲自我生命，來換取氏族的平靜，以及讓托瑞克與狼脫離危險，靈魂中無形的情感連結便和自然有所感應：

當她仰望著新月那純粹皎潔的白光，芮恩感覺到內心的勇氣躍然升起。月亮是永恆的獵物：永遠在天空逃逸，永遠被捕捉與吞噬，但也永遠會再度誕生。它忠實地為所有的獵者與獵物照路，甚至在太陽死去的嚴酷寒冬，依然不改初衷，無論發生什麼事，月亮永遠都會回來，她也一樣。（《食魂者》239-240）

由過程當中看見芮恩在帶有原型的個體自主性同時，也逐步體現了她融合在與托瑞克、狼這三者組成的心靈當中。在榮格的研究中，當阿尼瑪在男性心靈中作用時，通常只以一位女性的形象出現，但是藏在女性心靈中的阿尼姆斯卻能因時日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男性姿態。而若以芮恩為一個體心靈來說，出現在她生命中的芬·肯丁、托瑞克、甚至是狼，都可以被詮釋為阿尼姆斯的投射對象；相反的，托瑞克和狼（同

樣也自小失去母親)的唯一阿尼瑪投射對象則是芮恩,「不管牠是誰,芮恩心想,其實都尚未成年,即使牠看起來很成熟,內心深處仍是一隻小狼。」(《心靈行者》136)這也再度說明了,在個體靈魂中,阿尼瑪的無可取代地位,正如同芮恩在托瑞克、狼心中的份量一般。在《人類心靈的神話》一書中,常若松解釋了榮格更進一步延伸阿尼瑪在靈魂塑形和成長的過程中的作用「榮格把阿尼瑪設想為自然滋生的象徵,認為它代表了精神生活中一切發於先天的要素…」(214)而這樣的特性讓阿尼瑪、自我、和自性三者之間的互動、調和,甚至是產生衝突時,在意識和潛意識之間如何交流整合,另一方面,若將視野範圍拉大,並非只以托瑞克內心的女性心理投射形象出發,而將芮恩代表的形象視為心靈的情感層面,又能夠將心靈帶往什麼樣的層次?本文將把這個部份放在下一節探討。



第二節 由沉潛到外顯—一個體靈魂塑形的儀式

一、關於儀式

在遠古世界中的生活中，儀式的舉行對當時的人們來說至關重要，這對他們來說，是生活中對於未知宇宙所存有的必然性秩序，一種具體的表現，能帶領他們找到生存意義的憑藉，讓心靈安定的力量來源。在《遠古幽暗的紀年》(*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系列中，象徵心靈中意識自我的托瑞克，與代表潛意識自性的狼及阿尼瑪原型—芮恩，他們的相遇和彼此間衍生出無法輕易割捨的情感連結，以及共同或各別面對考驗的種種經歷，就像是個體心靈中的各個靈魂組成元素在靈魂整合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儀式，經過這樣的融合儀式，就能使心靈圓滿，而這樣的儀式其實會隨著時間在生命中不斷在進行和變化，直到生命消逝的那天。在《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ing the Heroes Within*)中，作者皮爾森曾說：「對內心的探索就是進入靈魂領域的一個儀式。」(19)，以文本來看，托瑞克出生於遠古世界中，一年中變化最大的夜晚—中夏夜¹⁷(Midsummer)，這樣的巧合似乎注定他這一生得背負著不斷面對改變的命運，就如同意識中的「自我」(ego)在生命歷程中也將持續地和潛意識作用，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重塑靈魂的儀式，使個體心靈能達到完整。而榮格也認為，以靈魂的精神層次來看待人生，如果只著重在自我的層面，那麼身而為人最珍貴的價值也就消失。因此，榮格分析心理學最重要的概念，便是將意識和潛意識統整，讓個體靈魂中的「自我」(ego)和「自性」(self)存在著良好互動，各心理對立面互相協調統一，使人們感受到自身的獨特性，達到心靈的平衡，達到內在靈魂自我完善—這樣的過程被榮格稱之為「個體化」(individuation)，目標在於實現真正自我。《人及其象徵》其中一位作者約瑟夫·韓得生(Joseph L.Henderson)也提到關於榮格的這一概念：

我們每一個人生來就有一種渾然一體的感覺(wholeness)，一種強而有力的完整自體感。在個體成長的過程中，個體化的自我意識是從本我(self)¹⁸—心靈整體當中慢慢浮現出來。(140)

實際上，皮爾森在運用「儀式」這一名詞來形容內心探索的過程是非常貼切的，尤其是以佩弗這一系列以遠古世界為背景的文本來看，這個世界中的人們在生活中比

現代人更爲依賴各種儀式的進行，就像是魔奇術對氏族社會的重要。

「魔奇術共有五種。」芮恩那時對他說：「傳送 (Sending)、召喚 (Summoning)、淨化 (Cleaning)、綁縛 (Binding)、切割 (Severing)。這個儀式要做的就是淨化，還有一切割。……你必須準備四樣分別代表氏族四大元素的物件：森林、冰地、高山、海洋。……」(《放逐者》77)

在《社會人類學》(*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一書中，作者喬伊·漢德瑞 (Joy Hendry) 曾引用在人類學領域中，對於「儀式」概念定義有重要地位的法國人阿諾·范·季內 (Arnold van Gennep) 在 1910 年著作的《生命儀禮》(*Rites of Passage*) 所提到的儀式是個「以更廣泛的角度或社會觀點來看待，從一個世界過渡到另一個世界的過程。」(120)，「自我」(ego) 要跨越意識的層面，以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例如文學或藝術形式，甚至是夢的語言和潛意識接觸 (當然，這其中包含了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並且在經過層層關卡和各靈魂組成元素相互作用的消長之後，個體心靈/靈魂最終融合爲一體，昇華到更高的層次，這也可說「過渡到另一個世界」的一種象徵。因此，就像是梭梅所說的「符號是儀式的入口」(163)，爲了要讓意識中的自我(ego) 和潛意識世界裡的各種「生靈」溝通，並且維持平衡又親密的關係，儀式中各種象徵，本身就具有能夠喚醒自身深層情緒活動的作用，對人類來說，將其辨別出來，嘗試瞭解其背後意義，這是必要而且重要的過程。在托瑞克的世界裡，人們也都是以「儀式」來和世界溝通，這也是氏族中魔奇師 (Mage) 和魔奇術 (Magecraft) 的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因爲他們能讀懂和感覺自然中各式象徵意含，以另一個有別於意識自我的心靈實體來看待世界，並且遵循自然律法，對於個體靈魂和宇宙之間的關聯才能有深刻的瞭解，幫助族裡的人不受恐懼或疾病的危害。而這樣的「儀式」若以榮格的心理學觀點來看，就成爲他所說的自我心靈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 歷程。

以榮格的概念來說，維持內在心靈整體的和諧是最高原則和目標，而在個體化過程當中，傾聽自己的聲音，特別是來自自性 (self) 和阿尼瑪 (anima) 的聲音最爲重要。就像是托瑞克在面對接踵而來的困難和挑戰時，無論是任何棘手的情況，狼和芮恩之於他在心靈上的安撫，還有實質上給予解決難題的客觀建議和行動。例如在托瑞克知

道自己被宣告沒有氏族之後的不安，芮恩和他說的話：「『可是我若不是狼族人，那我到底是什麼？』他問。她嘆了口氣。「你是狼的狼群兄弟，你是我的朋友，而那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放逐者》68）或是在極地當中發生雪盲，暫時無法看見世界時，是狼當他的眼睛，

「無尾高個子」哽咽一聲，把臉埋在狼的頸背裡。突然間，狼明白了，喔，他可憐、可憐的狼群兄弟，他看不見了。…狼靜心等待他站好，然後用有如新生幼狼的緩慢腳步往前走。他一定會照顧「無尾高個子」…（《食魂者》322）

反之，「自我」若是關起傾聽內在聲音的那扇窗，則容易陷入危害靈魂的險境中，且讓心靈的各元素分裂，嚴重程度的話則會形成遠古世界中所說的「靈魂生病」—存在於人類體內的三個靈魂：世界靈（World Spirit）、氏族靈魂（clan soul）、名字靈魂（name soul）破碎四散，無法聚合，像是在《心靈行者》中感染惡疾的渡鴉族人歐斯拉克（Oslak）面對靈魂流失卻無力抓住的恐懼與不安「『生病？我哪有生病？』他說著全身顫抖起來：『但我卻無法守住我的靈魂。』…只見歐斯拉克還在抓癢，『流失了！』他喃喃說著，…」（《心靈行者》18-19）。若是以此概念延伸至托瑞克的個體心靈層面來說，有時自我將阿尼瑪（芮恩）的話置之腦後，只憑藉一股衝動在行動，便經常會犯下令自己事後懊悔不已的錯誤，這同樣也是意識中的自我過於強勢的表徵：

他忽然停住動作—她帶走了火燄蛋白石，厲鬼一定會去追牠。想到自己之前對她大吼大叫，托瑞克頓時感到羞愧難當。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她帶走火燄蛋白石已經是最勇敢的事情了，而且她還整晚沒睡，一直在守夜。「而你卻只會吼叫。」他在心中自責不已。（《食魂者》315）

而在《放逐者》當中，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要孤立托瑞克，企圖控制他依照自己的命令行事時，就是切斷他與自己內在聲音—狼之間的連接，「『無尾高個子』有點奇怪。…不再傾聽狼說話，甚至也不聽森林聲音，而且他開始做一些很壞的事情。」（《放逐者》130），與心靈中的重要部分失去連繫，無法聆聽真實且值得依賴的訊息，自我（托瑞克）則很容易迷失在混亂裡，找不到出路。

佩弗所創造的這個遠古世界雖然距離今幾千年以前，但是，現今仍有許多原始部

落的人們仍然遵循著和托瑞克、芮恩相同的思維以及生活模式。榮格本人也曾多方參考了世界各地原始住民心靈觀和世界觀，從其中發展其心理學中的原型概念。《非洲馬里多瑪》(The Healing Wisdom of Arica)一書中，作者馬里多瑪·派崔斯·梭梅(Malidoma Patrice Somé)在論述其部落的「儀式」觀念時，便有許多和榮格發展心靈/靈魂概念歷程相似之處：

儀式的進行始於認識象徵物體與動作。…儀式超越語言，使我們能夠和另一世界溝通與互動…在舉行儀式時，人們必須暫離語言的世界，盡可能留滯於人類經驗中的譬喻與象徵領域裡。這是靈魂與精神的居所。(224)

榮格在探究抽象心靈面貌的過程中，也先試圖由夢境或是神話當中尋找具體象徵，抽絲剝繭拼湊出屬於全人類內心中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集體潛意識心靈，再結合每個個體不同的獨特性，逐漸描繪出屬於個體靈魂當中，無法以精確言語形容，卻真實感受到的另一部分，這樣的過程就有如儀式以同心圓的方式由外向內，再由內向外來回流動作用一般；另外，梭梅也談到，儀式的目的，是要提高自我知覺意識的程度，因為在我們所居的可見物質世界之外，還有許多精神性的心靈真實存在，卻因為只能體驗，無法被「有形地證實」而被認定為不存在或虛無縹渺：

我們心靈之所知極豐，只是我們不願去承認，或沒有能力承認，我們可以見到的事物不可勝數，只是我們不願接受這個事實。精神和心靈是合一的。它們的眼界較廣，遠遠超過我們在凡人世界之所見。(34)

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中，個體化歷程的最終目標即是要將存在於心靈深處，以部分人格角色呈現出的原型，以及能意識到的自我，整合成為更統合的主體核心結構，達到完善的形態，將潛意識心靈的運作藉由象徵體驗來使自我感受到與心靈真實面貌之間的關聯，讓自我察覺到不同的心靈層次，以個體靈魂中心的整合來繼續與其他存在於潛意識的原型產生交互作用。托瑞克(自我)、狼(自性)、芮恩(阿尼瑪)要在此核心靈魂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必須經歷過這般有如儀式進行的融合過程，顯現出拼湊個體心靈的必要和重要性—讓靈魂得能到調合與平衡。

二、個體心靈的初步整合（個體化歷程）

榮格在《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Menschenbild und Gottesbild*）裡曾經提過個體化歷程自古以來都是在潛意識裡進行的，「當個體化歷程被意識時，意識為了這個歷程而必須面對潛意識，在對立者之間尋求調解。」（328）。但是，由理性的邏輯思維角度來說卻無法辦到，因此，人們就會嘗試將潛意識中自然產生的象徵，放大到意識裡的這種非理性方式，來統一對立的象徵。而「自性」就是這個歷程的核心象徵，它的構成元素既是意識的，卻也包含潛意識內容，代表著人的整體性；另外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中他也曾提到：「只有在我的自我注意到它時，我才能使它成為現實。…只有在個體對個體化過程有所察覺，進而與其建立活生生的聯繫，這個個體化過程才是真實的。」（190）

一開始，對於托瑞克（自我 ego）來說，雖然會說狼語讓他能和小狼溝通，但是長久以來的孤獨，以及帶著剛失去父親的傷痛，使得他和小狼之間仍有著某種程度的隔閡和距離，「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因為他開始意識到，就算他懂狼的語言，他畢竟並不是永遠也不能成為真正的狼。就某些方面來說，他和小狼間永遠有隔閡。」（《狼兄弟》312-313）。在他尚未認知到自己和狼實際上彼此互為「自我」和「自性」是同一靈魂的兩種面向之時，常常帶著失落和不確定，還有無法理解的敬畏之心來看待他和狼之間的關係：

托瑞克現在知道狼的語言是很複雜的，揉合了姿勢、表情、味道和聲音。…現在托瑞克已經可以看懂很多，雖然那並不像是一種學習，而比較像是回想。…不過，他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他永遠也無法掌握的，因為他畢竟並不是一匹狼。他稱之為「狼的感應」—小狼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應力，可以洞悉他的思想和情緒。…狼也有牠自己的情緒。牠有時候是一隻小狼，……但在其他時候，牠卻是托瑞克的守護者…（《狼兄弟》73-74）

但是，對於狼（自性 self）來說，牠所代表的就是托瑞克這個體靈魂裡的中心，藉由狼的形象顯現出來，因此，牠的角色可以是兄弟、朋友、守護者等等，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個體獨特的存在性，所以像是在《放逐者》中，托瑞克的靈魂被蛇族魔奇師

舍絲露（Seshru）控制，讓他無法理解自己、理解狼、理解世界時，狼始終陪伴在托瑞克身邊，就算是自我（托瑞克）的心靈之眼有時候會被蒙蔽，仍然不離不棄，

情況愈來愈糟了，壞東西正從裡頭啃噬著他，就好像狼在「巨大的冷」時，壞東西啃噬牠的尾巴一樣。狼很擔心，一直尾隨著狼群兄弟，只是沒讓他看見，因為「無尾高個子」叫狼走開，雖說如此，但狼還是緊緊守著他。（《放逐者》130）

無論是以帶給托瑞克無形心靈的力量，還是實質上對托瑞克對抗邪惡厲鬼的有形幫助，狼都竭盡全力給予最大的支持。就像是傑弗瑞·芮夫（Jeffery Raff）在《榮格與鍊金術》裡所說的「……自性的形成（formation）永遠不會完成，因為永遠都有材料要整合到中心（或說與中心取得協合），但自性的力量會愈來愈強，他的聲音和組織力終將占上優勢地位。」（54），在個體化的過程中，這個中心會努力對於意識中的自我表達其存在，但有時因外在影響產生情結或其他原型，甚至於自我的聲音會和這個中心抗衡，也往往掩蓋了他的聲音：

狼打獵歸來，…準備一躍而上，和托瑞克作伴。**不行，待在下面。**托瑞克用狼語對他說。狼坐下來，盯著他，十分困惑。托瑞克強迫自己別去注意牠，他即將要做的事狼是不會明白的，而且他也不知該怎麼告訴牠。（《放逐者》76）

不過，自性的特質之一，便是有能力容納對立的兩方：善惡、男性女性、內在外在、精神面或物質面都容納兼收，而這樣的包容力量，成為自我（托瑞克）對自己的存在產生質疑和不安，或是面對陰影黑暗勢力時的重要精神依靠，如同托瑞克在瞭解到自己具有心靈行走的特殊能力時，對於自身存在價值，以及接下來所必須面對的挑戰產生懷疑與不確定之時，狼仍然以其自然包容的姿態接納托瑞克，不因他的特殊而另眼相待；相對的，狼對托瑞克在情感上也是同樣依賴，就算牠曾經嘗試著離開，和聖山狼群一起生活，或是由於黑暗力量的介入，使得他們的心靈暫時停止交流，但是在他們之間緊緊相繫的那條命運之線卻是剪不斷的，彼此在對方生命裡的重量沒有別的事物可以取代，因為「他們就是彼此」。

悲傷就一個看不到的兄弟，跟著狼一起奔跑。好想念「無尾高個子」，…不知道有多少次，狼獨自跑開並嗥叫呼喚著他，也不知道有多少次，狼不知所措地繞著打

轉。他感到左右為難，深受聖山的牽引，卻又如此思念著他的狼兄弟。…他們不會懂的。他和「無尾高個子」是一個凝聚力很強的狼群。（《心靈行者》67）

這個「凝聚力很強的狼群」其實也就象徵著個體靈魂中自我和自性之間的緊密連結；在文本中，個體化的儀式過程是一步步循序漸進的。一開始自我和自性之間尚未建立明確的連接之前，外界的干擾很容易就能將兩者分開，造成內心的不安。就像狼和托瑞克他們不在對方身邊，彼此便會不斷地尋找對方（以狼嚎或是嗅覺），了解對方目前的境況，並且確認對方安全地存在，給予回應之後才能安心，心靈得到平靜。而這就像是榮格在探討「自我」和「自性」之間關係時，曾對於十六世紀的煉金術士鐸恩（Gerald Don）提出的「結合」（coniunctio）所做的研究。一開始當自我發現潛意識中自性的存在，開始去注意，並且試圖了解它的本質，聆聽它所要表達的訊息，接著自性漸漸在心靈中開展到某個程度之後，便開始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和世界，並且和意識中的自我結合，再也無法分開。¹⁹因此，經常能在文本中發現他們對於彼此的需要和呼喚，

在營帳遠處的一端，忽然有一聲寂寞的嗥叫飄盪在霧濛濛的晨空中。**你在哪裡？**

狼呼叫著，**你這次為什麼要丟下我？**（《狼兄弟》133）

他們之間除了能以聽得見（有形）的呼嗥來連繫彼此，「『你在哪裡？』托瑞克發出孤寂的嗥叫，在那張碩大的石臉上迴盪。『你在哪裡？』山谷的回音對他嗥叫。」（《狼兄弟》245），也能在心靈上來回交流作用「突然間，在號角聲之外，他聽到了一聲狼嗥。**你在哪裡？**一聽到這個聲音，托瑞克的心馬上明白過來，他不能丟下狼，一定要設法救牠。」（《狼兄弟》138），若是意識到即將失去對方，除了恐懼不安，痛苦也是加倍「他胸口那陣古老的痛苦再度被撕裂。先是爸，現在又是狼。喔，不，求求你，請不要奪走小狼……」（《狼兄弟》245）。當個體化過程一旦進行到這個階段，托瑞克（自我）逐漸認知到狼（自性）在生命裡的重要，瞭解到「沒有狼的存在，他就不會完整」，並且和狼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關聯之後，芮恩（阿尼瑪）的出現也開始對托瑞克（自我）產生影響。自小就隨著父親在森林中到處遷徙的托瑞克，從來就沒有過「屬於某個團體」中的歸屬和認同感，事實上，就如同被「隔離」了一般，除了父親、森林，他一

無所有，「他感覺自己一無所有，沿著岸邊，漫無目的地遊走…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只知道自己非常、非常地疲倦。」（《放逐者》326）因此，他一直在尋找著能夠消除總是縈繞在心裡，類似被遺棄的不安的情感寄託。「有生以來第一次，托瑞克開始想起那些他即將遇見的同族親人，或許和紅鹿族人在一起可以找到歸屬感？」（《心靈行者》77），直到他遇見狼，先找到一個心靈上的親人，接著遇見芮恩，以及她所屬的渡鴉氏族，得到他的第一個朋友，開始喚醒托瑞克的情感需要—擁有屬於自己，並且認同自己的群體「看到他們父子情深的畫面，托瑞克不禁觸景傷情，但隨即想到自己還有狼和芮恩，也就稍感安慰。」（《心靈行者》287）。做為阿尼瑪（anima）的化身象徵，芮恩對於托瑞克和狼來說，始終是為一個既感性且理性、既主觀又客觀，充滿矛盾卻又總是成為致勝關鍵的重要存在，《人類心靈的神話》中談到阿尼瑪在個體化過程中的地位，即是象徵著芮恩的出現，即有能力帶領個體靈魂緩解困惑：

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常表現為無法解決的衝突。這時，象徵意象便會出現，它疏導矛盾，使原來處於潛意識荒野中的象徵上升到意識水準。…既表現尚未在理性上形成的原始精神背景，又參與了意識活動，是一種不可預知的第三種狀態。（常若松 215）

從小和渡鴉族人一起四處遷移的芮恩，不但瞭解在氏族社會中的生存法則，也能連結起和自然界之間的超自然力量，「妳的天賦就是把徵兆連結起來，…妳的夢境一直都在替你做這件事…」（《放逐者》171）。除了狼能帶領托瑞克進入真實自然，與世界溝通，芮恩（阿尼瑪）的存在更能引領托瑞克（自我）和狼（自性）體驗靈性自然和社群文明兩種截然不同，卻又息息相關的世界，以狼來說，在牠原本的世界中只有托瑞克這個「無尾高個子」的存在，但因為芮恩—牠的無尾姐妹，才因此建立起和人類氏族之間能產生相互信賴的關係，瞭解除了牠之外，仍有許多心靈力量在支持托瑞克，

在所有的無尾當中，狼最尊敬的莫過於渡鴉群的帶頭狼。只是這隻無尾每次都睡得很淺，跟正常狼一樣經常醒來，…狼把耳朵往後貼，搖搖尾巴，希望帶頭狼不要注意到他嘴巴裡咬的肉。…他沒有咆哮，也沒有必要，他只需要把前交叉放胸前，定睛看著狼。狼就懂了，他乖乖把肉放下，離開了大窩。…現在他已經確定

「無尾高個子」很安全—至少目前如此，因為渡鴉群的帶頭狼在看顧他。（《食魂者》381）

而芮恩身為個體心靈女性形象的化身，則經常以「類似母親化身」的角色，引導和建議托瑞克（自我）行動的方向，也提供無條件（包括實質和精神）的支持；與此同時，在許多她意志脆弱的時刻，狼（自性）和托瑞克（自我）也成為她力量的來源，這時候的她則卸下母親的身份，毫無掩飾地表露出對他們的需要，「她感受到另一種恐懼。或許她會這樣孤獨地死去，就像爸爸？或許她永遠再也見不到芬·肯丁？托瑞克和狼在哪裡？就算他們還活著，她又如何找到他們？」（《狼兄弟》300），因此也可以這麼說，被投射出的阿尼瑪形象和意識中的自我，以及象徵內在核心的自性，其實並無類似順從/壓迫等地位層級高低之分，每一個靈魂組成元素都擁有同樣平等的重要性，並且在其中一部分需要支持時，其餘的要素則發揮功能，相互補償。

當靈魂在進行整合與同化，必須先戰勝外在理性物質世界帶來的限制，因為具有其自主性的阿尼瑪原型要進入靈魂拼湊的過程中發揮作用之前，仍然需要經歷一番內在的衝突和突破，才能在個體心靈裡找到適當的位置。芮恩在面對托瑞克和狼這個「一體兩面」的心靈時，一開始也不斷遭遇到挫折和被排拒在外的孤寂感，由於狼和托瑞克之間的特殊溝通方式，讓她無法進入這個心靈的世界：

芮恩的表情變得有點不自在。「你連這些都聽得懂？」他聳聳肩。

她用腳跟挖著地面的雪堆。「我不喜歡你講狼話，感覺好陌生。」

「我不喜歡跟其他的狼講話，」托瑞克卻說，「感覺也好陌生。」

（《狼兄弟》312）

能夠找到狼真是太好了，她卻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她有太多的心事，思緒紛雜，而托瑞克根本不懂。…托瑞克和狼很驚訝地望著她，突然間，她發現自己正面對著兩隻狼的眼睛：一雙是琥珀色的，一是銀灰色的。這讓她更感孤寂。（《狼兄弟》262-263）

就她本身的個體心靈而言，無論是對托瑞克還是狼「…她想到托瑞克正孤身一人對抗「食魂者」，她必須找到他。」（《食魂者》238），他們的存在，填補了她原本在氏族裡

不斷侵襲而來的孤寂，雖然她愛著自己的族人和家人，但同時也承受極大的壓力，讓她可以卸除多年來爲了保護自己而偽裝堅強獨立的多刺外表，他們的出現對於她的情感生命也是至關重要的依賴和寄託：

在河對岸，她看到她和托瑞克第一次遇到行者的那座峽谷口，那是前年秋

天。狼那時還很小，一旦腳爪走得酸了，托瑞克就拎起牠來抱到裡。她心裡突然升起強烈的思念，想念他們。（《放逐者》187）

就芮恩而言，她的心靈因爲有了托瑞克和狼的加入而完整，相對的，托瑞克和狼的世界，也因爲有了芮恩而能找到情感歸屬的角落，並且有勇氣將涉足的領域到內在世界的外圍，三個原本孤獨的靈魂找到了彼此而成爲一體。就像在《食魂者》中，由於情勢所逼，她必須拿著食魂者所渴望，擁有掌控厲鬼力量的火焰蛋白石（fire-opal），跳進極地的裂縫中和它一起陪葬，如此一來，才能解救世界免於被邪惡的食魂者統治，

…芮恩等待黎明的到來，那將是她最後的一個黎明。她不斷在腦海中提醒自己，接受這個事實。她知道自己應該必須保有昨夜的勇氣，但她並沒有，她需要再一次看到陽光。（《食魂者》353）

這裡的陽光其實也就象徵她心靈中的陽性特質形象—托瑞克和狼，她需要再次由他們身上得到勇氣和力量，在靈魂完整之後便可以來面對自我生命的結束，這是屬於阿尼瑪心靈中的成長。而最終，在經歷過對黑暗力量的抗衡和彼此同心協力度過各種難關之後，心靈的初步的個體化結果，不但使得三個靈魂的組成元素都體會到自身存在的價值，找到認同並且得到成長和改變，

「爲什麼所有事情就是不能保持不變呢？」她放聲大喊。

「因為事情本來正是這樣！所有事情都會變，向來如此。通常，妳根本不會發現。」

他轉向她：「要記住的是，芮恩，所有事並非每一件都是不好的事」（《放逐者》385）

正如同芬·肯丁告訴芮恩的一樣「改變並非都是不好的事」；從心理學方面來說，這個改變的過程也整合統一個體靈魂，使得心靈的各層面維持平衡，逐步增強心靈的力量以面對更多來自黑暗世界的負面能量，並試著轉化爲內在世界的動力。就像榮格在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中提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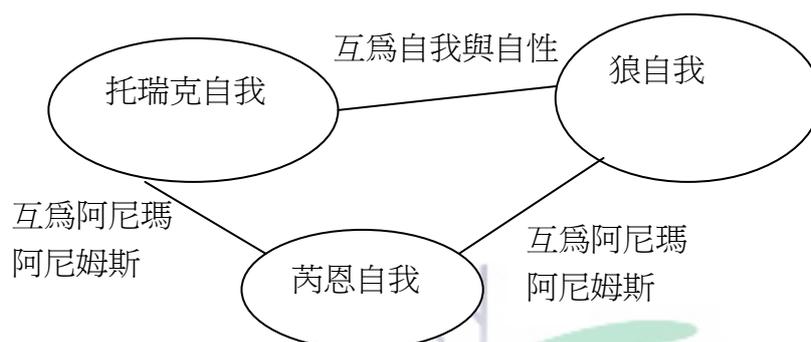
一個人把以往潛意識的內容與意識整合之時，在心中發生的事幾乎無法用語言描述，只能體驗。這是一種無須討論的主觀境界；我們對自己、對我們的行為方式有獨特的感覺，這是不能懷疑的事實，懷疑也沒有意義。…整合的結果是否會發生變化，變化性質是什麼，仍是主觀信仰的問題。所以，這個事實不能用科學辦法來驗證，在正規的世界中也就沒有地位。然而，實際上它仍是一個非常重要，有多種後果的事實。(360)

這樣的靈魂整合的過程，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當中也藉著現實世界的外在象徵，例如夢境、神話、藝術、宗教等面向來做延伸及詮釋。在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文化為主要的概念中，「三位一體」(trinity)是最為人們普遍能夠認知的象徵，而榮格也對於這個概念將心理學與東西方宗教觀來做比較，因而發展出四位體(quaternity)才能使心靈更加完備的論述。在文本中，芮恩、托瑞克、狼在意識到彼此的重要和不可分割性之後，首先實現的是「三位一體」—自我、自性、阿尼瑪的初步心靈整合，而真正要達到靈魂的統合，必須要能面對個體靈魂的陰影，這個部份則將於第肆章繼續探討。

第三節 造靈魂－自我、自性和阿尼瑪的三位一體

在此遠古世界中，靈魂以有機的形式極為活躍地作用，若以榮格的概念來看，各種不同的原型具有其生命力和創造力，並且以擁有自主意識的靈魂形式在潛意識中作用，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對應於佩弗創造的神話世界，發展出個體靈魂拼湊的歷程，本論文在上一節運用心靈個體化過程觀看托瑞克、芮恩、狼之間，發展出以下關係圖：

(圖一)



《夢·私我的神話中》(*Private Myths: Dream and Dreaming*) 作者提到支持榮格主張的希爾曼²⁰認為「造靈魂」(soul-making)是西方文明中至為重要的需求，事實上，不只是西方文化，這樣的認知適用於所有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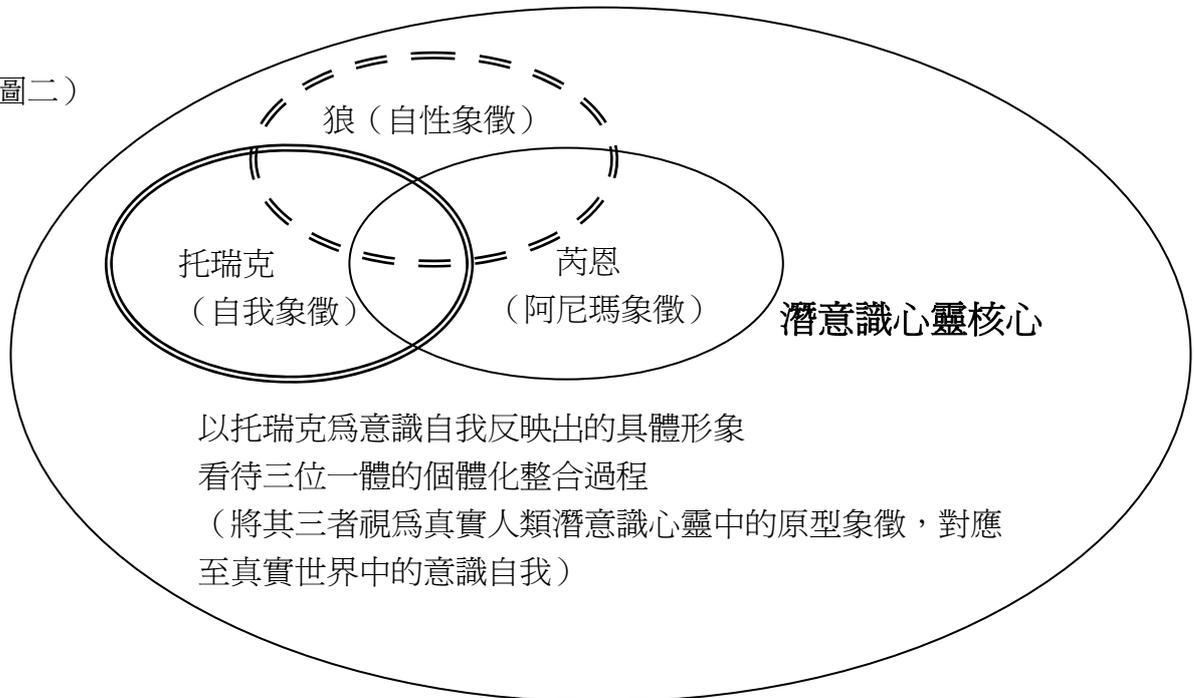
靈魂是指一種洞察力，不是一種實質。…是一種自給的，會想的，是意識的依靠，是一種未知的成分，它使意義成為可能，使事件變成經驗，藉愛而傳遞，有宗教關懷。(史蒂芬斯 417)

同樣的，在佩弗所創造出的遠古世界中，人們也普遍相信人必須同時有三個靈魂存在於一個個體內才為完整，—世界靈 (World Spirit)、氏族靈魂 (clan-soul)、名字靈魂 (name-soul)，維持靈魂是否完整為這世界最重要之事，失去靈魂是人們內心最深的恐懼：失去名字靈魂，就會變成鬼魂，忘了自己是誰，該往何處去 (如同自我的喪失)；若失去的是氏族的靈魂則會變成可怕的厲鬼 (demon) 永遠無法由黑暗中脫身 (類似自性的喪失)，因此，所有的奮鬥和努力，也都是以維護心靈的完整為最優先考量，這個「完整性」對應於此文本中三個主要個體心靈元素象徵，也引導筆者釐清此文本中對於「造靈魂」最為重要的象徵意涵—核心靈魂的建立是個體潛意識心靈存在價值的重要證明。在尚未進行整合之前，各靈魂元素—托瑞克、狼、芮恩都可以視為一孤獨的個體，彼此在對方的心靈中作用，核心價值的整體性仍只是一個模糊的基礎，關係的

緊密性於過程中才慢慢建立。就像瓊安·魏蘭-波斯頓 (Joanne Wieland-Burston) 在其著作《孤獨世紀末》(Contemporary Solitude) 裡所說：「我們天生就有一種『建立關係』的『原型需要』(archetypal need)，人類的天性就是需要覺得自己和某種東西有關係——不只是和人有關，也和事物有關。」(22)，當關係一旦被建立，就開始了尋求這段關係中存在的價值，三位一體的中心概念開始有個清楚輪廓，各個原型象徵作用時已不再是只由自主意識單一地主宰行動，而是帶著整個核心靈魂原型統合完成的關係在運作；《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一書中，安·凱斯蒙 (Ann Casement) 也談到在榮格分析心理學中，分析的真正目標不在於自戀式的自我沉溺，而是不斷的投入在建立起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當中「人沒有人我關係就缺乏完整性，因為他唯有藉靈魂之助才可能獲得完整，而靈魂缺乏另一半就不可能存在；這個另一半永遠都要在另一個『你』身上才找得到。」(159)。這個「他人」，若是以潛意識心靈來看，筆者認為即是各不同原型，也就是人內心中不同人格的表徵。因此，由托瑞克、狼和芮恩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建立情感依賴關係的個體化過程來看，彼此的存在就是這個「你」，並且在其中得到認同和歸屬，他們各自也都是一個個體靈魂，擁有自己的生命歷程故事；其他兩者之於這個自我，也都能夠成為「你」的角色，三者無法完全清楚地劃分開來，缺少其中一個靈魂元素就無法完整。而在歷經整合之後，又能將此三位一體心靈視為個體潛意識世界中的「另一個你」的核心整體，反映到現實人類心靈的意識世界。

因此在探討三位一體的靈魂時，筆者試圖再將立足點拓展放大，藉由托瑞克的形象，象徵一個體心靈裡意識中的自我，狼和芮恩則視為潛意識中的自性和阿尼瑪，帶出人類靈魂核心，以較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前述所探討一經由儀式般個體化歷程整合起包含自我（托瑞克）、自性（狼）、阿尼瑪（芮恩）三者原型具體形象的心靈，將視其整體為初步個體化的結果，為潛意識心靈的主要運轉中心，除了與其他原型持續作用——如下一章的陰影原型，在此核心內的三者也仍不斷地在已統合的狀態下，瞭解彼此和自身在此靈魂中的位置，三者以彼此協調合適的方式互相影響，個體靈魂核心凝聚力被充份發揮，其發展過程如下圖：

(圖二)



若借用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術語來說，本論文假設在拼湊的過程當中，個體得到初步整合的階段，造出了一個「三位一體的潛意識心靈」，而這個整體心靈中的原型仍充滿生命力地活動著，並且以遠古世界的具體形象展現出來，因此筆者試圖以「類自我」的概念—就是托瑞克在此潛意識心靈中所代表的自我原型象徵，與真實世界個體意識自我區分避免混淆。榮格的著作集《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Menschenbild und Gottesbild*)一書中，他提到了對於三位一體(包含聖父、聖子、聖靈)概念的想法：「宗教的主要象徵性形象，總是表現在宗教裡特殊的道德和思想態度上。例如十字架及各種宗教意義。另一個主要的象徵是三位一體。而那都是男性的角色。」(64-65)。在榮格發展潛意識的原型概念時，他體認到以人格化的出現的陰性形象阿尼瑪(anima，拉丁原文是「魂」)這個具有整合、協調和平衡心靈功能，並且主導個體的認知、感受，同時又代表智慧的概念似乎被忽略和排除在「三位一體」之外，但卻在東方的宗教，或是文學、藝術中蓬勃發展。在以托瑞克為「類自我」這個整體潛意識心靈核心中，各個原型雖然已經得到初步整合，面對接踵而來的衝擊仍持續運作；與尚未經歷個體化過程不同的是，此時的潛意識整體心靈中的各個靈魂組成元素，已經能明確地瞭解自身存在於這三位一體中的作用，去除了在整合的過程中時常產生的不確定和對於自身定位的猶疑，充滿自主性地試圖發揮最大力量來平衡靈魂。如托瑞克因為被食魂者強迫刺上邪惡印記而被氏族社會放逐時，失去了和世界連接的靈魂，因為狼和芮恩不

在身邊，以致於內心之眼被蒙蔽：

這個世界變得莫名其妙。天空對著他尖叫；樹林間，那些跑得很快的小紅東西一直用木頭攻擊他；一道道綠色電光從他身邊飛射過去，嘲笑著他；滑溜溜的棕色動物在水裡晃來晃去，不停罵他。當他在睡覺的時候，有個怪物跑來咬他的帳篷，…托瑞克把眼睛閉得緊緊的。（《放逐者》227）

這個時候屬於潛意識靈魂一部份的阿尼瑪（芮恩），便發揮功能在此心靈中作用，不再因為狼和托瑞克之間特有的溝通而產生被排拒在外的感受，她主動召喚大自然裡的生靈—代表芮恩的氏族動物渡鴉，主動去接近托瑞克，幫助他恢復，重新和世界連結起來，這也象徵著幫助他喚醒對於自性—狼的記憶，此時的阿尼瑪並非只單獨與自我產生作用，而是帶著與自性合體的象徵意義讓此整體心靈核心恢復平衡，並藉由托瑞克的變化表現出來，

他喜歡牠們，牠們（渡鴉）會讓他想到什麼—他想不起來—不過他知道，那是一份很美好的回憶。……這麼多天來，托瑞克第一次感到平靜。終於，胸間的傷口看來已在癒合，他內心不再感到害怕。他知道記憶裡還有很多事沒想起來，不過這個世界漸漸地不再那麼莫名其妙。（《放逐者》233-234）

「三位一體」的靈魂各組成元素之間相互地作用和補償，就算有外在因素影響使得心靈受到衝擊，卻仍可以儘快恢復平衡狀態，原本片斷和破碎的孤單心靈在經由此整合的過程，有了重建過後的新價值。就如同史蒂芬斯（Stevens）在《夢·私我的神話》中所說的：

我們把自己的生命片斷湊集成完整的故事，整理出故事的發展順序，找出塑造我們的人格與命運的事件，並且透過放大闡明，將我們各自的故事與超個人的人類故事相連，…提供了確定感之所以產生的根據，以及「本我」、集體、宇宙、永恆的深厚聯繫感。靈魂便是憑這樣而重建…（418-419）

各靈魂元素由自身生命故事出發，在整合的過程中經過多重考驗（如靈魂生病或是黑暗力量的干擾）而造出來的靈魂，其內在整合與情感之間的拉扯，使得「三位一體」的靈魂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在此整體潛意識心靈中的原型已不再是各說各話，

歷經儀式化的造靈過程後，它們已達成某種程度的完整，開始對話和交流，整合之後存在堅定的相互依賴與信任關係，一方面維持潛意識心靈核心的協調，另一方面其中各不同靈魂元素也同樣持續進行發展與變化，流動的情感逐漸緊密，不再是自我之於自性，或是阿尼瑪之於自我，而是三者在心靈運作中不停交互循環，以維持核心價值為出發，像是在《榮格心理學》一書中所說：

神聖的三位一體本身，…及無限的愛本身…它必定會自然而然地得到理解並被吸收，以便與靈魂及總體視覺融合為一，並以此來重建被破壞的平衡。…原始模型的表現還取決於意識的感受性，它可以被不斷發展和提煉，…（佛德芬 76）

例如，由狼（自性）的觀點出發的變化來看，從一開始稱呼芮恩和托瑞克為「無尾雌性」(Tailless Female)、「無尾高個子」(Tall Tailless)，到後來的「狼群姐妹」(pack-sister)、「狼群兄弟」(pack-brother)由淺層的外在認知提升到視為內在靈魂一體的親密，以及芮恩剛開始總感覺被排除在托瑞克和狼的世界之外，到最終認同自己並且成為其靈魂的一部分的心境轉化：

她看著他用鼻子磨蹭狼的頸背，狼舔一下他的耳朵，然後他們交換一個親密的眼神。換作是從前，芮恩會覺得此刻自己是多餘的，但她現在一點也不在意，反而慶幸托瑞克尋回了他的狼群兄弟。（《食魂者》272）

在認同這一完整心靈的同時，這些被人格化的潛意識靈魂組成元素各自所產生的改變，同樣也超越其原本的元素侷限，產生對於心靈整體性的維護，視為一體的核心凝聚性強度增加，擁有更為堅定的意志和力量來面對其他仍在潛意識心靈中活動的原型。以文本來說，就像是自性（狼）和阿尼瑪（芮恩）產生對於整體潛意識心靈的防衛，對於外在生靈和自我（托瑞克）過於親暱情感導致嫉妒的負面情緒，「如今，當他穿越森林，嫉妒也如影隨形地跟著他。『無尾高個子』跟那些渡鴉在一起幹什麼呢？」（《放逐者》237）。瑪莉－路易絲·弗蘭茲博士（Marie-Louise von Franz）在《人及其象徵》裡曾提到目前對於個體化過程的了解，潛意識中的自性顯然會「透過創造情感聯繫，同時嚴格界定特定個體間的情感聯繫和所有人相互繫屬的情感」（265），當這些聯繫被創造了之後，產生群體感的各原型心理個體所反映出的嫉妒、猜疑等等負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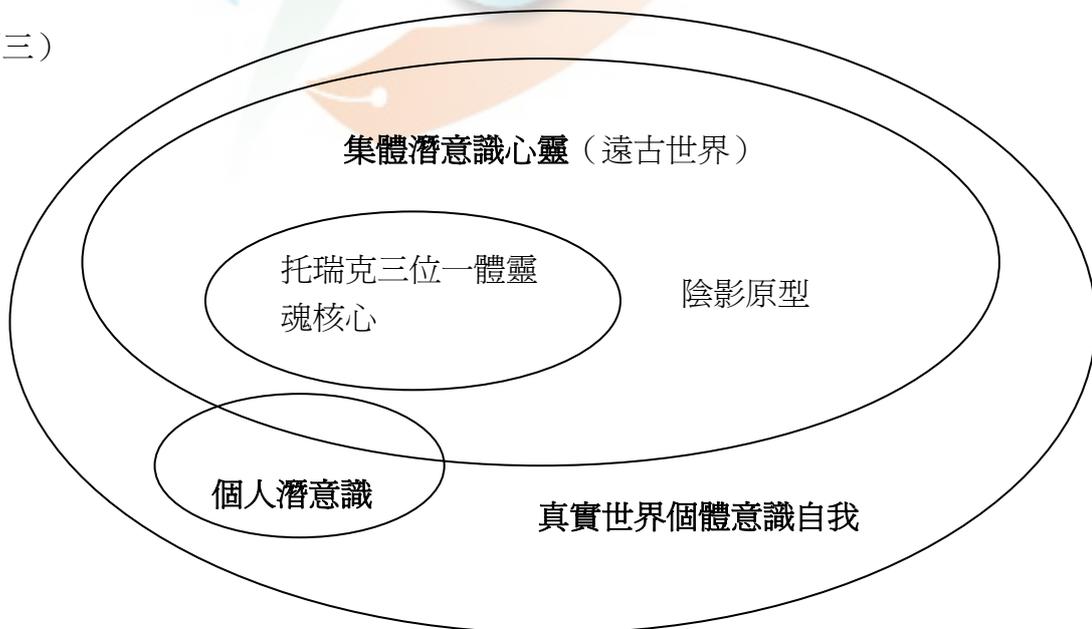
度，相對地也會被投射出來至意識心靈當中，在托瑞克靈魂迷失之時，芮恩爲了喚回他的心靈而施展魔奇術請求她的氏族動物—渡鴉幫助托瑞克，但是，在看見托瑞克與渡鴉間親密互動之時，對於整體心靈的凝聚感因爲外物（渡鴉）而產生些微質變，就像狼（自性）一樣，她也產生了嫉妒，就算渡鴉某個程度上來說其實也是代表她自己—氏族動物象徵，但對於已整合的群體心靈核心被干擾，仍有不愉快之感，這也表現出在靈魂元素結合爲完整一體之後，彼此之間不容外界進入的獨特性（或者也可以說是獨佔性）

芮恩很吃驚。渡鴉這種鳥警戒心很強，可是牠們和托瑞克相處，居然那麼地放心。...

「有一陣冰雹。...牠們從鳥巢裡掉出來，然後我—我只好照顧牠們，說來很怪，可是也就在那之後，我漸漸恢復了。」...她並沒回他笑容，她一點都不想精於魔奇術，而且她有點嫉妒那兩隻渡鴉。（《放逐者》308）

而接下來的論述則將此已進行初步整合的心靈，視爲現實人類的潛意識心靈世界，正如同心圓一般，把視野拉高，向外擴展一個層次來看待此三位一體的靈魂，相對於真實人類意識中的自我，個體化爲初步整合過程的展演，而三位一體的潛意識心靈核心則爲其結果：

（圖三）



在完成「三位一體」靈魂的初步整合儀式之後，延續之前所談到的概念，馬里多瑪在著作中曾談到：「儀式遵循的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原則...並非，也不能以機械的方式

舉行。…需要人們有意識的參與，需要相當的動力。」(211)，也就是由最深層的內心世界開始，向外開展，猶如本論文在探討當中，一步步由微小心靈宇宙，放大到宏觀現實心靈，如同漣漪擴散的過程，一邊逐漸向真實世界靠近，另一邊則喚起自我對於此潛意識核心力量來源的關注；史蒂芬斯也曾在《夢·私我的神話中》所引述希爾曼對於心理學與靈魂塑形過程的想法：

在希爾曼 (James Hillman) 看來，…『靈魂的範圍是深度，(不是寬廣度或高度)，我們的靈魂旅行範圍是向下的』，而心理學是『靈魂之道』…所面對的心靈深度超乎想像。在下面 (深層、黑暗) 發生的，才能夠揭示在上面 (意識、光明) 發生的究竟有何含意。(417)

說法雖然有些許的不同，卻有同樣的概念—沒有盡頭來回流動的延續過程最終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創造人類心靈的真實，發現生命中真正的內涵與意義，並且試著將這樣的意義價值加以強化，因此需要將靈魂整合，正如同榮格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所說關於心理分析的終極目的。「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於擺脫了無數的矛盾之後，便開始塑立出一個完整的人格，此時我們會覺得，我們似乎是歷經了無數複雜之生長，心靈於焉形成。」(177)，在榮格看來，只有以「自我」主宰的世界是偏狹的，個體化過程的目的，就是能夠讓意識中的自我能提升到更高層次看世事，若是個人意識的視角愈高愈廣，也就愈接近終極的「超越目標」，達成靈魂的完整，藉著遠古世界所象徵的潛意識心靈活動，更能夠感受到人類靈魂中充滿複雜又矛盾的不同面向。如托瑞克這個類自我的象徵在《食魂者》中，因爲有狼的陪伴，最後仍然掌握自己的靈魂，不被強大的恨意控制，同時在完成任務之後，各種情緒一湧而上：「感動」—狼不離不棄的存在、「感慨」—對於蝙蝠族魔奇師妮芙 (Nef) 爲了報答托瑞克父親的恩情所做出的犧牲，選擇與厲鬼一同陪葬，以及更多說不清的情緒所表現出的形象，也正可以反映到現實人類意識中的心靈，解釋某些言語無法明確表達的內在複雜感受的產生：

「是狼救了我們。」托瑞克說：「牠一路獵殺那些厲鬼，牠阻止我殺害泰亞茲²¹，牠救了所有的人。」…突然間，托瑞克很想把頭埋在狼的頸背裡哭個痛快：爲了蝙蝠族的魔奇師，爲了他自己，爲了這一切的複雜情緒，也爲了他的父親。(《食

魂者》372)

榮格在《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曾談到，雖然「三位一體」普遍代表靈魂整合的概念，但仍有其不足之處，因此，他繼續發展出「四位一體」的概念，並且參考了東方許多宗教和考察古希臘神話之後加入關於「惡」的本質：

…他們沒有提到惡的原理，但是這原理在「原始質料的有毒性質」以及其他暗示裡可以看到。展現在人夢裡的四位體，是潛意識的創造物…正如大地被理解為神母一般。但是女性和惡一樣都被排除在三位一體教義的神性之外，所以如果宗教象徵是個四位體時，惡的元素或許會成為其中一部分。(64-65)

在他的原型概念中關於「惡」的本質，則是以「陰影」(shadow)的形象出現。潛意識心靈中雖仍有各式原型仍在活動，並且與心靈核心產生交互作用，但陰影身為原型的一種，對於人類的心理具有傾向性、制約性的作用，對於人類的行為、理解、和創造有著深刻影響，重要性並不亞於阿尼瑪(anima)，因此本論文試圖聚焦陰影原型象徵與已達成三位一體的核心靈魂，在以遠古形象展演出的潛意識心靈世界中的相互影響和作用。

食魂者。他們交織著托瑞克的命運，他對他們卻一無所知。他只知道共有七個人：分別來自不同氏族，全都權慾薰心。…托瑞克躺在睡袋裡，思索降下惡疾荼毒氏族的邪惡力量。…普天之下有誰辦得到？沒有人可以征服樹林，沒有人可以阻止獵物追隨月亮的古老韻律，也沒有人可以告訴獵者該往何處去。(《心靈行者》47)

正因為原型能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相互結合，個體之間才會存在著截然不同的人格差異，而在經歷過個體意識與潛意識之間「三位一體」初步統整，完成個體靈魂在自我、自性，以及阿尼瑪的平衡之後，「陰影」原型加入對於心靈的作用和影響，又是如何在「四位一體」的過程中產生榮格心理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有如曼陀羅(mandala)象徵生命圓滿的「整體」(wholeness)，本論文將試著於下一章繼續探究。

第肆章 如影隨形－陰影原型

第一節 沉潛在黑暗世界的陰影

在這一章節中，筆者試圖先將存在於《遠古幽暗的紀年》（*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系列中黑暗勢力所投射出的陰影象徵－如厲鬼（demon）、托卡若思（Tokoroth）、食魂者（soul eater）等形象點出，試圖瞭解陰影在此世界中的運作與人們的關係，他們如何成為生活在遠古世界裡的氏族人們心裡恐懼的來源。在這個世界中，人們日常生活與自然萬物息息相關，但四處都暗藏著來自黑暗世界的威脅，而這股黑暗勢力也不斷地將其陰影象徵投射出來造成人們內心的恐慌和不安，隨時隨地都在提醒著人們它們的存在。在托瑞克的世界中，來自天際的紅星就成了被投射的對象－人們相信異世界最強大的厲鬼會在每個秋天會逃到夜空，愈接近冬季昇得愈高，在其昇到最高點時，邪靈的力量也將會達到巔峰：

在東方遙遠而幽暗的群山峻嶺之上，龐然公牛「歐羅克」（Great Auroch）的紅眼正俯視著他們。令人無可迴避，充滿惡意的血紅色，在怨怒中跳動。托瑞克無法轉開視線。他可以感覺到它的力量。（《狼兄弟》200）

將內在恐懼投射至自然現象只是集體陰影的最直接展演場域，更深入地來說，陰影可分為集體和個人層面，同樣都反映出靈魂中最深沉的一面，以具體形象出現在遠古世界中的陰影，筆者則將其視為集體心靈的陰影。如強大的黑暗力量－厲鬼（demon）則最令氏族人們感到害怕，此形象由死者的靈魂而來，以重視與敬畏死亡的心情投射出此形象。在他們的觀念中，若是沒有在臨死前進行將靈魂聚合的儀式－用紅土在身上畫「死亡面具」（Dead Mask），導致靈魂在離開軀體後失散，使氏族靈魂的失去，只剩下名字靈魂和世界靈魂，就會成為厲鬼永遠在世間飄盪，追尋著他們失去的氏族；喪失了氏族感受的靈魂無法分辨是非善惡，並且對於一切生靈感到痛恨，而到處興風作浪，代表著憤怒和憎恨的陰影被投射其中：

她（芮恩）忽然住口，想起上個秋天她曾經正視一隻厲鬼的眼睛，空洞無比，只有炙熱翻騰的恨意。「他活著只為了摧毀一切的生靈。」她顫聲說道：「只是為了毀滅。」（《心靈行者》122）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裡也曾談到「將對死人的禁忌由對死人靈魂的恐懼轉變到對魔鬼的恐懼上。」（82）敵意從內在知覺投射到外在世界，雖然內在心理壓力減輕，但外在的壓迫感則增加，因此，如氏族們對厲鬼的畏懼，也就象徵對於死亡和靈魂喪失的恐懼，進而產生對抗與排拒之心。

異世界的黑暗勢力無處不在，並且以不同的模樣出現在氏族社會中，除了厲鬼之外，長得像人類一樣正常，轉過身去背後卻空洞無物，像腐朽枯木的隱匿人（Hidden People）同樣也是投射作用出的負面形象—空有形體卻缺乏人性、思想和情感，代表空虛的陰影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價值，它們會埋伏在人們日常生活中賴以維生的河、湖、以及海洋，或是隨處可見的岩石中，無時無刻都準備好將掉進水中的生靈強拉進他們殘酷無情的世界，「加入我們便可以讓你的靈魂得到自由」這樣的召喚正如同藏在人格中的陰影，會隨時浮出以各式各樣的利誘來蠱惑人心一般，當意志不堅時，就容易墮入黑暗世界無法脫身，就像榮格在 *The Undiscovered Self*（筆者暫譯：《尚未發現的自性》）一書對分析心理學的術語解釋裡提到陰影是「被隱藏、壓抑，從人格中最低劣及帶充滿罪的部分…」的特性，他認為這可以追溯到潛意識中人類最原初動物狀態，與整體歷史觀點演變所累積而成²²，在人類發展古老文明之時已經逐步累積，是屬於全人類的陰影原型。對於氏族的人們來說，異世界暗處的強大自然力量，無須和氏族一樣遵守律法，不受道德倫理的規範，無法掌握的恐懼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出現在身旁，帶來厄運。就像是托卡若思（Tokoroth），看似孩子般無害的形象，容易令人放鬆戒心，暗地裡卻帶著純粹而堅定的恨意到處散播其造物主的邪惡，

但這裡確實有什麼東西，他（托瑞克）可以感覺到。他抬起頭，盯著頭頂上的山毛櫸樹。一隻生靈正俯視著他，很小，充滿惡意，有如枯草的毛髮，樹葉一般的臉孔。就在他看到的瞬間，一陣風刮起，他消失了。（《心靈行者》40）

它本質上就和厲鬼相同，蠱惑人心造成爭端、瘋狂和混亂；諷刺的是，充滿惡意的托卡若思卻是由氏族當中產生，而非自然世界中的產物，它們是由氏族社會中隱晦的禁忌—食魂者（Soul Eater）創造出來要破壞平靜、散播邪惡的工具。自負又傲慢的食魂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們甚至抓走小孩，殘忍地將孩子單獨丟入黑暗中，不給予

溫暖只給足以基本生存的條件，直到孩子漸漸忘記母親的懷抱和自己的名字為止，再將厲鬼困入他們的身體，成為厲鬼的宿主，並且讓它們奉行自己的旨意，成為可怕的托卡若思（Tokoroth），潛入氏族的營地趁人們不注意時散播邪惡種子：

「托卡若思—」莎恩說：「是一個在黑暗中被單獨養大的小孩，以便成為厲鬼的宿主。」……「不知善惡之別，沒有是非觀念，因為他被教導去恨這個世界。他完全不懂得憐憫，只聽從他的造物主。」（《心靈行者》119）。

對氏族人們來說，異世界中的力量雖令他們恐懼，但來自人類本身的邪惡化身—食魂者（Soul-Eater）才更是威脅平靜生活的最大隱憂，筆者認為他們即代表著意識中的陰影，也就是從人性當中最晦暗的一面所投射出的形象，這些負面意念原本屬於個人陰影，卻在許多的「個人」集結之後，聚成了強大的力量，逐漸成為集體陰影。榮格也曾將陰影原型拿來針對納粹德國的興起，作出關於集體陰影的解釋，在榮格全集中第十卷發表“The fight with the shadow”和“After the catastrophe”等文章，來討論關於集體陰影（Collective Shadow）的特性—帶有某種程度的盲目與瘋狂。在瑪姬·海德（Maggie Hyde）的《榮格》（*Jung for Beginners*）一書中即轉引了榮格所說：

心靈並非只侷限在個人的層次，同時也有集體的性質，其結構與個人層次相同。集體心靈構成了時代的靈魂。集體心靈陰影的一個例證，就是納粹德國。但它也可以在任何的群眾運動、潮流或聚會中發現。（92）

集體心靈陰影的產生，其實就是眾多個體潛意識中陰影的集合，但存於潛意識陰影原型並非那麼容易被發現，反而是在個體意識中的陰影則更容易察覺，並經常以象徵形象呈現。原本七個來自不同氏族，各自擁有特殊天賦的魔奇師（Mage），為協助氏族而聚在一起，以「治療者」的身份出發。一開始想保護族內生病的人不受厲鬼侵擾，善的初衷到最後卻被權力和野心蒙蔽，開始不擇手段想取得統治世界的地位。「食魂者」名字的由來，象徵著他們必須先獻出自己的靈魂，放棄氏族並切斷所有的情感連繫，而被權力的慾望掌控後，又渴求更多的靈魂來餵養這個永遠無法滿足的無底深淵，

「他們為什麼叫作『食魂者』（Soul-Eater）？」他（托瑞克）輕聲地問，幾乎沒有移動嘴唇，「他們真的會吃靈魂嗎？」

「誰知道？大家都很害怕，當恐懼侵襲人心，謠言就會變成真理。」他（芬·肯丁）的臉色迷濛起來，開始回想。「最重要的是，食魂者渴望權力。他們的生命目標就是要統治整座森林。以便驅策所有的生靈，滿足一己的私利。（《狼兄弟》344）

他們爲了能夠統治世界，千方百計想奪得「火焰蛋白石」（fire-opal）—它所散發出的炫麗光芒能吸引厲鬼，讓厲鬼聽命於擁有者的意志去做任何事，爲食魂者的權力所繫。托瑞克的父親原本也是其中一員，但在意識到必須脫離此邪惡組織後，他不但擊碎了火燄蛋白石，還在森林中放了一場大火打散了食魂者的成員，除了其中一位死在火場之中，其他的食魂者則僥倖逃脫，但是，這造成托瑞克的父母逃亡躲藏的開始，也埋下托瑞克日後所必須面對的艱難命運挑戰。在《食魂者》中，身爲食魂者一員的蝙蝠族魔奇師妮芙（Nef）仍保留一絲絲良知，爲了要報答托瑞克父親的救命恩情，最後選擇幫助托瑞克摧毀火焰蛋白石碎片，並且與之共亡；但是仍有橡樹族魔奇師—泰亞茲（Thiazzi）、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以及鷹鴉族魔奇師—歐斯特拉（Eostra）處心積慮地藏在陰暗之處，計劃鏟除對於他們掌控世界最大的阻礙—具有心靈行走能力的托瑞克，並且等待奪權之日來臨。「在森林、或是極北，或是跨海的某個角落，還有三個『食魂者』在密謀找尋火燄蛋白石的最後碎片，並且追殺他—心靈行者托瑞克。」（《食魂者》393）。食魂者對於自身作爲所做的合理解釋和對於擁有權力的狂熱，其實都在顯示人性中較爲卑劣一面，讓世上所有一切能操之在己，掌握力量，以狂妄的姿態蔑視所有的一切，某種程度上來看，將自身放置最高位置以等同於「神」，就像他們把統治世界、整合世界的責任視爲「世界靈」所賦予他們的特權，以不擇手段的方式建立起他們所謂的「正確秩序」，如同他們曾心高氣傲地對爲了征救狼，而假扮成崇拜食魂者的白狐族少年的托瑞克，表達其最終極的目標，

「你有沒有想過，『世界靈』何以如此撲朔迷離，這麼難以捉摸？爲什麼有時候送出獵物，有時候又不願送出？爲什麼讓惡疾殺害某個孩子，卻饒了其他孩子？這全是因爲氏族們沒有遵照應有的方式去生活！」…

「他們準備牲禮的方式不一樣。」泰亞茲（Thiazzi）說：「送死者上路的方式也不

一樣。這些都讓『世界靈』感到不悅。」…

「完全缺乏秩序。」妮芙（Nef）說。

「我們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方式。我們會教導他們。」

「但是為了教導—」舍絲露（Seshru）接著說，並用她那無與倫比的美麗眼神望著托瑞克：「我們必須先掌握權力。厲鬼將會給予我們權力。」

（《食魂者》215-216）

榮格在“The fight with shadow”一文中，曾以納粹和獨裁極權恐怖統治為例，討論當時人們將其集體陰影投射到希特勒身上，藉由他具體表現出陰影具體形象—「對權力的貪婪，所以產生對於秩序的渴望」（“The individual attitude remained unchanged: just as they were greedy for power, so they were greedy for order.” 178），正好也為食魂者所表現的陰影形象下了注解。托瑞克的父親便是因為想脫離這樣的邪惡組織，選擇背叛他們，帶著托瑞克的母親開始逃離氏族社會，過著隱居的生活。氏族社會當中的人們雖然可以察覺到惡意的到來，卻無力與之對抗，也無法逃避，只能藉由族裡魔奇師的智慧，以及行之久矣的儀式，稍稍安撫混亂不安的心；但這樣消極的做法無法保護天賦異秉的托瑞克，他的父親小心翼翼地不讓這些複雜黑暗的無窮力量靠托瑞克太近，代價也就是與氏族社會漸行漸遠。遠古世界人們與其陰影的關係，呈現一種對於未知的畏懼，包括對於自然現象的未知，還有異世界的神秘力量，反映出陰影原型在潛意識心靈世界的作用，投射到意識世界時，大多時候都是令人不安和害怕的。

其實，這樣的畏懼某種程度上來說，就像是人們因為無法瞭解掌控內在全面的自己，不確定自己是否在本質上是如同自己所想像的那樣，因此選擇以敵意的態度面對，將其掩蓋做為手段。賽加勒（Stephen Segaller）和伯格（Merrill Berger）在《夢的智慧》中提到希爾曼（James Hillman）曾指出聖經當中已存有陰影的理論：「就某方面而言，陰影的概念是很簡單的。你可以在舊約和新約中找到它。你要看看自己眼中的塵埃—你在別人身上看到的自己。」（188）。《狼兄弟》當中，出沒在森林各處，被厲鬼附身的惡熊瘋狂殺戮行徑，破壞了森林律法，毫無秩序及章法的攻擊使整個氏族世界陷入恐慌，而氏族人們一開始得知托瑞克曾和他死去的父親與惡熊有過近距離接觸

時，也一併將托瑞克視為不祥，對他懷有敵意；另一方面來看，托瑞克從小生長在刻意與氏族社會保持距離的環境當中，不熟悉氏族文化之間運作，他的來歷在這些人們眼中也像是個「異類」，帶著令人恐懼消息的不速之客，如同帶來惡兆的使者，加深擴大了本來已存在於人們內心共同的陰影—關於黑暗世界的種種。當時的人們在面對不祥恐懼的訊息或預感時，會摸著自己氏族動物的皮毛或是做出淨化手勢，這也都是害怕陰影入侵會傷害靈魂的本能反應，像是托瑞克第一次說出他父親是因為受到被厲鬼附身的惡熊攻擊致死時，渡鴉族人的強烈反應：「圍觀的眾人發出驚呼，有些人不禁害怕地四處張望，有些人摸著他們的圖騰動物皮毛，或是做出趕走邪靈的手勢。」（《狼兄弟》95）。在《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一書中，談到榮格的陰影原型概念，從人際關係到國家或文化層次中，都能發現其蹤影，它是意識或是自我所不能接受的人格面向，而它經常可以由「投射」（projection）中察覺到，人們會將自己不喜歡自己的部分投射出去，無論對象為任何人事物，都會以敵人的面目出現²³。其實，托瑞克在某種程度上對氏族社會人們來說，成為與異世界相關的象徵代表，他不同於一般人的身世來歷，以及能夠與狼對話的特殊能力，就像是黑暗世界之於氏族社會是必須提防警戒的未知力量；但是托瑞克卻又同時代表了整個氏族社會的人們，帶著體內的強大能量—少見的心靈行走能力，他肩負著使命與責任，成為唯一能與黑暗勢力抗衡的人選。於是在《狼兄弟》中，可以看到托瑞克必須深入洞穴中去尋找藏於萬物中，不易發現的納路亞克（Nanuak）以請求世界靈的幫助來消滅厲鬼。這是他第一次與異世界作接觸，其中反映代表氏族社會人們普遍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異世界（other world）的敬畏，並呈現異世界不容侵犯的神秘：

他可以看到眼前是一個陰暗的巨大洞窟。難聞的氣味幾乎無所不在。他已然置身大地腥臭而潮濕的腸胃裡。…洞穴的門口會有一警告的巨手，這就是成群看守所護衛的所在：往異世界的入口。（230）

托瑞克必須走進黑暗才能面對接下來的挑戰。事實上，藉由托瑞克所遭遇的一切，持續反映各種陰影具體形象對於氏族人們的內心影響—例如投射出氏族人們對於靈魂破碎四散的畏懼—失去靈魂而成為厲鬼。作為整個氏族社會的代表，托瑞克首次離開森

林，和陌生的海洋接觸時，最為擔憂的即為靈魂被拆散，永遠漂泊無依找不到歸屬，個體靈魂一旦破碎，原本深埋在內心中的黑暗力量便會竄出，成為平靜世界的威脅：

溺水，這是最糟糕的死法，感覺海洋母親一點一滴吸乾你的生命，剝離你的靈魂，由於沒有死亡面具的指引，你的靈魂將永遠失散分離，重聚無望。溺死的人註定淪為水鬼，永世流離失所，痛恨與妒羨著世上一切的事物，恨不得毀棄一切生靈……（《心靈行者》249-250）

托瑞克這個角色被賦予了許多隱含面向的意義，就文本當中來說，他游走在氏族社會與異世界之間，且就雙方的立場來說，他的特殊性都是阻力也是助力，能夠摧毀也能重建，他在陰影與氏族的世界中來回被拉扯不斷掙扎。尤其，他並非全然地屬於某一方—父親與大伯都曾是食魂者；而母親在他出生時宣告他不屬於任何氏族，渡鴉族長芬·肯丁在卻收養他之後詔告全體人們，正因為沒有氏族的侷限，因此認定托瑞克為整個氏族社會之子。自我身分的模糊令他這一個體靈魂一直試圖拼湊屬於自己靈魂的面貌，找到自己的定位。另一方面來說，若是延續前面章節所談到的，將托瑞克、狼、芮恩三者視為一個體靈魂的角度出發，無論是代表意識中自我（ego）的托瑞克，還是代表自性（self）的狼與表現阿尼瑪（anima）原型象徵的芮恩，由表面上來看這一個體靈魂必須面對存在於他們世界中的邪惡力量，即上述各陰影具體形象，並且與之對抗；但是，各靈魂組成元素也都在不斷作用的靈魂拼湊過程中，必須各自面對由自身出發的陰影，這是必經的命運過程，例如托瑞克先經歷了失親，接下來遇見狼，發現自己是心靈行者，一直到因為食魂者的強迫而刻上不祥的記號，導致被氏族放逐，又重新回到孤身一人的狀態，每個片段都環環相扣，如此才能拼湊出屬於他自己的靈魂拼圖，渡鴉族魔奇師明白這一點，也恰如其分地扮演著客觀的旁觀者角色，來看待所有發生在托瑞克身上的事：「『他有他的宿命。』渡鴉族魔奇師擺明了說：『而這就是其中一部分，成為放逐者也是。』」（《放逐者》172），關於托瑞克、芮恩遭遇命運挑戰時心裡的抗拒，或是狼面對抉擇時的掙扎，這是相較於此整個遠古世界陰影象徵之外，另外以不同形式所呈現出的陰影，而這樣的陰影也同時在個體化過程中不停地出現，各自的陰影也對於三位一體靈魂核心產生影響。事實上，陰影原型擁有既是存在於集

體潛意識中，又可以在個人意識中發現的特性，弗蘭茲（Franz）也在與榮格合著的《人及其象徵》中談到：

…陰影並非潛意識性格的全部，它代表未知或所知甚少的自我屬性與特質，這些屬性與特質幾乎都屬於個人的範圍，並且也能被意識到，在某些方面，陰影也包含個體人格生活以外的來所延伸出來的集體成分。（200）

因此，在個體靈魂當中，陰影除了反映出個人人格潛抑的部分，也可以由此發現每個人都帶著全人類整體心靈的集體性。以文本來說，食魂者所嚮往的權力雖然看似為其個人慾望的無窮展演，卻也同時投射在托瑞克能夠操縱靈魂的能力上，只要稍微迷失原本的初衷，拋棄自我的靈魂而沉浸在掌握其他生靈靈魂的權力中，那麼他也將會陷入與食魂者相同的境地「托瑞克感覺到冰熊的狂暴就是他自己的，他感覺那嗜血的衝動像一股緋紅的洪水淹沒他」（《食魂者》364），無法脫身。在整合過程中，無論是屬於集體或個人的陰影，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為陰影由許多不同的要素組成，它有人類本能的負面特性，如野心或是殘暴性格等等，如食魂者之一泰亞茲（Thiazzi），在尋找九個獵者做獻祭時，毫無人性地對小動物施虐，並以此為樂「從那時候開始，托瑞克就非常痛恨泰亞茲，這個橡樹族（Oak Mage）的魔奇師顯然很喜歡凌虐比自己弱小的生靈。」（《食魂者》176）。但陰影也同時涵藏促使人格產生創造的衝動，或是激發鬥志等正面特質，以食魂者中的蝙蝠族魔奇師妮芙來說，在食魂者中她的地位較低，通常以魅惑的方式讓小動物幫她做事，在《食魂者》裡她就是以蝙蝠來引誘狼步入陷阱中，但相對說來，比起其他食魂者，她仍留有一些原本具備的憐憫和善的部分，就像她曾和托瑞克提到成為食魂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當然會痛！你必須堅強起來才能成為食魂者！』…『堅強。』她又說了一次，彷彿是在自言自語：『你必須堅強起來。』」（《食魂者》278），換個角度來看，如同是以另一種方式來激勵托瑞克堅持下去面對自身決定—對抗威脅森林平靜的邪惡，而強迫自己克服畏懼，堅定自己的意志。而她最終也鼓起勇氣面對自己的命運，為了報恩—托瑞克的父親曾經救過她的性命「托瑞克看得出來，她不再把自己視為一個『單純的男孩』…而是托瑞克，狼族魔奇師之子。」（《食魂者》341）—她選擇最後帶著火焰蛋白石的碎片，與厲鬼一同墜入黑冰的懸崖

中，陰影帶了邪惡，卻也同時帶來面對最真實自己的勇氣。

個體靈魂能面對並且同化、包容陰影將讓其更為完整；但是在此之前，勢必得經歷一場內心對立面的掙扎，而這樣的歷程，也經常可以在神話中發現，也就如同的托瑞克所處的世界，得以藉由外在的陰影來逐步發現存在於個體靈魂中的陰影。榮格曾在其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中談到陰影的重要：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自己完整性的清楚認知。他必須殘酷地知道自己能好(善)到何種程度，又能犯下什麼罪行(惡)，…不是只將其一視為真實，另一視為錯覺。善與惡是他本質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透過它接近人性本質中的核心，…核心就是潛意識及其內容…(409)

對於人性本質當中的善惡，榮格認為將兩個面向維持平衡的狀態，誠實面對自己的陰影，不偏頗或壓制任何一面，陰影的存在可以將三位一體的靈魂不足之處補全，將陰影涵括進心靈的一部分，才能真正找到內心的平靜，達到靈魂完整的圓滿目標。在瞭解這個遠古世界中陰影的存在之後，下一節將繼續探討個體靈魂中自我、自性、阿尼瑪遭遇必須對抗其外在世界黑暗勢力時，內在陰影也同時顯現的過程，由害怕、畏懼等負面情緒產生，抗拒自己生存的價值，到最終經歷陰影的洗禮後，個體靈魂核心以四位一體的方式整合，具備更為強大的能量再度面對接下來的挑戰，以此過程體現陰影對於整體潛意識心靈的重要性。

第二節 個體內在靈魂的陰影面貌

若要將個體靈魂中的陰影挖掘出來，就必須再更往內心深處探究，蟄伏在其中的陰影並非很容易能以清晰樣貌明確地呈現，經常以被覆蓋且晦暗不明的姿態出現。在佩弗（Paver）的筆下，以托瑞克為自我的這一個體靈魂為例，在探究陰影的存在時，也經常表現走入心靈深處的象徵歷程。筆者先試圖釐清文本中描繪進入陰影開端的象徵形式；接著將焦點置於個體內在靈魂核心對於陰影面貌的形塑，藉此剖析此個體靈魂中的各靈魂組成元素－托瑞克、狼、芮恩，面對陰影態度及轉變，進而探究其在整體潛意識心靈世界中的改變與影響。

從古至今，世界上無論是何種文化的神話或傳說，都普遍透露出相信除了人類所生活的世界，地底下還存在另一個我們未知的世界，而由未知所產生的恐懼，則讓內心的陰影有了投射的地方，因此，許多象徵黑暗、邪惡的妖怪、鬼魂等都被認為是住在這樣的地下世界中。作者佩弗（Michelle Paver）在文本中描寫托瑞克一行人在追蹤黑暗力量時，出現許多關於大地深處、洞穴等等場景，這似乎也暗示著自我在面對內在最深層心靈時，回歸至大地之母體內，進入宇宙的核心是必經的過程，

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上一刻他（托瑞克）還在芮恩在外面的雪地，下一刻已然和食魂者一起置身大地的肚腸裡，…。現在，終於和他們面對面了，如此神秘而未知，卻遠比他曾經想過的一切更加真實。（《食魂者》177）

這就像是人們若要確認自己實體生命的存在意義，就必須去探索內心中地底世界，過程中免不了得面對和靈魂的接觸，包括宇宙間的心靈，而這也就是前往潛意識夢境中會常常出現地底世界影像的原因。

在一陣打旋的迷霧中，托瑞克碰到路的盡頭。當他定神看著眼前的一切，心中頓時充滿了恐懼。在他們的面前，赫然是一面高聳的石臉，像烏雲一樣慘灰。在岩壁腳下，有一株孤零零的紫夏樹在守護，只見一個漆黑的洞穴，宛如一聲沉默的尖叫：一張狼吞虎嚥的石嘴。（《狼兄弟》225）

向內在探索心靈中的陰影部分時，對其一無所知的畏懼有時會化身成想像中最令人害怕的形象而生起退縮之心－如象徵被吞嚥或是在迷霧裡打轉找不到出路，這都會成為

與陰影整合過程中的阻礙，也可以說，要深入靈魂內在核心就如同深入大地之內一樣，充滿未知與無限可能。一般說來，雖然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向上成長」以更接近神所居住的地方這種「昇華」的觀念，但是，在許多原始文化、或宗教當中，「向下成長」更為重要，因為那才是能真正認識自我內在本質的途徑。如《非洲馬里多瑪》(The Healing Wisdom of Arica)一書中，馬里多瑪·派崔斯·梭梅(Malidoma Patrice Somé)便曾談到部落民族對大地的概念：

大地代表母親…它代表包容，因此我們在其中找到自己與他人，…讓我們找到認同感，以及一種歸屬感。…代表生存治療，無條件的愛與關懷。大地喜愛給予，大量的施予。換句話說，大地對正對邪都是一樣的關心。兩者都可以在她身上行走。(191-192)

以拼湊靈魂的完整為最純粹的初衷，帶著尋找最真實的自己進入有如寬廣大地的心靈迷宮，超越善惡，在描繪出陰影面貌的同時，也能瞭解自我內在價值，坎伯(Joseph Campbell)曾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提到：「如果任何人—不論在哪个社會中—有意或無意的下潛，進入自己心靈迷宮的崎嶇巷弄中，進行黑暗危險旅程，他很快便會發自己身在象徵人物的景觀中」(103)。因此個體靈魂要面對存在於內在心靈的陰影時，無論是那個靈魂組成元素—托瑞克、狼、芮恩，都無可避免地得面對最不想去碰觸的內在部分，並由此出發，才能對於整體心靈的完整發揮更大作用。

榮格曾經在發展個體化過程概念時，往東方文化和宗教尋求可能的材料來佐證其想法，他發現在藏傳密宗佛教中描述重生概念時，死者靈魂將會經歷七個輪的世界—由上而下—最終得到能量的轉化，脫胎換骨得到開悟。²⁴因此，換個角度來看，對於托瑞克、狼、芮恩這個三位一體的個體靈魂來說，地底的世界以及厲鬼也許呈現未知和黑暗，但那只是心靈多重面向的其中之一，是必然性的存在。例如，托瑞克厭惡近乎密閉的洞窟，像是被緊箍無法自由動彈，面對開放式的森林才使他感到自在，「他其實很討厭這個洞窟。他和爸有時候也會躲在洞窟裡，但他總是喜歡跑到戶外去睡。那種感覺完全不對，睡在硬實的牆裡，擋住了風和森林，就好像被怪物吞噬了一般。」(《狼

兄弟》196)，但是，要確實面對陰影的過程中，又經常不得不進入地底或是洞穴，才能更為接近追尋的目標，發現更多真相。若是被意識的本能防衛機制說服，而選擇逃避不去面對，那麼將無法探求到那藏在黑暗之下的光明，喪失認識心靈本質的機會。或者，也可以這麼說，面對內在心靈的陰影，就像是進入地底錯綜複雜、糾結混亂的迷宮當中，它呈顯了許多文化中重視的母性意識世界，而這只是一個開端。若進一步將此三位一體靈魂做為人類潛意識世界（即佩弗筆下的遠古世界）靈魂核心，那麼也就代表著必須更深入此靈魂內在，展開與陰影之間的和解，才能使這個心靈擁有足夠的能量，與真實世界的人類意識相互作用，進而描繪出個體靈魂較為完整的面貌。

《狼兄弟》（*Wolf Brother*）中，托瑞克（自我）開始要面對來自外在陰影的威脅，這個時候的他，尚未遇見狼（自性）和芮恩（阿尼瑪），只能單打獨鬥，以自己的方式面對被厲鬼附身的惡熊，從托瑞克父親告訴他的訊息當中，可以得知，自我在面對陰影時，所必須具備的心理條件—除非找到心靈夥伴一同面對，要不就只能順著自然的方式找到克服的方法：

牠走路幾乎沒有聲音，就像空氣一般寂靜，牠可以後十步的距離以外看著你，你卻一無所知。面對一隻熊，我們沒有任何防禦的能力，跑也跑不過牠，爬也爬不過牠，你不可能獨力對抗牠，唯一的求生之道就是順著牠的方式，想辦法說服牠，你既不會對牠構威脅，也不是牠的獵物。（《狼兄弟》20）

若只以自我的面向單獨面對陰影，過程辛苦且極容易被外在環境干擾，盲目地隨波逐流，任憑陰影的範圍逐漸在潛意識中擴大，影響到意識世界，而把心靈置放在危險的處境中。以托瑞克來說—這個代表所有氏族的男孩帶著他獨一無二的天賦—心靈行走（*spirit-walking*）出現時，黑暗勢力對於他的能力，採取若非收編便是摧毀的態度。在《心靈行者》中，托瑞克回到了祖母的氏族—海豹族，並且全然地相信海豹族魔奇師田瑞斯（實際身份為托瑞克的大伯），未曾想到他會對自己的生命造成威脅，托瑞克將要面對比被厲鬼附身的惡熊更難以對付的課題—身世的揭露與至親的背叛。當田瑞斯挾持托瑞克在懸崖上時，他所表現出對於權力的強烈欲望壓過了血緣之間的相連，意圖奪取托瑞克獨特的天賦，當外在仁慈的偽裝卸下之後，剩下的只剩貪婪醜陋面貌：

當我（田瑞斯）發現你的能力，真是難以置信。一個男孩居然擁有這樣的能力，可以馴服獵者、束縛獵物，可以統治氏族……。「很快地—」他喃喃說道：「這種天賦將成為我的，我將取得你的能力，成為一個心靈行者，我—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魔奇師…」(《心靈行者》364)

原本以為找到至親的喜悅卻因為自己的能力而導致最糟的結果，某部分托瑞克內心的陰影擴大，並且對於自己的存在價值產生不確定，意識心靈被動搖。能否重拾信念完全取決於托瑞克最終將會選擇捍衛的立場為何—堅定面對未知的挑戰抑或逃避現實陷入自我厭棄中；終究，憑著對從小生長在森林的深切情感，像是他之前在森林中所感受到的使命感，「森林在沉睡中咯吱作響，沉醉在最深沉的綠色夢境之中。他想到成千成萬的樹靈魂，群起簇擁在黑暗中，等待著他，而且只有他，讓他們免於這隻惡熊的威脅。」(《狼兄弟》170)，托瑞克自然地背負起和邪惡面對面的責任，盡力維持世界的平靜。而在這樣的不斷動搖—堅定的反覆過程中，他同時明瞭自己的內在同時也存在著邪惡本質，只是本身沒有察覺，在將所有能夠掌握的自我靈魂都打散之後，剩下的便是其陰影的部分—惡意、軟弱、無知、猜疑等等。如同在《放逐者》(Outcast)中，被放逐的托瑞克沒有芮恩和狼的隨時隨地陪伴在左右給予力量時，面對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釋放出的邪惡掌控時，就失去方向，喪失和宇宙的連結，被蒙蔽的心靈，連最基本的人性也漸被消磨殆盡，像是野豬族男孩阿奇失去意識落入湍急河水時，托瑞克冷酷地面對他人的不幸，並且被驅策做出悖於自我價值觀的舉動，

托瑞克攀住一棵樹，身子往上一甩，高高的看得很清楚。他看到那男孩的頭抽動了一下，一雙眼睛在恐懼中睜得大大的。…沉重的橡木啪地朝他撞去…阿奇甚至來不及開口大叫…托瑞克冷冷地攀著那棵樹。(《放逐者》128)

榮格曾經提到，人們已開化的意識雖然已經由基礎本能中分離，但本能其實仍存在於內心深層。那並非由意識所生，也不受意識控制的潛意識，只是與意識失去連繫，因此才以間接的方式來表達其確實存在，而這些潛意識要素的存在則以原型自主性的象徵讓意識察覺²⁵。托瑞克內在的陰影部分就像是遠古世界中的厲鬼，其實一直是和人們共存，但在平常的時候卻無法意識到，並非能清楚地以言語述說，只能模糊地感受，

它們痛恨所有的生靈，平時存於異世界中，但有時會從地底逃脫，散佈疾病和混亂浩劫；在人們放鬆警戒時趁虛而入，讓平時自覺的生存原則和價值被拋棄，失去原本憑藉的信念，

厲鬼是很難窺見的，永遠只能驚鴻一瞥，無法確定它們的長相，因為它們會變化身形，甚至趁人們熟睡時溜進嘴裡、佔據生者的肉身，然後它們就此盤據在那血紅的陰暗肉身之中，吸乾生者的勇氣與信賴，埋下惡意與爭鬥的種子…(《食魂者》11)

同樣的概念也能夠再放大至真實世界的人類內心，爲了轉化陰影的那個部分，不同的宗教以其各自獨特的模式發展，但本質上卻又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復活、重生、淨化等等概念。

陰影以不同的形象出現，卻都同樣代表著由意識心靈投射出的隱晦、壓抑和邪惡的部分，在《人及其象徵》一書中，其中一位作者約瑟夫·韓得生 (Joseph L Henderson) 也提到陰影原型：

自我 (ego) 和陰影 (shadow) 雖然是兩碼子事，如同思考與情感的關聯一般，彼此緊緊糾結，難分難捨。…自我和陰影總是陷於衝突之中，榮格博士曾稱之為「解放的戰鬥」(the battle of deliverance)，這種衝突在原初人類奮力發展意識的過程裡，表現在原型英雄與巨大邪惡力量的對抗中，…彰顯了自我戰勝退縮傾向的原型主題。…英雄則必須明白陰影的存在，並從中獲得力量 (129)

藉著外在黑暗力量的投射，托瑞克所要面對的陰影，其實就是自己的身世和命運，一開始他必須先接受父親曾爲食魂者的事實，從小不爲氏族社會所接受的疏離感，造成長久以來的孤獨，因此，就算他和狼、芮恩建立起彼此相互依存的關係，對於自我存在的質疑，卻沒有那麼容易輕易消除，只要稍有外在的侵擾，即又豎起一道隔絕的防線來保護自己，如《心靈行者》中，因爲感染惡疾而瘋狂的渡鴉族人歐斯拉克 (Oslak) 的話「他想起歐斯拉克的譏諷：『你不是我們的族人，你是一個傻子！』一個狂人的吶喊，卻一針見血。」(《食魂者 39》，讓他在經歷過與被厲鬼附身的惡熊的冒險之後，又必須面對與食魂者的對抗，也象徵他是在與自己不願面對的身世和命運正式面對面，

在對抗的過程中慢慢瞭解到真實的自我，發現自己是誰；因此，身心都承受巨大壓力的托瑞克，也才會決定不與芮恩同行，也沒有求助於當時和聖山狼群一同生活的狼，獨自踏上尋求藥方的旅程。

榮格認為，每一個人、每個團體，或是每個意識型態，都有其陰暗面（陰影），他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中也曾提到，「人無法單槍匹馬去和黑暗之力—潛意識之力—交戰的。人類隨時隨地都需要各方面之教所能提供給他的心靈之協助。」（283），他認為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只侷限於揭發我們內心中的陰暗面與罪惡。卻忽略進入潛意識世界將有可能造成強烈精神痛苦的爆發，如果失去心靈其他面向的協助和引導，自然感應力將會被摧毀。所以當托瑞克在面對自己因為身上被迫刺上的食魂者標記，而再度被氏族放逐，象徵他靈魂的小圓石被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掌握，受到蠱惑而被牽引到從未接觸過的場域—古老的大湖，就如同之前進入大地腹中的形式一般，他又重新走入一個心靈迷宮，因為未知和陌生讓他開始想像自己被「惡」包圍，開始害怕世界，害怕古老大湖，得獨自面對始終存在於心中陰影—被遺棄的恐懼，

打從走進這座蘆葦底叢，他頭一次有了轉身離開的念頭。但他卻怎麼也轉不了，一想到這裡，他驚怕得不知所措，他的思緒已不再是自己的思緒。霧氣已經滲入他的腦子，就在這裡，在這個大霧茫茫，既非陸地也非湖中，不成世界的世界裡，他正一點一滴地失去自己。（《放逐者》154）

在《心靈行者》（*Spirit Walker*）中，托瑞克在獨自踏上尋求能治療森林中惡疾的藥方時，留下來象徵他完整靈魂的圓石給芮恩，當時他仍認為自己屬於狼族的一份子，卻不知道此石頭上專屬於他傷疤記號的斷裂，也即將切斷他與氏族之間的連結，

他自行離去一定會把她（芮恩）氣壞，現在就算要說再見也沒有辦法了。…托瑞克靈光一閃，到帳篷外找了一塊扁平的圓石，跑到最近的一株赤楊樹，先喃喃謝過樹靈，然後剝下一小片樹皮放到嘴裡咀嚼，吐到手掌心加點口水調和，開始在石頭上畫出他的氏族圖騰：點出兩條線，其中一條中間有斷裂。原本圖騰並沒有這個斷裂，那是代表他自己臉頰的一道小傷疤，這樣芮恩看到以後就會知道是他

留的信號。(63)

因為，正是這個「斷裂」，讓之後狼族領袖辨別出他並非狼族的一員，因此無法為他身上存在的食魂者標記做擔保，免於被放逐的命運，而這也暗示了托瑞克的靈魂在尚未和陰影（食魂者與厲鬼）達到最終整合狀態時，依然無法得到平靜與和諧；渡鴉族魔奇師莎恩明白，托瑞克最終還是得自己承受命運中的試鍊，因此，雖然她知道許多事實真相，卻不輕易洩露：「那道傷疤並不是意外。…這孩子的父親是故意這麼做的，為的就是要表示他並不真正屬於狼族。」（《放逐者》36）。一般說來，石頭在許多原始文化及心理學層面，都代表「生命整體」的概念，《非洲馬里多瑪》（*The Healing Wisdom of Arica*）一書中，梭梅（Somé）提到礦石在其部落文化中的象徵：

礦石是記憶的儲藏處所，是創意、資源、故事和象徵意義的原理。…讓我們能記憶，…有能力與人溝通，表達感覺，吸收來自另一世界的訊息，…記起我們的根源及生命目的。(195-196)

關於更多「整體」概念筆者將於第三節繼續探討。但關於這代表「根源」及「生命」圓石上產生的「斷裂」，同時也象徵著托瑞克得必須不斷地和內在靈魂來回對話，跨越原先產生的距離與橫互在之間的衝突—無論是屬於他們三者所組成的個體靈魂之間，還是外在顯現的陰影，事實上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和化身，追求完整的歷程永遠無法停歇，這是他的使命和人生的任務。

在和解的過程中，潛意識中的力量找到出口，等到理智失去了作用，便反制意識生活並且加以推翻。²⁶所以，迷失在古老大湖畔，一點一滴失去靈魂的托瑞克甚至開始害怕自己最親密的夥伴—狼（自性），而這也等同於害怕他自己，

托瑞克蜷縮在沙沙作響的松針床上，…他什麼都怕：湖泊、隱匿人，可他最怕的是那一群狼。牠們一直待在森林裡等他，偶爾他會看到灰色大大的那隻，偷溜到很近的距離等待時機想撲上來。（《放逐者》227）

由前面的篇章裡所述的陰影概念裡，可以得知潛意識是一種實體（entity）的存在，帶有自主性地在運作，所以投射現象早已存在於潛意識之中，人並不是製造出投射現象，而是發現投射現象。陰影的邪惡種子其實本來就存在於人類本質當中，差別只在於是

否能與此和平共處，在《惡的象徵》(*The Symbolism of Evil*)一書中，保羅·里克爾(Paul Ricoeur)談到人性中的邪惡：

在人的歷史經驗中，任何人都發現惡是即成的…惡是人類關係的一部分；它被遺傳；它是傳統，而不僅僅是某種碰巧發生的事情。…惡對於自身有一種生在性，彷彿惡是那種始終先於自身的東西，那種輪到各人去犯惡的，同時又是去發現與繼續惡的東西。(《惡的象徵》269)

這一無限循環的過程「回到惡中發現惡的本質」也正呼應遠古世界中，關於「第一個冬天」神話的由來，表現出整個氏族社會人們的價值觀，關於「惡」的認知—每個人身上都存在某部分象徵著「惡」的陰影，差別只在於對待它的態度不同；對於氏族文化一無所知的托克，便是在聽了渡鴉族長芬·肯丁轉述的神話之後，才體會到無論一開始是出於善意或惡意，陰影確實存在自我內心，只要一不注意，便會逐漸擴大：

「『世界靈』為了對抗異世界最強大的厲鬼『龐然公牛歐羅克』發動了一場恐怖的戰役。最後，『世界靈』擊中了天空中燃燒的厲鬼，但就在它墜落的時候，強風吹散了它的灰燼，大地上每一個生靈的骨裡都沾染了一絲邪惡的灰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邪惡的，托瑞克，有的人對抗它，有的人餵養它，這就是常態。」托瑞克想到這些話，知道自己的骨髓裡確實埋藏著一小顆黑色種子，等待適當的時機萌芽。(《食魂者》212)

正如在《食魂者》中，托瑞克冒充白狐族少年，假裝自願成為食魂者的一員，混入食魂者當中以尋找狼，但過程中，為了取得食魂者的信任，他不得不遵從他們的命令—殺了貓頭鷹，獵者之一，違反了世界的律法。「『做得很好。你已經踏出成為食魂者的第一步。』不，我才沒有。托瑞克在自己的腦子裡大喊。但他知道，如果芮恩知道了一定會說：『你要做到什麼地步，托瑞克？你要做到什麼地步？』」(《食魂者》211)，某個方面來說，為了自己的心願而不擇手段，就如同食魂者為統治世界不惜犧牲其他生靈一樣。在個體靈魂中，代表著「惡」的陰影原型象徵本身便會積極的活動，而讓自我感到內心中產兩種對立面的衝突—如托瑞克的心靈行走能力能夠帶給他比一般人具備更多操縱靈魂的力量，卻也同時存在著一不小心就會走火入魔，反撲的力量將會吞

噬整個靈魂的潛在危險。這類的危機曾出現在他滿心急切亟欲解救被食魂者困住的狼，只好運用心靈行走的能力進入冰熊體內，藉著牠的動物靈敏嗅覺和尋找獵物的慾望，在黑暗蜿蜒的洞窟中尋找狼；還有，在緊要關頭之下，他必須當機立斷不讓食魂者奪取火焰蛋白石碎片，所以只能進入冰熊的體內，憑藉牠強大的力量和兇猛暴烈本性攻擊，來阻擋食魂者達到目的。當托瑞克以混亂的心理狀態開始心靈行走，就必須冒著極大的風險可能轉而被強大靈魂控制，

這隻冰熊儘管又餓又累，卻仍然是一隻擁有強大力量的生靈，牠的靈魂想必非常強壯。…牠是冰熊，牠無所畏懼，什麼都不怕，**所有的一切都是牠的獵物！**在冰熊體內，托瑞克的靈魂正在不斷掙扎，想掌握這具強而有力的身體。（《食魂者》232-233）

個體靈魂在面對陰影的威脅時，經常必須承擔許多潛在毀滅性的危險，就像每當托瑞克在心靈行走時，他的三個靈魂中，只剩世界靈留守在體內，名字靈魂和氏族靈魂則進入動物體內，若是動物靈魂太過強大，他的靈魂力量被壓制，而無法操縱意志，很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結果。「托瑞克感覺到冰熊的狂暴就是自己的，他感覺那嗜血的衝動像一股緋紅的洪水淹沒他，他用盡一切努力想要克服…但他迷失了，獵殺的渴望已經全然掌握他。…」（《食魂者》364），冰熊的野性的憤怒與噬血的衝動就如同是那個「邪惡的種子」一般，稍有機會便會成長茁壯。榮格曾在 “The Shadow”²⁷一文裡提到，意識中的陰影對於自我人格來說，是個關於道德的挑戰，沒有人可以在不考慮道德的重大影響之下來面對陰影，因為對於內在人格來說，意識到黑暗面是存於當下的真實，是能促使自我認知的一種方式。人們或多或少都會表現出像原始人一般無法控制或是害怕去控制的情感，這個由人類本質中較低劣和負面的元素組成的陰影，尤其，也透露出本能的情緒性自然反應、人格弱點，還帶有某種強迫及佔有的性質，有時候，在被壓抑之外還會反撲。擁有心靈行走能力的托瑞克在《放逐者》中，這樣的力量被蛇族魔奇師舍絲露所操縱，迫使讓他進入蛇的靈魂中，追蹤攻擊芮恩—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人之一，同樣象徵著在與陰影對立時，對於靈魂可能所造成無法控制的傷害，

托瑞克的靈魂奮力掙脫束縛，奮力地想改變蛇的意向，…**咬吧！咬吧！**她女主人的聲音在托瑞克的蛇意識中飄搖。再一次，他身為托瑞克的那個部分試圖改變這條蛇，可是牠的身體卻不聽使喚。**咬吧！咬吧！**……不行！托瑞克在冰冷的蛇腦裡大叫，不行！**她是芮恩！**（《放逐者》298-29）

但是，在造成可能傷害的同時，這個「道德的挑戰」卻也可能成為激起內在人格爆發出扭脫束縛的力量，相反的立場在相互拉扯的過程中，全新的自我會被發現，又或者可以這麼說，所謂的「全新」只是原本自己無法展露得知，潛在的能量存在著卻一直沒有被發現而已，同樣的情況在托瑞克遭遇到隱匿人（Hidden People）攻擊時的所投射出本能反應可以看出：

他（托瑞克）覺得非常生氣。放開我！他在腦子裡吼著。…憤怒賜給他一種力量，他發瘋似地猛踢。腳上的束縛鬆開了，有一個東西發出汨汨的怒氣聲，繼而沉入黑暗之中。托瑞克快速游出水面。（《狼兄弟》182）

也就是說，面對陰影浮現，有時也會產生另一種相對的力量來對抗，這也可以說明陰影的運作，實際上也帶來另一種改變的契機。此時，靈魂組成元素—自性的潛在能量便因此激發出來，在《分析心理學巨擘—榮格》（*Carl Gustav Jung*）一書中，安·凱斯蒙（Ann Casement）提到陰影的作用，其實是界定了心理的內在道德限制，因為這是自我最難承認的事實，它是一種自主的神靈複合體，會將自我和自性—本身就包含光明和黑暗等一切的總體—給銜接起來。²⁸因此，雖然自性一方面可以說是「心靈和人格的整體，包含了意識與潛意識世界」，但另一方面來說，它也是心靈中最為純粹的部分，在重要的時候可以作用讓自我能重新產生覺知，如同 Mario Jacobi 在 'Ego and Self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一文中所闡述榮格的經驗：「當他同時感知到魔鬼般的力量在自身當中，他感覺他是順應一個更高的意志—並非僅是等同於他的潛意識，同時也維持在意識自我的立足點上。」（306）²⁹對於托瑞克來說，狼就是等於是他心靈最為重要且具有純粹本質的部分，所以在托瑞克迷失之時，狼就運用的力量來幫助托瑞克找回自己，重新拼湊靈魂，

那隻狼毫不畏懼地穩穩站著，…琥珀色的眼睛正視著熊—就像太陽一般堅定與強

壯……（這雙眼睛）看到他（托瑞克）的靈魂…呼喚著他的靈魂，他痛苦地用力搖晃身軀，終於擺脫嗜血的衝動。…他反敗為勝掌握住冰熊的靈魂。（《食魂者》364）

托瑞克後來察覺，已經掌握冰熊靈魂的他，若是藉由冰熊的身體來進行有意識的復仇，那麼，他將會把心裡邪惡種子養大和食魂者一樣，落入陰影全然包圍的世界，狼以清明澄淨的目光穿透陰影直視進托瑞克心靈，從黑暗中將他引導出來，自性在此時發揮令自我覺知的作用，讓托瑞克除了找回自己，也擁有力量能掌控冰熊；另一方面，若借用保羅·里克爾（Paul Ricoeur）的話：「靈魂和肉體具有彼此內在地互為正反的可能性。」（《惡的象徵》，306），狼和托瑞克之間，自我和自性角色身份之間的轉換，也有互為正反的可能性。

狼被食魂者困於洞穴中，準備為獻祭儀式犧牲時，牠也同樣迷失了自我：「狼的腦子裡有一團黑霧告訴他：『無尾高個子』不會來救他了，永遠永遠也不會來了。」（《食魂者》219），沒有托瑞克和芮恩在身邊，為邪惡陰影所困的狼，此時也陷入黑暗的深淵，在《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裡，史蒂芬斯（Stevens）談到：「處理陰影雖然令人沮喪，不處理它的話，後果比沮喪糟得多。沮喪只是因為面對自己人格中不可取的面向而感到被『貶低』所致。」（259）自性的力量正在削減時，對於個體靈魂在面對陰影時，將會產生無力和自我放棄的負面能量，因而讓陰影擴大，造成內在心靈的不安，就像狼被困住時的情況相同，這個時候黑暗勢力壯大，厲鬼能量提升，正負之間的相互消長之下，無力消極悲觀的想法湧上，盼不到心靈上的支柱——托瑞克及芮恩的到來，漸漸將狼的希望弭平，喪失奮鬥的力量：

他（狼）可以感覺到，它正在慢慢吸乾自己的力量。…他現在是大地的腸胃裡，很深的地方，遠離所有其他的生靈。…他（狼）真希望自己可以向它們展開攻擊、撕咬、衝刺，而今只能靜靜聽著，讓他心中飽受折磨，他生來就是要獵殺厲鬼的。（《食魂者》220）

但是，整體而言以狼做為個體靈魂中的自性來說，他所面對的陰影相對於托瑞克或是芮恩，較為原始單純，並且與世界直接產生連結。對狼來說，來自於外在最大的陰影

即是觸怒世界靈，或是不小心違反自然律法，

他的後腳感覺到一陣恐懼。他害怕觸怒自己沿途經過的陌生狼群，如果被捉到的話，可能會被撕成碎片。他害怕「轟隆者」會降下天譴。但這一切都比不上他害怕他的狼群兄弟遭遇危險。隨著他的奔跑，那股惡質的氣味越來越濃，整座森林都已落入它的陰影。（《心靈行者》70）

雷聲對於他來說是自然中最令他感到畏懼的，由於小時候因為暴風雨的侵襲，導致河水暴漲讓他失去家人，恐懼依然埋藏在心中，「它可以用暴風雨把整座森林夷為平地，還可以降下『咬起來很熱的亮獸』，燒樹木、岩石和狼。它無所不能，狼比誰都清楚這點，因為他小時候就是因此而失去所有的家人。」（《心靈行者》68），而厲鬼對他（自性）來說是使命而非陰影，也是與他的狼兄弟托瑞克必須完成的任務，狼採取勇於面對的態度是支持著托瑞克的重要力量。「當他還是一隻幼狼時，這樣的腥臭讓他害怕。現在它卻喚醒了奇異的渴望，比血液上衝更深，甚至比山巔的牽引更強…」（《心靈行者》368），這同時也象徵著自性的陰影在本質上仍然和宇宙的運行有較為強大的連結關係，相對而言在面對自我的陰影時，激發的是輔助作用力量，這同時也符合了榮格所說的自性特質包含了所有人格面向起源，像是存在於「心靈萌芽期中的原生質胚種」（embryonic germ-plasm）³⁰—意思也就是說，自我陰影的存在對於自性來說，原本就是包含在其中的一個面向，是幫助自我瞭解心靈面貌的媒介。在心靈組成元素的互動當中，狼雖然也曾陷入掙扎—是否回歸自然與聖山狼群一同生活，或是與托瑞克一同奮鬥，展開與黑暗勢力的對抗，面對抉擇時的痛苦「他感到左右為難，深受聖山的牽引，卻又如此思念著他的狼兄弟。」（《心靈行者》67），但是最讓他感到不安的即是對於托瑞克（自我）發生危險，卻無力提供協助，像是被食魂者困住時，他心心念念的不是自身的安全，仍然把重心放在托瑞克身上「狼心中的恐懼難以言喻，因為他不僅替自己感到害怕，更為他的狼群兄弟擔憂。」（《食魂者》146）這也同樣反映出其作為心靈中被視為超越自我（transcending consciousness）的本質存在，理論上對於自我是以完美單純、忠誠善良的協助形象呈現，因此由自性出發來看陰影部分，由於某個程度上他所在的立足點較為宏觀—包容各種不同面向—因此在衝突與對立的交戰比起自我與

阿尼瑪要削弱一些，在個體靈魂中，自性的存在看來與陰影雖是極為不同的相反兩端，但讓意識自我認知提昇的作用上卻是相同的。

另外對於芮恩（阿尼瑪）來說，陰影的產生來自於無法找到自我定位的迷失，無論是面對自己的命運或是處於和托瑞克、狼之間，外在黑暗力量同樣也只是引介的象徵，真正的陰影從逃避和自我質疑、不確定當中產生，與食魂者之一——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之間的母女血緣關係和身上所帶有的魔奇師天賦，讓她對於身世，也就是自身的力量產生恐懼，進而可以推衍至害怕再度被排斥和遺棄的不安，原本能讓她充份發揮蓄積以久的能量，卻成為芮恩所必須面對的最大陰影。

「妳在狩獵中迷失自我。」莎恩打斷她：「藉此逃避妳的命運，逃避成為一位魔奇師。」芮恩深吸一口氣，強壓住自己的脾氣……就算她的話裡確實帶有幾分真實性，那又如何？（《心靈行者》118）

無法對於自己產生認同是芮恩在靈魂整合的過程中的阻礙，保羅·里克爾（Paul Ricoeur）曾指出「一旦既要自身認同又要眾人認同，那就必定陷入自我分裂之中。」（337），芮恩就算已經在此三位一體的個體靈魂中找到歸屬，但是自我的認同感仍是建立在薄弱的基礎上，事實上所有這些命中注定發生的事情，是被意志選擇的自由所暗示，而不是與自由相對立的：芮恩面對藏在心中的秘密——自己的母親是個食魂者，採取自我隔離和區別的態度，她將魔奇術視為「與母親同樣邪惡」，深怕自己一旦運用這樣的天賦，就會變得和母親一樣，從小一直抗拒渡鴉族魔奇師莎恩試圖要培養她成為魔奇師的企圖，「若是在從前，芮恩才得理她，她從小就在違抗莎恩，現在也沒有理由變乖。」（《心靈行者》116）但不斷發生在她生命中的衝擊卻又不斷迫使她面對接受自己的力量，就如同她為了要協助假扮成食魂者助手的托瑞克尋找狼之時，進入食魂者所在的山洞中卻意外被困住，面對有可能在尚未找到自我定位時就孤獨死去的恐懼，也帶出了她始終害怕「其實自己並不存在」的事實。

大地已經吞沒了她…沒有人會知道她的下落，沒有人會找到她的屍骨，並且將她帶過渡鴉族的埋骨所。沒有人會幫她畫上死亡面具，好讓她的靈魂不致失散。黑暗降臨在她的臉上，宛如的第二層肌膚，…看不見手指，它們並不存在，她並不

存在。…她頹然崩潰，精疲力竭……深陷在大地之中，沒有時間、沒有水，沒有夏季，沒有月亮，沒有太陽，唯有黑暗。芮恩躺了這麼久，以至於她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是芮恩，…她儼然成為岩石的一部分。（《食魂者》203-204）

無論是違背倫理意義或是道德法則意義，她一直以「錯誤」看待自己生存的價值—出生的錯誤、可能擁有黑暗力量的錯誤，以及認為自己氏族帶來厄運的錯誤，但是在自我內外，顯示「我的生存」的過程中，她卻仍能意識到「錯誤」的不可避免性，正因為如此，她才漸漸在與托瑞克和狼的互動中，瞭解到面對陰影之於她，除了是為世界、為托瑞克和狼，也是為了自己。在《放逐者》的最後，托瑞克帶著芮恩面對她母親—蛇族魔奇師舍絲露（Seshru）的死亡儀式，他抓著芮恩的手，以大地之血和赭土幫她為她母親畫上死亡面具，而狼則是「追蹤著某個沒人看得見的東西」—蛇族魔奇師的靈魂，到森林的深處，以免她靠近其他生靈。「她無所謂，這是個解脫，芮恩這麼告訴自己。」（《放逐者》383），這個象徵性的過程，就像是她和自我的身世和體內所藏的力量做出和解，因此化解了阿尼瑪面向的陰影，而令整體心靈充滿包容的能量，相對地，這也因此同樣削弱了自我的陰影的威脅性。

所以，由芮恩的角度來看陰影的存在，似乎是個體靈魂在面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其中一個面向，並不完全都以「邪惡」的面貌存在，比較像是命定論中的必然存在，也許讓人抗拒，但非關善惡。人類其實是一直存在於雙重原始本性（善與惡）的混淆中，而道德標準則是後來逐漸將其分化的來由，讓人們在帶著畏懼接近罪的領域，弱化生存的意義。³¹相反地，在個體靈魂漸趨於完備的同時，各靈魂組成元素的凝聚力轉化陰影的存在，強化面對未知的勇氣，像是托瑞克堅持前進去尋找狼，必須到芮恩最不願接近的冰河—她父親的葬身之處時，陰影的存在對於芮恩來說，已經不再是那麼令人想逃避，相較於托瑞克對於她可能做出拋下他離地所產生的恐懼，芮恩反而突顯出其義無反顧的瀟灑態度。「『你說的對。』她忽然開口：「我們走吧！」。然後，她頭也不回走出樹蔭底下，他跟著她，一走進那片空虛的大地。」（《食魂者》54）。雖然，在和她內心存在的陰影，也就是她的母親舍絲露面對面之時，雖然仍有畏懼「『…妳肯定有一些些魔奇術天賦。…不過妳當然會有，至於原因我倆心知肚明。』…芮恩從頭到腳

不停顫抖，同時放下她的弓。」(《放逐者》318)，但是她已經有力量去面對，同時擔負起守護自我(托瑞克)不被影響的責任，當托瑞克被舍絲露帶有強烈召喚力量的目光不自覺吸引時，芮恩當機立斷的警告：「『別看她！』芮恩說：『別聽她說話！』」(《放逐者》319)，就算是面對由自身出發的陰影—和她有血緣關係的母親—可能對個體靈魂產生威脅，「……我可以讓你離開你的朋友…讓你和你安全的夥伴們斷絕關係—簡直易如反掌。」(《放逐者》319)阿尼瑪也能以有別以往靈魂尚未整合時的逃避態度，轉而坦然以對，鼓起勇氣看待內心的陰影，「她站起身來，把精神集中在目標上，…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須集中全副精神，甚至用你的意志力在目標的身上燒出洞來…」(《狼兄弟》239)。如果沒有過面對陰影的過程，她也無法理解自己所渴望和所畏懼的到底為何，除了她在過程中逐漸的體認之外，事實上，個體靈魂中的自性所產生的作用也是至為重要的關鍵—在靈魂中居於更原始純粹境界的狼，也同樣在這個個體靈魂中帶給芮恩「雖然無形，卻持續累積」的力量，就如同牠帶給托瑞克(自我)的一樣，注入與陰影和解的力量，這也正是三位一體靈魂在經過初步整合之後充份運作的展現。

為了安慰自己的心情，她拿出托瑞克在去年秋天給她的小雞骨哨子，它無法吹出聲音—至少她聽不到，但她一直保有它。狼似乎可以聽到哨音，她曾經用哨音召喚狼來，並救了自己一命。(《心靈行者》132)

一般來說阿尼瑪對於意識中的自我所產生的影響，也會左右自我意識中選擇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無關乎道德標準的好壞，只認為是應該作的事。《食魂者》當中，白狐族內具有感應能力的女人坦內吉克，看出芮恩為了抗拒自身遺傳自母親舍絲露的魔奇師天賦，總是處在高度要求自我的巨大壓力中，便試圖勸她：

「憤怒—」坦內吉克溫和地說：「是一種瘋狂，而且浪費力氣。」

「但有時候是必要的。」芮恩喃喃地說。(《食魂者》132)

但是，她對於母親為食魂者一員，只為滿足自己私慾不顧家人的行徑感到憤怒，而這股怒氣也成為她堅強的動力，有勇氣去執行她認為對的事；同時在某個程度上來說，也間接地影響到整個靈魂核心的思維和行動。所以，在她與托瑞克(自我)的相互作用中，可以看得出她面對自我陰影的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是比托瑞克來得更強大，並

且掌握著決定性的結果，像是在《食魂者》中，她與托瑞克因為冰層的分裂而失散，手上握有火燄蛋白石碎片的她因此必須決定是否拋棄一切，成為與碎片、厲鬼一同陪葬的生靈，

「托瑞克，你可能會永遠出不來，你可能會被永遠困住！」

「我別無他法。…妳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和火燄蛋白石陪葬，妳好勇敢…我一定辦不到。」（《食魂者》371）

陰影對於阿尼瑪來說，只要理解到本身可以發揮的作用，並且傾全力地在個體靈魂中發揮，其實並非是太大的阻礙。尤其，弗蘭茲在《人及其象徵》也曾提到榮格對於陰影在整體人格的看法「有時候自我尚不知曉的每一件事都與陰影混成一氣，甚至包括最有價值和最有力量的東西，…如果陰影形象包含有價值的、至關重要的力量，它們就該化入實際經驗中，不受到壓抑。」（208），這也正可以說明各元素所面對的陰影對於心靈整體的不同作用，加入看似混亂不安的邪惡因子，卻是促使靈魂昇華更為包容和諧的催化劑—是危機也是改變的契機。

榮格曾在《論彌撒的心理學》一文中談到：「它是事件的主體和客體。…它現在存在，就它在過去不存在一樣。它依存於事件的發生，正如「看見」依存於「光」。」（《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207），而這正是陰影對於心靈的重要性，它不只反映為在經驗性的層面，也反映在超驗性的整體，因此，靈魂的各組成元素開始了覺知的歷程，不再將自己視為個別的主體意識，而是一和整體，尤其，當主體意識和中心相繫時，它就和整體統合在一起，就像是對於托瑞克、狼、和芮恩這個三位一體的心靈來說，陰影已經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內化進他們自己的內心，同時也在彼此間作用。在榮格的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當中，他曾經談到由四處遊歷各原初文化，察覺關於人類靈魂對於光明的渴求和走出黑暗的渴望，他認為人類不該屈從所謂絕對的善或是惡，因為在現實當中這是屬於有可能產生謬誤的判斷，在他看來「凡是已經喪失的東西，若無充份的理由是不會復現的。在活的精神結構中，一切事不會以單一的機制發生；每種現象都要適應整體的組織，與整體有關；也就是，它是有目的、有意義的。」（318），因此，他認為只有存在於一般體驗的陰影會令人不

安，感到危險，是代表不懷好意的形象，但也不一定是如此。只有人格中被排斥的部分會給人負面的感覺，而陰影卻可能含有正面的潛能，由於環境沒有提供施展的機會，因此「自性」中有尚未在人生中實現的，未能實現的部分，都有可能因為陰影的出現，來補全這樣的不足，它也可能成為激發個體心靈潛能的媒介。所以，他提出了關於「四位一體」的概念，將陰影的部分也涵蓋進個體化過程當中，若是自我和陰影能由相互對抗的模式，轉化成能夠對話的和諧模式，那麼反而能讓個體心靈向理想中的境界更為提昇一大步。下一節，本文將繼續探討包含陰影的心靈所代表的四位一體，對於生命的存在和價值的影響。



第三節 與陰影結合：四位一體的靈魂

就像渡鴉族長芬·肯丁告訴托瑞克的話：「…長大可能也是一種靈魂的病，…你必須設法保持平衡，就一把好的刀子一樣，這花了我好一些時間。」（《放逐者》394）和陰影正面交鋒，是要完成個體化過程的必經之路，在三位一體（trinity）的個體靈魂的各組成元素都能在心靈中發揮其適當作用之後，接下來則是要和來自外在世界和心靈本身產生的陰影來做同化與整合，維持心靈的平衡，這正體現了榮格對於「四位一體」（quaternity）才達成真正完整的靈魂的概念。

關於四位一體的概念，筆者先試圖以佩弗所創造的世界中，探究關於「四」的象徵概念，和榮格所提出的觀點加以連結，進一步剖析加入陰影之後的四位一體心靈。在《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Menschenbild und Gottesbild*）當中，他談到四位一體（Quaternarium）不但在他以往心理分析臨床診斷的病人夢裡，扮演重要角色，也說到這個概念由中世紀直到十八世紀在歷史中的地位，例如在基督教的聖像學（Ikonologie）³²和神秘主義，或是在諾斯替（gnostische）哲學³³裡也有其重要象徵地位。「四位一體是在潛意識裡創造的宗教儀式的最重要代表。」（39），基督教文化尚未出現以前，數字「四」的普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以人類的心靈來說，一旦開始思考某事，就自然而然地會由一整體中挑出不同的部分，最顯而易見的方式就是挑出相對且通常帶有互補性質的兩方，如高低、熱冷等，而「四」則是由二元所延伸出來，若是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來說，兩條直線的交點帶有創造秩序的中點功能，而被分出的四個範圍則包含了潛意識的進入，在榮格在《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裡的文章（論彌撒的心理學）提到在原始基督教幾個世紀的開始，「十字架的功能就像東方人所理解的『我』，…不和諧的東西也合而為一，成為『智慧的和諧』，是關於整體和終極的觀念…聚合且統一萬物」（211），原本由一分為二、二分為四的過程到最後，「四」又重新代表著一，也就是整體。在《放逐者》（*Outcast*）最後，芬·肯丁收養了托瑞克，並且將原本在出生時被母親宣告「沒有氏族」（Clanless）的他，在經歷過被放逐的過程之後，成為所有氏族的代表。「這位是我的養子：過去曾是一名放逐者，但現在已不再是。他沒有氏族—but就從現在起，由於他所背負的標記，他將代表所有的氏族！」（399），他將托瑞克額頭上

原本被刺上的放逐者標記，改成所有氏族的標記，代表存在於遠古每個地區的氏族，融合在一起，

他把放逐者標記的圓圈部分劃成四格，每一格分別代表一個地區的氏族，然後他在空格裡填上了顏色。白色代表冰地的氏族，紅色代表高山的氏族，綠色代表森林的氏族，藍色代表海洋的氏族。（《放逐者》399）

這個圓圈代表了整體遠古世界，雖然各自住在不同地區的氏族有著不同的生活型態，海洋氏族敬畏著海洋母親，森林深處的氏族則推崇樹靈，有各自的氏族圖騰和象徵，但是看似不同的特質之下，卻又同樣地相信世界靈、氏族靈魂、名字靈魂的存在，對於自然萬物的虔敬將所有的氏族連為一體，如同這個托瑞克的標記—完整宇宙中的四種世界。這正符合了榮格對於四位體的聖秘特質的說法，「四」看似被分割，實際上又為整體。他認為三位一體表現了每個人都熟悉的象徵性數字，在 “The problem of the fourth”³⁴一文中，他提到「三並非是秩序中的自然系數，而是一個人為的數字」³⁵，而在古希臘時期，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也發展出「靈魂乃是由四方形數組成而非三角形數」³⁶的說法，並且認為四位一體是宇宙存在的原型，它表現出對於任何整體判準的邏輯性基礎。³⁷「四」代表的是一個整體，象徵整體的各個部分和面向，有時候，它也經常以一個包含四等分的圓形顯現出來，像是芬·肯丁為托瑞克刺上的標記一樣，這個圓被認為是最完美的形式和最完整的實體，「甚至是世界靈魂（anima mundi）、自然間的靈魂（anima medianatura），以最初創造的光…即使是整體的最小部分的點，也有這完美的自然。」（《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54）。

這個包含「四」元素，代表著人類根源和生命意義的圓形實體象徵，在榮格看來也就是一種整體（wholeness），而這個整體表達了對立面的結合，如理性與非理性、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男女兩性，還有由此雙重特性群集所衍生出的帶有循環性且對稱的四元法。就算是基督教核心象徵「三位一體」的形象，在榮格看來為「潛意識的表達形式卻是四位體」（《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60），所謂的魔鬼（也就是陰影），始終帶著其自主性和絕對的自由，真實永恆地存在於和三位一體間的內在關係，「現代心靈所創造的四位體並不直指內在的神，而是指涉神與人的同一性…裡頭有四個面向而不

是三個。」(《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62), 這第四個面向即是必是與光明並存的陰影(This classic formula robs evil of absolute existence and makes it a shadow that has only a relative existence dependent on light.)(*Jung on Evil* 51)。因此, 四位一體的概念無論是在宗教或是哲學中, 經常以「圓」的形式顯現出來, 在榮格探索「四」的過程中, 他曾找到關於圓形之於四的古老說法, 發表於(教義與自然象徵)一文中:

圓是永恆的象徵或不可分割的點…圓形使礦石蛻變為四…從男人和女人造出一個圓圈, 從裡頭提取出正方形, 又從正方形裡萃取一個三角形, 化圓為圓, 如此你就可得到哲人之石…這神奇的石頭象徵著陰陽同體的完美生命。(54-55)

如文本中炫麗耀眼的火燄蛋白石 (fire opal), 和代表世界靈的納路亞克 (Nanuak) 一樣, 能夠散發最亮的光芒, 照進所有生靈的眼底, 帶有吸引靈魂的接近的魅惑力, 同時包含了最純粹的美麗和醜陋,

火燄蛋白石 (fire-opal) 發出映照滿室的緋紅光線, 那是最狂暴野火的炙燄, 那是雪地濺血的華麗腥紅, 那是最燦爛夕陽的光輝, 那是深冬龐然公牛的憤怒瞪視, 那是美麗與驚怖, 狂喜與痛苦。厲鬼渴望它, 它們猛力撞擊著岩壁, 嗥叫、嘶吼, 撼動整個洞窟, 在瘋狂的渴望中加倍攻擊的火力。(《食魂者》227-228)

原本不具有善惡性質的石頭, 卻會依憑著擁有者的意志而有了不同的意義, 食魂者要拿到它來統治世界, 滿足權力的慾望; 而托瑞克卻必須找到它加以摧毀, 以維護世界的平靜, 突顯出光明和黑暗對立又彼此共存的一體。另外, 在文本中曾經出現, 象徵著托瑞克靈魂的小圓石, 它的內在同時包含了許多衝突的對立面: 如同時為食魂者之子, 又為背負神聖使命的心靈行者; 或被宣稱沒有氏族, 卻又同時代表著所有氏族。就榮格所認定的這個「整體」在世界上以各種不同面貌出現, 它可以是煉金術士所說的「哲人之石」(the philosopher's stone /lapis philosophorum), 也可以是東方宗教中的「曼荼羅」(mandala), 這些象徵代表著人類內心的自己, 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 不曾消失。榮格也在(一個自然象徵的歷史和心理學)一文中提到:

曼荼羅就是透過三重的節奏去表現神性, 透過靜態的四位體, 透過區分為四個顏色的圓形, 去表現靈魂, 那麼這異象最內在的意義, 就只不過是**靈魂與神的結合**。

(《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77)

這個「整體」可以由托瑞克、狼、以及芮恩所組合成的個體靈魂，所面對的任務中發現—尋找火焰蛋白石的碎片的過程，也一邊在拼湊自我靈魂的碎片。若假設整個遠古世界是為一整體潛意識心靈，由他們所組成的此個體靈魂便是這個體系的生命和「脈搏」，是為此心靈的基礎核心和必要條件，這個靈魂基礎原本就存在，要做的只是把將它從不斷層層的覆蓋中挖掘出來。此靈魂中自性和阿尼瑪的原型在自我意識不平衡的狀態時，充分發揮補償的支持作用，如狼和芮恩各自以及時適當的方式和托瑞克相處，表達「我們皆為一體」的信念—無論是狼堅定相信的眼神，

托瑞克坐倒在地。我辦不到，他心想。我不能到聖山去。

狼坐在他的前面，一雙淚滴般的眼睛清澈如水。你可以辦到的，我陪你。

托瑞克搖搖頭。狼直視著他的眼睛。(《狼兄弟》360)

或是芮恩有時看似強悍獨斷的態度，共同來激勵托瑞克，互動的模式就像是自成一體的小宇宙一般協調地運行著，「『我當然知道，我們要一起去做你要做的事！我們必須先確保狼的自由，然後—』她深呼吸一口氣：『然後我們會阻止他們打開『大門』。』」(《食魂者》274)。筆者將其作用出的小宇宙視為人類潛意識心靈的核心，也就是前一章所探討之三位一體靈魂。但若要達到和「神性」更為接近，就必須再繼續朝「圓/四元性」的大宇宙前進，將被潛抑和壓抑的傾向或本質由內在深層發掘出來，並且賦予這些「內心的他者」不同意義，也就是加入陰影的作用。代表著意識自我形象的托瑞克，經歷過失去父親的痛苦，不得不面對挑戰食魂者和厲鬼的恐懼，克服了和狼（自性）、芮恩（阿尼瑪）之間相互磨合的掙扎過程，不但在外在上有了改變，

「無尾高個子」也變得不一樣了，經過好些「光亮」和「黑暗」之後，他的氣味有些轉變，嚎聲也變得低沉許多。這一點狼倒是明白。…他們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長大，不過終究，他們是會長大的。(《放逐者》382)

慢慢地內心也有相當程度對於世界更進一步的理解，不被內心的表相所困，原本迷失靈魂的托瑞克剛開始踏入陌生的湖區之時，把古老的大湖視為敵人，抗拒且帶著恐懼「最初，他是那麼害怕這座湖，可他現在明白，這座湖無所謂善或惡，它只是非常、

非常古老」(《放逐者》400)，逐漸地，面對令人畏懼的因子，此核心靈魂也能以超然的態度領會更深的智慧。

榮格曾提出，由三位一體發展到四位一體的過程可以被表現在難以理解，也可以說是形而上的投射當中，同時心靈也獲得可塑性的提升，³⁸他也認同實際上陰影的本質通常只是卑下或不合時宜的東西，其中也包含孩童或原始人的個性，並非是絕對的惡。在《放逐者》中，托瑞克被蛇族魔奇師舍絲露惡意的剝奪了對於周圍的感知能力，在他漸漸恢復與自然之間的連結時，他察覺到了原本認為具有敵意的泉水—曾經對他來說為陰影的象徵，事實上並非具有任何善惡之分的力量，只擁有「存在」的本質：「托瑞克看不到泉水在哪裡，可是他聽到了泉水的迴聲，感覺到它的力量，它散發的感覺既非善也非惡，在善惡尚未出現之前的遠古，它就存在了。」(《放逐者》279)，一旦有了這一層的認識，那麼在「整體」拼湊的過程中，對於陰影的態度也就隨之改變；所謂善惡只是道德規範之下的想法，並不能以偏概全，食魂者雖然以邪惡陰影的化身出現在托瑞克的生命中，但像是食魂者中的蝙蝠族魔奇師妮芙(Nef)，對於小動物所展現出溫柔的另一面則非能以片面的判定而斷言，「他想到就在妮芙縱身一躍的時候，她肩膀上的小黑影往上飛起，是她把自己最心愛的小東西揮走，免得牠和自己同歸於盡。」(《食魂者》371)，妮芙(Nef)後爲了要報答托瑞克父親從前的救命之恩，而選擇自我獻身，

蝙蝠族的魔奇師猛地轉身，帶著一種苦澀的勝利表情，…『我償還了！當你遇到你父親的時候，請轉告他，我償還了！』說完她就跳了進去，蜂擁的厲鬼同聲嘶吼，跟著她一躍而入。冰河嗚咽，黑冰崩塌，將峽谷永遠封閉—火燄蛋白石的光從此熄滅。(《食魂者》365)

她和火焰蛋白石的碎片一同躍進極地的黑冰峽谷中，讓其他食魂者失去控制厲鬼的機會。「『她不全然是壞人。』他喃喃說道：『至少不是一直都那麼壞。』」(《食魂者》370)，這些都同樣展現出榮格所認為關於潛意識的體驗，是一種既存、客觀的東西，而且毫無疑問地是由意識作用出發，但其本身卻無法區別其差異性，所以無從被認識，而當中關於其假設性的研究也無法被驗證，「潛意識給人的印象是既為差異者的深淵，又是

為統一的源泉。」(《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214)，就如同惡的存在一樣，如果沒有和善之間的差異，不但它本身就無法顯現出來，所謂的「善」實際上也找不到立足點「如果你允許善的真實存在，那麼你必須也允許惡的存在。」³⁹；這也正是榮格對於「四位一體」所持的觀點，因此才將三位一體的個體靈魂加入陰影原型，使這個整體能以另一種形象特質，完成統一性的體驗；以托瑞克此三位一體靈魂來說，食魂者的力量是對抗的目標，但本質上與托瑞克及芮恩所擁有心靈行走能力和魔奇師天賦其實雷同，食魂者所顯現出的只是反映出此個體靈魂的另一面，因此，蝙蝠族魔奇師妮芙也並非為絕對之惡，她同樣也藉由托瑞克反映出她善的一面，像是托瑞克在洞穴中心靈行走至熊的體內，身體呈現昏睡狀態時，妮芙所表現出的溫柔，

「『怎麼叫都叫不醒。』蝙蝠族的魔奇師說。芮恩有點訝異地發現，她的聲音聽起來真的很擔心。…『幫他翻個身…不能讓他趴著睡，如果生病，這樣睡很容易窒息』」(《食魂者》248)

人類內在心靈存在著陰影是天性，但若要以以此來劃分善惡則沒有絕對的依憑和標準，若能意識到這一點，面對陰影時就無所懼。《食魂者》(Soul Eater)中，提供托瑞克和芮恩協助的白狐族獵人印努堤路克(Inuktiluk)曾在與他們分別時和托瑞克說：

我覺得你就像是一頭黑色的冰熊，可能一千個冬天才會出現一次。或許你將永遠無法找到真正的平靜，但人生的歷程中，你會交到很多朋友，你的名字將在許多土地上流傳。」然後他把雙拳交叉在胸前，鞠躬行禮：「好好狩獵吧，托瑞克。願你的守護靈與你同奔。(may your guardian run with you) (《食魂者》383)

生活在極地的冰熊幾乎都是白色，當他形容托瑞克為「黑色的冰熊」，似乎暗示了托瑞克和陰影之間對立卻又永遠密切的關係—統合對立面的課題仍然會持續地在生命過程中不斷發生。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邪惡，托瑞克。有些人會努力對抗，有些人反而滋養邪惡，這就是生命的常態。…托瑞克覺得頭暈目眩、害怕至極，他彷彿正站在懸崖邊緣，準備跳進一個未知的世界。(《心靈行者》416-417)

渡鴉族長芬·肯丁告訴托瑞克關於人性當中的邪惡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讓他瞭解自然

運行的法則之下，選擇的意志和態度其實才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那是對於靈魂內在強韌度的試煉。正如榮格曾指出「我們心裡已經和黑暗密不可分」（《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319），他認為無論是意識的願望或是恐懼驅使，從經驗上來說，完整的心靈，其實就是潛意識自然產生的生命目標圖象，它表現了生命存在的目標價值，也就是實現個體性和整體性；而伴隨整合實現產生的自覺態度（self-knowledge），而面對內在的陰影則是開啓通往此完整心靈最為重要的路徑。就像是托瑞克在瞭解到自己作為心靈行者的使命，以及接受父親曾是為食魂者時，由一開始的憤怒、哀傷、慌亂「托瑞克一直跑一直跑，直到路的盡頭，他的腦子卻還是靜不下來…他的胸口好悶，快呼吸不過來，像一場暴風雨，起了所有的憤怒，哀痛與恐懼。」（《心靈行者》418），轉到後來接受並且決定自己的信念，以自由意志來選擇對他生命來說有意義的運用，進而能認同自己，這才發現世界也接受了他，因此得到平靜；實際上，難題和困境也許尚未得到緩解，但完整的心靈自覺在此得以實現：

狼族的托瑞克。心靈行者托瑞克……托瑞克靠著樹幹坐下，看著牠們（水獺）一逐漸平息心中翻騰的不安，…在他的內心深處，升起一絲果決與確切，這就是他歸屬的地方：森林。儘管發生了那麼多不好的事，森林始終賜給他一股力量，給他力量去擊敗惡熊，給他力量逃過田瑞斯和海洋母親的威脅，給他力量面對自己的命運。（《心靈行者》419）

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順應自然的態度，這個完整的心靈將不再刻意壓抑或單純發展人本性的某一個別方面，無論是自性、阿尼瑪、或是陰影等等原型。「我不會低估靈魂，也不敢妄想心理事件經過解釋後就會煙消雲散。…我認為靈魂是實在的東西。」（《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325），四位一體的終極目標也許超然於世界，屬於形而上學的範疇中，但是就如同榮格所說，由於「靈魂是實在的東西」，因此，當尋求四位一體的靈魂過程被意識到時，意識中的自我就必須面對潛意識當中的種種，除了包含陰影，更有其他不同的原型的出現，將自己潛意識自然產生的生命目標圖象更加擴大。「如果那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就應該是可以經驗到的。只有對我起作用的，我才知道是真實的。」（329）這是榮格在（回答約伯）裡，討論到神的形象和潛意識的關係，同樣的，

這樣的概念，也可以說明陰影對於個體靈魂的作用，面對陰影只是一個認清自己的開端，是踏入靈魂當中潛意識世界的第一步，也是能讓意識和潛意識相互展開連結的引介。對托瑞克來說，由父親傳承下來的使命—尋找碎片的過程—包括靈魂碎片和火燄蛋白石碎片，是一個自我整合歷程的象徵表現，雖然帶給他陰影，但卻是真實且能證明他存在價值的重要憑藉：

火燄蛋白石。…是食魂者力量的核心，是我父親將它粉碎之後僅的最後一片。我父親！…他奮力對抗食魂者，打散他們的力量！如今，這碎片來到我的手中！（《放逐者》374）

在《榮格與鍊金術》（*Jung and the Alchem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傑弗瑞·芮夫（Jeffery Raff）談到自我和潛意識每一次的對話，都能夠將心靈昇華，能思考自我靈魂中的永恆及獨特本質。如此一來，才能產生自我認知（self-knowledge），具備內省的能力，反映出個體心靈中具有意義的生命原理，能夠容納自己的每個部分，而不只侷限在表層的意識中⁴⁰，先由自己產生力量，此時也才會與世界所給予的力量連結與感應。

只要有森林的幫助，他（托瑞克）就可以面對自己的命運，他將善用自己的能力，去消滅食魂者。「我會做到。」他大聲地說：「我一定會做到！」（《心靈行者》419）已經察覺到陰影存在的托瑞克，已經開始蛻變，心態上去除了一開始對未知陰影的恐懼，擁有包含個體靈魂中的自性、阿尼瑪，以及外在環境所賦予的力量和理解的智慧，自我便可以無所畏懼地面對各種挑戰和衝突，使心靈整體更加一致，在《放逐者》的最後，他們得知原本以為和海豹族魔奇師一同葬身海洋的碎片，極有可能在他散播惡疾之前已經被偷走，因此，這也意味著尋找碎片的使命和任務尚未結束，

托瑞克大喊著：「一切又要重來了！」

「不盡然。」芬·肯丁說：「一步一步來，記得嗎？」（《放逐者》398）

就像是個有機體一般，內在靈魂的整合不停地在流動和變化，就像芬·肯丁所說「一步一步來」，是逐步的漸進過程，心靈達到某種平衡之後也許會再度產生衝突，但衝擊過後又再度恢復平衡，陰影正是在當中扮演著刺激內在靈魂運作的媒介。榮格也在《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一書裡，（回答約伯）文中提到，由意識創造的個體化歷程中，黑

暗的東西被照亮，除了可以透視整個心靈，也能擴充意識的範圍和認知，「那在黑暗裡顯現的光，不僅被黑包含，而且本身也包含了黑暗。太陽與月亮之子，是對立之統一的象徵與可能性。他是歷程的開始和終點。」(329)，以為已經到達完美的終點，其實卻是下一個起點的開始，這正是四位一體靈魂整合之後的最高核心價值，也是人類潛意識心靈在達成平衡狀態之後，存在於宇宙間永恆意義的所在，且能與意識世界相互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多重樣貌的完整靈魂－與陰影一同造靈魂

渡鴉族魔奇師莎恩的預言「一個影子攻擊森林，無人足以抵擋。…直到傾聽者到來。他以氣戰鬥，以沉默言語。…傾聽者，…將他心的血奉獻給聖山。影子於是徹底瓦解。」（《狼兄弟》111）成爲托瑞克追尋自我靈魂完整的開端，也預告了接下來托瑞克將要面臨的難題－與陰影面對面，以拼湊出心靈全貌。系列的第一本《狼兄弟》（*Wolf Brother*）以「死亡」拉開序幕，托瑞克除了要爲失去父親的痛苦心靈療傷，也仍得以意志支持自我強打起精神，克服獨自在森林生存的困境，直到他遇見狼和芮恩。在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所創造出的遠古世界裡，托瑞克成爲一個體靈魂整合過程的象徵代表，筆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以榮格曾在《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裡說過的話來看：「一個人必須走向通往更廣大王國的道路…隻身前行，和自己為伴。…想像自己自成群體般發揮作用，有著各式各樣的觀點和傾向，…」（422）。這個遠古的世界就象徵著真實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心靈，而存在於這個活躍心靈世界中的托瑞克，呈現了自我、自性與阿尼瑪之間的作用，並且在整合之後，與陰影產生互動。就像是同心圓宇宙一般，托瑞克的心靈宇宙中，包覆著他自己的意識自我，狼所象徵的自性、芮恩象徵的阿尼瑪，也包含著陰影；再更擴大一層，則是這個看似真實熟悉卻又陌生的遠古世界，在此當中有氏族、有黑暗力量，有各式各樣的原型在其中作用著，並且對托瑞克這個體靈魂核心產生影響；若是以更爲宏觀的立足點來看，這一整個遠古世界就如同是現實人類的潛意識心靈一部分，在其中種種的撞擊與融合，都能反映投射在自我意識當中，人們能由其中觀察並且認知真實自己。所謂個體心靈當中的潛意識便在此時發揮作用，這個潛意識心靈不只是無限寬廣的，它也能與未來同步成長，而且，不只存在於短暫的人類個體中，同時也存在於無限延續的集體心靈中－這也就是藏於人類靈魂裡更底層的集體潛意識。

以文本來說，無論是以動物化身出現的狼，或是托瑞克所代表的男孩，以及身爲女孩的芮恩，其實都是同一靈魂中的不同面向，每個存在於靈魂中的原型有著其自主性，在整體靈魂中帶有流動性，意識中的自我（ego）、潛意識中的自性（self）和阿尼

瑪（anima）在適當的時空環境裡各司其職，相互補償不足，讓個體心靈趨於平衡。就榮格本身所秉持的概念上來看，他對於人類靈魂和萬物世界所展現出的包容力和開放性，並不侷限在語言之中，他只相信心靈的真實，在其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 Reflection*）中，他提到：

沒有什麼事情是我確信無疑的。我沒有什麼明顯不變的看法，對任何事。我只知道我生於這世上並存在著，…我存在某種我並不知道的事物的基礎上，儘管有著所有的不確定，我卻感覺到一切存在都潛藏著實在性，以及我的存在的連續性。…愈是得拿不準自己，我與萬物有著密切關係的感覺愈是強烈…
（439-440）

就像對於托瑞克來說，在他的世界中，狼、芮恩，甚至是食魂者、厲鬼，都是絕對真實的存在，而非僅是模糊的想像，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所以才能突顯出托瑞克存在的價值。就像是人類潛意識心靈中的原型，它們不會永遠以固定的姿態呈現，無法以統一標準的定義，而是隨著不同時間、空間，在持續不斷變動的獨特個體心靈中產生變化，就像狼、芮恩，以及象徵陰影的黑暗力量等，幫助托瑞克去發掘更廣闊的心靈領域，更進一步地瞭解自己。

乍看佩弗的系列文本，的確可以帶著觀看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和卡蘿·皮爾森（Carl S. Person）以榮格觀念做為基礎延伸發展的「英雄之旅」歷程來閱讀，他們提出關於人類生命轉變的有限性，以及內在原型的成長主導心靈立足於現象世界，應跨越各原型中的陰影才能成長進入下一原型等論述⁴¹。從某個角度來看，托瑞克個體心靈以表面的「我性」（I-ness）的自我意識為主宰，之後與象徵潛意識最原初的力量相遇並且融合—發現自性（狼性），以及芮恩這個阿尼瑪的象徵，成為他投射出對母親渴望的對象，兩者在此靈魂當中產生有力的作用。與這些心靈組成元素整合之後，托瑞克帶著充滿力量的支持，面對象徵陰影的黑暗勢力—食魂者對於他的威脅、厲鬼在世界中所造成的不安，以及追尋火焰蛋白石（fire-opal）碎片的使命等，都能符合所謂的「英雄之旅」的基本架構。但是，這些以榮格分析心理學所推展出來的概念，雖然在本質上與榮格所提出的想法接近，卻隨著筆者逐步進入文本之後，認為個體靈魂中的

整合與陰影之間的關係應有著不同詮釋。以托瑞克為一個體心靈來說，陰影原型以食魂者、厲鬼、隱匿人等面貌出現，但歸根結柢，這些象徵正暗示著人類靈魂中的某部分的真實面貌，而陰影原型在四位一體的靈魂中來說，已不是一個表面上看來需要「跨越」、「對抗」或「克服」的難題，它就是心靈中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並且協助心靈的進化，知性和靈能方面的感應由此得到更為全面性的提升。深受東方道家思想影響的榮格，對於陰影在靈魂中的作用帶有某種天人合一的調合觀點

恰似能量均來自對立，精神也擁有內在的對立性（polarity）…在一切有生命的物體中，對立性都是與生俱來的。…自我的可能是來自這樣的事實：所有的對立雙方都要竭力取得的平衡狀態。（《回憶·夢·省思》425）

這正是筆者在閱讀研究《遠古幽暗紀年》系列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訊息，在托瑞克的世界裡，衝突的「對立」，除了存在與外在陰影—黑暗力量之間的拉鋸，也存在於一開始三位一體—自我（托瑞克）、自性（狼）、與阿尼瑪（芮恩）的心靈整合中，但是最終，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過程，才能產生平衡協調的整體靈魂，成為人類心靈面對外在混亂的衝擊時，所能憑藉的精神依歸。

從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研究歷程中可以瞭解，他曾試圖由「宗教」的角度—這個充滿無限和神聖的範圍中—找出人類所能接受的領域，和心理學中的「個體化過程」（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做結合，以說明心靈平衡的理想境界。無論是將基督教「三位一體」（trinity）加以擴展到與陰影共處的「四位一體」（quaternity），或是藏傳佛教中代表完整、整體的曼荼羅（mandala），綜觀來說，這些不同的宗教最終追尋目的都是相同的—即為完備個體靈魂各對立面的整合，達到理想的超然生命。如同托瑞克在《食魂者》當中，他必須吃下食魂者給他的黑色樹根，才能讓心靈中的「內在之眼」更為敏銳，因此才能夠在黑暗的洞穴中尋找被困的狼，

他吃下的黑色樹根很甜，但有腐味。他開始感覺到它在拖行自己的靈魂，…他感覺到頭暈想吐，而且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來得警醒。…但他吃下的樹根卻把他困在一張無形的網裡，他全身無法動彈。他的聽覺比以往更加靈敏（225-226）

這也象徵著雖然因為陰影而必須開始重新進行靈魂的整合和拼湊，卻也因此再次得到

機會體認到靈魂完整的重要，並由過程當中激發出更多潛在的力量，逐漸地個體將瞭解以「接受」的態度面對陰影，並從中找到信念和從未發現的內在能量，「這是一種根源於恐懼的疾病，它會生出恐懼，就像樹長出葉子。」（《心靈行者》42），這裡所說的「惡疾」（sickness）也是陰影的具體象徵，樹長出葉子是自然運行的一部分，陰影的產生也是相同的道理，文本中處處埋藏伏筆，以托瑞克的感知為出發，來體現自然與內心陰影之間的交互比對：「天空的亮光慢慢隱沒，樹靈身後的陰影悄然現身。他（托瑞克）心裡不由得起了一陣寒意，因為他知道，黑暗即將到來。」（《食魂者》11），有光亮的地方必定有黑暗，生滅之間自有其規律，自然界已經如此運行了好幾十萬年，陰影的存在並非偶然，因此，意識到內在心靈當中的陰影也許出自於恐懼或其他種種因素，其實正是重整心靈的開始，是再次審視及專注於自己內在的機會，當靈魂得到自我的接納與認同之時，外在的一切將會透過這個重生的心靈之眼，有了不同於以往的面貌。如同托瑞克在拼湊起靈魂之後所感受到的美好：「一時之間，他覺得自己的世界靈魂向外伸展，碰觸到世界每一種生靈的世界靈魂，…所有事情是如此完美，恰到好處。」（《放逐者》261）這也正是榮格概念中人類心靈的最終理想境界。

研究至此，筆者發現當內在個體靈魂與外在環境不斷的消長作用當中，其實近似於一種自然而然發生，並且持續不停地在進行的「造靈魂」過程，而目的正是要達到榮格理想中的人類心靈面貌。「製造靈魂」（soul-making）是榮格學派學者希爾曼（James Hillman）所提出的用語，他在《夢與幽冥世界》（*The Dream and the Underworld*）一書中以哲學的視角來詮釋人類心靈發展的目的：「人的經歷是為了製造靈魂而漫遊世界幽谷之旅。我們的生活是心理的，生活的目的即是造就心靈，找到生活與靈魂之間的聯繫。」⁴²，像是托瑞克與世界靈的萬物化身—帶有原始力量的納路亞克（Nanuak）之間回歸最單純的感應，它引領托瑞克與天地間的生靈建立起連結，也正是藉由這股龐大力量的連結，將河流、岩石、獵者、獵物等萬物，與世界靈串聯起來，形成一個持續不斷，且充滿生機的自然宇宙循環。由此可以看出，在人類以為被有限性現實侷限的同時，實際上仍擁有涵藏著無限能量的心靈，無論是遠古時期的儀式信仰，或是文明的逐漸發展，身而為人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心靈和宇宙的關聯，合為一體；而與陰

影結合成爲四位一體的個體靈魂，在充滿矛盾的人生中不停地變化，就是造靈魂的開始，是發現自身和萬物神聖生命的開始。筆者認爲，個體靈魂中的原型象徵就如同池塘中的浮萍一樣，每個小浮萍都自成一個宇宙，托瑞克、狼，與芮恩各自是浮萍，同時又在池塘中相互依靠和影響，成爲一大片水中的草地，統一整合爲一體，也許偶爾會有如同陰影一般的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水波漣漪，擾亂平靜的狀態，但隨著時間流逝則會慢慢恢復原本的平衡，而小石子則被涵括進這片草地之下。若是將觀看的角度置放於更高的位置，實際上，這個池塘雖然與浮萍相較之下是個較大的宇宙，但宏觀地來看，它也只是存在於廣大森林中的一小部分，它不可或缺的存在與森林中自然萬物連結起來，融爲一體。而由佩弗所創造出的遠古世界，就如同這個池塘，象徵著屬於人類心靈中潛意識世界，在人類的心靈森林當中無時無刻地和意識世界交互作用，並且不斷地在人類內心世界活躍地運行著。



第二節 遠古神話的活躍心靈（真實人類潛意識心靈）

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在創作《遠古幽暗的紀年》（*Chronicles Ancient Darkness*）系列時，親自前往加拿大、芬蘭、挪威等地進行實地考察，進入許多如今仍然維持類似遠古世界的天然環境中，和不同的部落氏族文化，還有野生動物們作近距離接觸。她藉由其筆下存在於遠古世界中自然萬物的生動性和多元化，透露出對珍愛和尊重之情，以不著痕跡的方式提醒世人以更為慎重的態度來對待自然界一切生靈。

你必須了解一件事，托瑞克，海洋母親的行事作風很嚴厲卻又無法捉摸，不是你們森林的方式所能比擬。（《心靈行者》209）

風的力量很強，托瑞克，但海洋的力量遠超過你我的想像，…她住在很深的大海。…比太陽更強壯。…她毫無預警就可以殺人於無形，不管是出於惡意憐憫。…（《心靈行者》310）

由另一方面來看，筆者認為這同樣也能夠提醒人們，抱持著慎重並且珍視的態度，來面對自我心靈的真實。這個看似熟悉，卻又帶著陌生的遠古世界，其中充斥著各種象徵：托瑞克的三位一體靈魂、像孩子般卻帶著惡意的托卡若思（Tokoroth）、黑暗世界的厲鬼、氏族的魔奇師等，就如同心靈中的潛意識世界，有各種原型在其中產生衝突、撞擊、調和、平衡等作用，最為雷同的一點，則是都需要人們秉持著信念去相信它的確存在，才能體現出其存在的意義。如同神話故事隨著時間代代傳承，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一直是重要精神象徵，在文學、藝術、史學等各領域中有著指標性的作用。瑪格莉·霍瑞漢（Margery Hourihan）曾在 *Deconstructing the Hero: Literary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一書中談及英雄冒險故事對於孩子在建立關於人類基礎觀念（時間、因果關係等）的重大影響，這些概念都藏在由早期一直流傳下來的故事中（如神話、傳說等），基於此理由，即使我們知道故事內容雖然是幻想的，但仍保有某部分真實性⁴³，而她也在此序言介紹裡提到：

在所有的文化中，故事是很重要的，人們總是用故事來表現深具意義的廣泛經驗異質性（heterogeneity），以及由故事來解釋心靈宇宙的行為和敘述人類本性與社會

的一切，它們是最具有權威的方法，能將認知、價值觀和態度一代傳一代。(1)⁴⁴

若是要貼切地描繪出人類心靈的樣貌，「故事」是最為人們所能接受的表述形式，以佩弗的這一系列「自然遠古奇幻小說」來看，在某種程度上，就如同夢境一般，看似虛幻縹渺卻又實際存在，無法真實體驗卻又有著熟悉的感受。其實，無法在物質世界展現的心靈，能藉由多種面貌將其真實性在夢中或是故事裡表露它的神聖性

(*numinous*)，這也正是心理學和文學在相互應用下的引人之處。一方面，佩弗創造出的遠古神話世界，本質上就像是夢境的發聲場域，以心理學家榮格(C.G. Jung)的方式來說，是沉潛在人類靈魂深處的集體潛意識的具體呈現，可以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的潛意識心靈。他曾在其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的序言中提到：「對於我們內在的想像力、我們是什麼樣子、人從永恆方面來看又是如何…只可能透過神話表達。神話富有個人獨特性，比科學更能精確地表現生活。」(3)，這個世界中所發生的一切，都能夠反映在真實人類的意識世界，以發揮補償的作用，如同由主角托瑞克(Torak)的遭遇來看，一開始獨自面對生命中巨大衝擊—父親的死亡，一直到遇見象徵著「家人」、「守護者」甚至是自己的動物化身—狼，以及渡鴉族女孩芮恩—也成為托瑞克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者共同面對接連不停的挑戰，包括與黑暗世界勢力的對立，以及各自內心的拉扯與掙扎；在閱讀的過程中，除了能感受到作者佩弗透露出對於人類心靈和生命秩序重建的重視「這就是我現在要做的，為那些靈魂指引道路。」(《心靈行者》209)，也能藉由存在於這個故事宇宙中的托瑞克、狼、芮恩，以及其他生靈所各自擁有的故事生命當中，瞭解其以活躍的心靈姿態在這遠古的大宇宙中不停地變化的過程，就像是潛意識心靈與真實意識自我世界各自運行卻又時時交互作用。比如托瑞克對於芮恩的精神上的依賴，就如同個體靈魂中潛意識阿尼瑪(*anima*)原型對於意識中自我(*ego*)的重要影響，

他夢到了芮恩。他感覺得到她，卻看不到她，可他又聽得到她，清楚得彷彿她就站在他的後面。…他聽到她聲音裡的笑意，接著她慢慢地不見。…他不希望她走，他發了瘋似地想留在夢裡。(《放逐者》264)

或是狼天生具備對世界的敏銳感受，像是人類靈魂中的「自性」(*self*)在發揮作用「他

渴望那種偶爾會出現告訴他怎麼做的奇怪確定感，但這次沒有。似乎像渡鴉一樣飛走了。」（《狼兄弟》325），其他如氏族社會中的魔奇術、黑暗勢力（食魂者、厲鬼等）帶來的威脅等，這些象徵的自主性力量和存在，也都體現了人類心靈的某些真實部分。面對這種普遍存在於人類心靈能量的神秘，榮格用他一生的時間試圖為世人拼湊出一個較為具體的面貌，因而發展出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並在八十三歲時出版了自傳來闡述自己的信念「我只能直接表達，只能『講講故事』。這些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並不是問題的結所在，而是我所講的是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神話。」（3）。筆者認為，在看待此系列文本時，每個讀者也都正藉著這個等同於人類潛意識心靈的遠古世界裡發生的種種，隨著文本中托瑞克尋找火燄蛋白石碎片（fire-opal）的過程，也逐漸找到脈絡拼湊出自己心靈的樣貌，讀著「自己的寓言，自己的神話」。

在《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一書中，作者賽加勒（Stephen Segaller）和柏格（Merrill Berger）也引述了英國心理分析師撒繆爾思（Andrew Samuels）對於分析心理學重視想像思維（fantasy thinking）的特性「…即便是潛意識最狂野的幻想，像夢或靈神，通常都展示了某種理性或深密的思想。有一種非理性的理性（a rationality of irrational）…」（32）由此可見，神話以及夢的象徵，在探究人類心靈面貌的過程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心理材料，而這也是榮格對於部落文化和社會感興趣的原因，他由臨床心理分析案例中觀察到，生活在物質至上社會中的人們普遍認為自己的生命缺乏意義，但部落社會中的部落認同卻為其成員提供生命重心，對於心靈真實的領會仍然敏銳生動，與自然萬物仍有著緊密連繫「追蹤獵物，你必須先認識牠，就像認識自己的兄弟。」（《狼兄弟》71），如同托瑞克生活的世界一樣：

…「世界靈」（World Spirit）…祂恩賜了世間的雨露霜雪和獵物。…一個擁有不可思議神力的世界靈，住在遙遠的聖山，從來沒有人見過祂，但有人說祂在夏天出現時是一個長著鹿角的男人，在冬天則是一個頭髮是紅柳枝的女人。（《狼兄弟》59）

「這樣可以讓它的靈魂回歸海洋母親，以便日後重生。」…

「感謝你，我的朋友。但願海洋母親賜給你一個全新的美好身體！」

「我們在森林也是這樣做。」芮恩說。（《食魂者》114）

以榮格的概念來說，藏在夢境和神話中的人類真實心靈，其實是現代人的珍貴資產，提醒個人能由內在出發，從這些原型象徵的背景來看清自己的生命故事，拼湊生命中的片斷集結完整，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神話，在《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一書中，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所引述的一樣「如榮格所說，把這神話在生活中繼續夢下去。我們可以接近並跨越『界限』——一切根本的轉變都在這兒發生，遭遇原型的人性，進入遠比日常生活更豐富的領域。」（304），無論所處的文化背景為何，也無關乎性別年齡的差異，生活在現代，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連接意識認知的世界和內在直覺精神，找到自身生存的價值，讓自我心靈宇宙—潛意識心靈和意識世界在達到和諧的平衡狀態後，能和大宇宙的整體建立深厚關係，讓這個心靈真實存在能以各別獨特的形式被記憶，是每一個體靈魂一生都必須不斷面對的課題。



第三節 永不間斷的生命追尋－未完的旅程

作為一個讀者及研究者，循著論文書寫的軌跡，筆者思考的角度逐漸放大延伸，由托瑞克、芮恩、狼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開始，一直到他們在這遠古世界裡與氏族、陰影的關係，觀察其成爲一體之後所處的位置，再由真實世界出發，看待這遠古世界發生的一切，對應至人類心靈的變化。除了和托瑞克一同經歷靈魂拼湊的過程，觀看如何與自我的心靈對話，從中得到自我認同與成長，努力讓心靈維持完美的平衡狀態，筆者也不知不覺開始進行自我省思，藉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讓自己與內在靈魂，還有文本中的各種形象建立起彼此呼應的連結。

「我還是不懂。那些食魂者，托瑞克說他們想要讓所有氏族變得一樣。可是我們原本就是一樣的，我們的生活都奉行同樣的律法…」

芬·肯丁轉過頭說：「我們真的都一樣嗎？」…（《食魂者》377）

「我們真的都一樣嗎？」、「我是誰？」、「我來自何方？我將通往何處？」這些問題在托瑞克的世界裡不斷被提起，無論是遠古時期亦或今日，當人類被視爲一大整體時，共同屬於人類的生命發展，以及涵蓋各種多重向度的「人性」，或是上述這些經常浮現在人類短暫的生命過程中的疑問，都串連起人們對於自身和世界的認知和困惑的共通性和關聯性。就如同拼圖一樣，人類嘗試由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精神層面，一直到生物學、物理學、心理學等科學現實層面，蒐集現階段所能發現來自的圖片，拼湊出對於心靈和世界的模糊面貌，盡力朝「全圖」的目標前進。就像在佩弗筆下的遠古世界，人們最深的恐懼就是靈魂四處散落，無法以完整的心靈存在於宇宙間「那是最強的靈魂，也是最強的厲鬼。…當一個極端強大的生命死去，像一個瀑布一條冰河，而且它的靈魂散落開來，就會變成『原靈』。原靈是最最強大的厲鬼。」（《狼兄弟》217-218），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價值，這至今也仍是現代人內心一直存在的恐懼和隱憂，正因爲如此，人們才亟欲追尋各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確有存在的意義，並且嘗試達到所謂「完美的全人」境界。但是，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停地改變，原本所設想的心靈「全圖」（hologram）樣貌也可能在走向「完整」的過程中產生變化。因此，在拼湊的過程中，便會對未知的一切產生不安或茫然。如同托瑞克、狼、芮恩，或是任何

一個在遠古世界中活動的原型象徵，面對該繼續前進還是該放棄的內心交戰，而這樣的心態常會造成對「轉變」產生怯步，以致於無法放棄已熟悉的事物，逐漸將現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讓心靈的發展停滯，靈魂中的各部分失去共生融合的助力刺激，喪失本來所具有的協調性和補償作用，成為遠古世界中所說「靈魂的散落」、「生病的靈魂」。在不斷的惡性循環之下，和「整體」的理想境界漸行漸遠，落入精神失落的無限迴圈當中，無力跳脫。榮格曾說：

當人找到了邁向自由的道路時，他才能處於認識自己與面對著本能的根基的地

位：他的開始並不只是他的過去；現在和過去是以他存在的永恆基礎與他共存，

他的意識受影響的程度亦如受他外圍的物質世界的影響。（《回憶·夢·省思》420）

他認為，現代文明社會的理性和教條形成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思考方式，將我們的存在和思維束縛起來，對於無法理解的無形力量採取視而不見的逃避態度，躲在自認為安全的理性世界框架中，拒絕承認自身具有的無限性本質，使生命格局過於狹窄，拘泥在一方天地中無法突破，這也是當時榮格在重視物質現實的年代裡，提出分析心理學概念時，受到質疑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遠古世界夢一般的性質，就如同榮格所說的人類潛意識心靈，無法以系統化的科學方法，以「看得見的方式」去證明其確實存在，但若抱持的堅定的信念相信它們的真實，那對於個體心靈來說，它就被賦予了不同意義而存在著，像是榮格所說的「潛意識的生活依然在我們的內心發展著，理性的支配力愈強大，生活變得愈貧乏；我們能意識到的潛意識愈多，神話愈多，我們就能使生活變更完整。」（《回憶·夢·省思》379）。這個遠古世界仍持續不停地在其所處的宇宙繼續作用，就像人類潛意識心靈，一直不斷地在作用、變化、累積，因此成為暗藏於全體人類內心深處的集體潛意識記憶，將每個個體靈魂串連起來變成另一種「全人」的形式。

某種程度上來說，《遠古幽暗紀年》系列作品以神話思維的形式表現，筆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青少年小說實際上除了闡述「成長」與「啟蒙」的基本概念之外，也能全面性地呈現整個人類拼湊心靈的歷程，瞭解人在追求精神完整性的需求之時，一面理解自身存在於宇宙間代表的意義為何，就像是托瑞克從原本只以表面的我性

(I-ness) 為考量點，一切從自我 (ego) 出現，直到他遇見了狼，挖掘出存在於體內的代表著自性 (self) 的狼性，又與心靈中的陰性特質阿尼瑪 (anima) 象徵－芮恩相遇，加上因為必須面對來自食魂者和厲鬼等反映出內在陰影 (shadow) 的種種對於心靈的挑戰，看似不停地前進，順著向外擴張的圓形路線發現「新」的過程，實際是以螺旋形的漩渦方式，持續不斷地向內在核心邁進，找到「舊」的寶藏，結果並非是原本以為朝向「全新自我」的目標前進，而是回溯到最原始的自我本質，不同的是，每一次的內在心靈追尋過程，都是全新而獨特的。

以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來閱讀《遠古幽暗的紀年》系列，就如同夢境與神話間的對話一般，同樣並非以「物質」的形態呈現出來，皆由人類最深層的心靈出發，卻又擁有各自的生命，激盪出充滿能量的火花。榮格說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的關係原本就是相互合作才產生出意義：

有意義可以使意義事物久存甚至使一切事物長存。科學永遠不可能取代神話，而神話也不可能自任何科學中產生出來，…這種神話揭示了，人的身上存在著神聖生命。(《回憶·夢·省思》419)

「神聖生命」的完整本來就存在於心靈當中，必須經過整合各心靈領域方能感受完成，若未曾經歷過統合的手續，人類靈魂將一直是支離破碎的。托瑞克只是一個人類心靈的象徵，他表現出整合過程當中各種相互衝突的力量、壓力和觀念，明明知道會帶來痛苦，仍舊坦然面對，與看不見的秩序達成和諧，沒有人可以代替自己面對自我的心靈，這是人類自古以來生命存在的主要動力，也是身而為人的依憑，正如文本中所說「沒有人可以代表『世界靈』發言。」(《食魂者》378)。榮格對於個人心靈宇宙和自然整體之間的關係，也抱持著如同他對意識與潛意識之間互補的態度：

人類的意識成就了客觀的存在與意義，…個人意識發展之旅是在宇宙的天地和永恆的時空中進行，人的心靈在自然界是自成一格的客觀部分，即聽命於約束全宇宙的那些法則，也是這些法則最重要的實現。人類心靈憑著意識提供了一面鏡子，自然界才照見了自己。(《夢·私我的神話》405-406)

他不斷地強調對於潛意識領域想傳達出一種有秩序的格局，以及對其關係到自己和

人的主觀詮釋，最重要的是個人對於心靈的體驗，回歸到自我本身的意志和決定，「我不過是表達個人之見……為了避免給人我一心想宣布某種真理的印象。」（《回憶·夢·省思》281），並且，以他的研究寫下他的一生，就像是在世人面前揭露自己的心靈；同樣的，閱讀佩弗創造的這個遠古世界，筆者也一步步地進入托瑞克、狼、芮恩的心靈世界，並且觀看對照自我的內在靈魂，由過去、現在，到未來，和自己的經歷與對真實生活的各種體驗呼應，產生共鳴，當文本中的世界自成宇宙地在運行的同時，研究過程中的書寫也自然而然地超越時間和空間限制，故事和理論之間以充滿生命力的方式在發展，由模糊的概念走向日漸清晰的脈絡，並且和筆者的思維心靈時時交互作用，如同榮格曾在自傳《回憶·夢·省思》中說過：

我所寫的大都是我對這個世界的主觀看法，並非合理思維的產物……要是我們的印象過於清晰，就會被限制在當下的時刻內，無法懂得先人的精神是如何去聆聽、去理解現在…內心的平靜與滿足取決個人與生俱來的歷史家族，是否能與目前轉瞬即逝的情況互相協調。（307）

筆者在進行這一系列的文本分析研究時，也重新體認到，往內在探求，放棄一味往外在世界實有物體之中尋求意義的外向途徑，設法接觸心靈中潛在的製造象徵符號，人生的意義和目標會重新湧現，而這樣的過程，無論在何種人生階段中隨時都能開始。每個人在自己的故事中的位置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但本來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生存使命，與他人、萬物達成和諧，也能與自己的獨特協調共存，這是每個個體靈魂存在於宇宙間最重要的任務，不能間斷直到生命消逝。若是能體認到除了我們生存的物質世界，仍有一個充滿生命力和自成其秩序的能量宇宙—人類心靈世界，如同文本中芮恩告訴托瑞克，在施行魔奇術時，必須打開內在之眼觀看世界，當「太初之樹」(First Tree)的綠色光芒出現時，就能發現新的力量，「托瑞克露出微笑。終於出現了一『第一棵樹』，它成長於太初的黑暗，賜給萬物生命：河流、獵者、獵物…它往往會在深冬歸來，點亮萬物的心靈，並灌溉勇氣。」（《食魂者》337），並且瞭解它和物質世界是相輔相成，缺少其中之一就不完整，那麼，在不斷向外在尋求方法，期待能成為「更好」的人的同時，就能夠發現自我總是忽略往內心挖掘實際上心靈已

具備的潛質，「完整」其實一直都存在，只是被遺忘而已。爲了要維持靈魂的健全—達到最完美的平衡狀態，必須一直提醒自己在過程中所產生的陰影其實並不邪惡，否定並且試圖抗拒不願面對才是一種惡，勇氣和恐懼其實是可以並存的，儘管會心存懷疑、不安害怕，仍能持續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氣。就像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在《心靈地圖 II：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Further Along The Road Less Traveled*）所說：

通往神聖之路，在於對每一件事提出質疑。尋求，你就能找到足夠的真相碎片，可以拼湊成零星畫面。雖然你永遠不可能完成這幅拼圖，但可以湊攏足夠的碎片，得窺完整畫面的局部，就能了解它的美麗。（90）

能否在最後拼出完整的全圖，擁有「全人」的完美心靈狀態，其實已成爲一個理想的目標，重要的則是在這拼湊的過程中，不斷體驗到重新發現自我內在心靈的驚喜。本論文進行至此，筆者在閱讀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在真實世界中人們常在不知不覺間身陷於肉眼看不出的洪流中，由於自己也一同隨波逐流，所以感受不出水流的速度。但正是因爲在此之外，仍有其他河流在不同的世界中川流不息，就像人類的心靈世界各種不同元素，不間斷地流動運行。因此由遠古世界中的心靈出發，就像托瑞克一樣，帶著藏在心靈深處的疑問—對於自我的天賦與任務，還有關於和食魂者之間牽連不斷的關係，以及以爲已經遺忘卻自然而然浮現的部分—父親還來不及告訴他的一切關於他身世的秘密，抱持持續進行著追尋內在靈魂完整的信念，不去執著於非得達到完滿的理想結果，在過程中個體靈魂不斷地體驗衝突、調和、內化的自然循環，才是重要的部分。這也讓筆者體認到，若要喚醒心靈內在的感受，就必須提醒自己接受和面對生命中不同的意外，包括令人歡欣或感受痛苦的，開始藉由意外來思索心靈本質，因爲，人的價值本來就存在於所體現的自我本質中，假如不去體現它，就是虛度生命。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曾在其著作《靈魂符碼》（*The Soul's Code: In Search of Character and Calling*）中，以橡實爲象徵代表人類靈魂，認爲神話中遭遇各有不同的比喻都是圖像，是呈現出生命全影的圖像。靈魂擁有選擇權去挑選出吸引它的圖像，「哪個該是我想要與承擔的？」以此完成隱藏在靈魂最深處的生存目的，鞏固生命圖象的完整性：

許多事情本來就是意外。世界之運轉，既有秩序，也有混亂；力量來自智慧，也來自愚昧。但是，意外之中仍可能大有文章。…以有意的眼光看所謂的「意外」，仍能找到故事。(222)

所謂的「有意義和無意義」，「有形和無形」，原本就是以其既有的內在秩序互相產生對應和補償。有意識去接受那個不完美的自己，將真正得到心靈平靜，正視自我存在的價值，這樣的精神轉化過程將沒有終結，物質的形體消逝，仍會繼續存在人類的智慧中，每一個體驗和感受的瞬間都將成爲永恆，以未完待續不會停歇的形式存在於這個世界當中。



註解

¹ 2008年11月 Worcester 大學的 Jean Webb 在為期一天的 Landscape and Heritage 的會議中發表 'Spirit Walk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A Discussion of Landscap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Michelle Paver's Series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一文。以下為摘錄：

“...the Stone Age at a time before agrarian settlement. By removing the reader from contemporary ‘normality’ into a pre-historic period Paver can obliquely critique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in Western culture. For example, embedded in the series are considerations of rac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problematis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tifically driven world where the sense of mystery and that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 is technically removed and the situating of the child subject is one where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ey ought to be able to know and understand’ unlike Torak’s world where there is a respect for mysticism and spirituality; the no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ild subject is also a consideration since children (particularly in the UK) are increasingly protected both by institutional fear of litigation in the case of accidents and by the social fear of the hostility of the urbanised environment.”

<http://eprints.worc.ac.uk/558/1/Jean_Webb_PaverpaperOct22nd.pdf> 09/05/13

² 參考自一教育性期刊網站

<http://www.logovisual.com/articles/Headteacher_Update_Spring_08.pdf> 09/05/13

“My second example is with a Year 6 class who had been reading the novel *Wolf Brother* by Michelle Paver.(4) The children were keen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Clans which features significantly in the story and to do so through a drama....This sample of what the children produced from their initial research and organisation of information provide a wealth of stimulus material upon which to develop a drama. In the event, the children focused on the idea of clans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and initiation ceremonies, and it

was these two themes that developed into a drama based on ritual...In these examples, children made effective use of logo-visual thinking tools to solve problems, generate ideas and knowledge, raise questions and find answers.”

³ 集體潛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 和集體無意識為同樣概念，由於潛意識 (unconscious) 的字源 “un-” 已標出了它的不可知，或者只意會不能言傳，甚至是「無」，因此有人翻譯為「無意識」。此為翻譯上的差異，除了引文不更動之外，在論文本身統一以「集體潛意識」一詞以免產生混淆。

⁴ 榮格主要著作《榮格全集》(Carl Gustav Jung)，共 17 卷。另外，沒有編入《全集》中的著述還有《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Analytical psycholog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追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 和他的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⁵ 其中有來自蘇黎世的瑪莉－路易絲·弗蘭茲博士 (Marie-Louise von Franz)、尤蘭得·雅柯比博士 (Jolande Jacobi)、阿妮拉·賈菲女士 (Aniela Jaffé)，以及來自舊金山的約瑟夫·韓得生博士 (Joseph L. Henderson)，這四位撰寫人都是榮格親自挑選的合作人，也是專業工作上的知己和朋友，此書也是榮格此生為了廣大讀者進行的最後一本著作。

⁶ 與前述《靈魂的現實性》作者河合俊雄為同一人，此為譯名翻譯版本不同。

⁷ 三合體也就是所謂的「三位一體」，榮格在其著作《心理學和宗教－西方和東方》(Psychology and Religion –West and East) 中談到曾考察許多古代文化及原始人信仰與禮儀的表達，發現其實早在基督紀元前的數世紀以前，即已存在許多「三位一體」的概念，他提到人類先天即具有「三個一組」、「三合一」的觀念，它是宗教歷史的一個原型，並且包含了各種可能的形式，包括在基督宗教中的基本教義：天主聖三（聖父、聖子、聖靈）。而這個概念本質上是一股源自人類心靈母體中的先驗形式，在經驗中逐漸透過象徵表達出來，成為可認知經驗到的各種「型態」(patterns)。

⁸ 無意識即為潛意識

⁹ 在文本中，若是以狼為主要敘述者，原文中用 “he”；若是以人類為主體的敘述，狼的代稱則用 “it”

¹⁰ 文本中的粗體字為原文已有，推測作者是為加強語氣和強調，營造文本氛圍之用。

¹¹ 這裡指的是心靈核心的本質和整體，在《人其及象徵》中的解釋為心靈系統中，具

有制約力的組構中心，是創造者、組構者和夢中形象的泉源。也就是榮格所稱「曼陀羅」(mandala)的序列結構，就是「自性」(self)(187)

¹² 弗蘭茲所引用的概念來自於動物學者 Adolf Portmann 關於動物「內在面」的描述，可參考 *Das Tier Als Soziales Wesen*, Zurich, 1953, P336

¹³ 此處提到的「自體」就是「自性」

¹⁴ 參考《尋求靈魂的現代人》172

¹⁵ 參考《人其及象徵》101

¹⁶ 亞酷米克 (Akoomik) 為一居住在極地的孤獨白狐族婦人，為芮恩和托瑞克提供尋找狼的協助。她的伴侶因病去世，母親自知已接近死亡而獨自離開氏族等死，而小兒子則死於厲鬼的侵犯，大兒子則失蹤無音訊。

¹⁷ 此處維持中文版翻譯，一般用法為「仲夏夜」

¹⁸ 此處的「本我」概念即為「自性」

¹⁹ 參考《榮格與煉金術》138

²⁰ 瑞士榮格學院的課務主任，著作《自殺與靈魂》(*Suicide and the Soul* 1964)、《追尋》(*Insearch*)

²¹ 泰亞茲 (Thiazzi)，食魂者之一，為橡樹族魔奇師 (Oak Mage)

²² 參考 *The Undiscovered Self*, p422

“The shadow is that hidden, repressed, for the most part inferior and guilt-laden personality whose ultimate ramifications reach back into the realm of our animal ancestors and so comprise the whol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e unconscious...”

²³ 參考《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 188

²⁴ 參考《神話的智慧》(*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258-282

²⁵ 參考《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 83

²⁶ 參考《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283

²⁷ 參考由 Murray Stein 所編，*Jung on Evil* 一書，其中收編了榮格對於邪惡和陰影概念的文章，整理出惡在榮格分析心理學的樣貌。

Jung on Evil, “The Shadow” (From: CW9/2, paras13-19)

“The shadow is a moral problem that challenges the whole ego-personality, for no one can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shadow without considerable moral effort. To become conscious of it involves recognizing the dark aspects of the personality as present and real. This act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any kind of self-knowledge, and it therefore, as a rule, meets with considerable resistance. Indeed, self-knowledge as a psychotherapeutic measure frequently requires much painstaking work extending over a long period.” (*Jung on Evil* 95)

“the inferi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shadow – reveals that they have an emotional nature, a kind of autonomy and accordingly an obsessive or, better, possessive quality.... They reveal the reason for its weakness, namely a certain degree of inferiority and the existence of a lower level of personality...with its uncontrolled or scarcely controlled emotions one behaves more or less like a primitive, who is not only the passive victim of his affects but also singularly incapable of moral judgment.” (*Jung on Evil* 95)

²⁸ 參考《分析心理學巨擘－榮格》(*Carl Gustav Jung*) 256

²⁹ 參考 Mario Jacobi 的文章 ‘Ego and Self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收錄於 1990 年著作 *The Psychology of Self in Jung and Kohut* 將榮格與自體心理學 (self psychology) 鼻祖 Heinz Kohut 作比較，此文 1992 年被 Renos K. Papadopoulos 收編於 *Carl Gustav Jung : Critical Assessments* 一書。

“...he felt that he was ‘obeying a higher will’ which he also perceived as a ‘demonic strength’ in himself. This higher will was, however, not identical with his unconscious, since at the same time it served to sustain the standpoint of his conscious ego.” (306)

³⁰ “But as the self contains all aspects ‘of the personality originally hidden away in the embryonic germ-plasm’, the development of ego-centred consciousness has the highest priority.” (307)

³¹ 參考《惡的象徵》(*The Symbolism of Evil*) 42

³² 希臘教父爲了反聖象運動所發展出讓聖象在教會有一定地位的護教神學，其結合了類似的經文，表示人類「神格化」的表現，傳達若要與神合而爲一，就必須藉由恩典成爲神的樣式。(參考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梁淑貞 96 年碩士論文《東羅馬時期聖像毀壞運動成因分析》74)

³³ 諾斯提教的創立者是希臘人、埃及人和猶太人。他們從柏拉圖哲學的精神論、靈魂

與肉體論開始，逐漸將諾斯提教發展為一種背離基督教、過分柏拉圖化的哲學，使其成爲一種超越時空和歷史的偏離心理學。諾斯提教派的智者認爲，過去是神創造人的時代，現代則應該由人來創造神，他們堅信知識的價值，並將哲學分爲三種境界：聖靈、心靈和物質，對應出世界上有三種人…唯精神論者、唯心主義者和物質主義者。和主流的猶太宗教中「神創造人」的思想相反。他們認爲，人是生物，雖然是被創造出來的，卻是統一而周全的。人是獨立的個體，但世界卻是人帶來的，可以說人是世界的創造者，也是世界的毀滅者。榮格在學說中借用的「我是我的命名者」就是諾斯提教的思想。隱藏在事物內部的力量是一種「能」，它推動人類認識自己，不斷前進。同時這種「能」是內隱的，它可能在必要時冬眠，但永遠不會消亡，只是我們必須經過艱苦的爭奪才可能找到它。（《人類心靈的神話》常若松，287-289）

³⁴ “The problem of fourth”. *Jung on Evil* (From: CW11 , paras243-85)

³⁵ “...three is not a natural coefficient of order, but an artificial one.” (*Jung on Evil* , 51)

³⁶ “The Pythagorean school was dominated by the idea that the soul was a square and not a triangle.” (*Jung on Evil* , 51)

³⁷ “The quaternity is an archetype of almost universal occurrence. It forms the logical basis for any whole judgment.” (*Jung on Evil* , 51)

³⁸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nity into a quaternity can be represented in projection on metaphysical fig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osition gains in plasticity.” (*Jung on Evil* , 59)

³⁹ “There is no getting round the fact that if you allow substantiality to good , you must also allow it to evil. If evil has no substance, good must remain shadowy, for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opponent for it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but only a shadow , a mere privation of good.” (*Jung on Evil* , 52)

⁴⁰ 參考《榮格與鍊金術》(*Jung and the Alchemical Imagination*) 64-65 , 281-283

⁴¹ 參考《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9

⁴² 參考《夢·私我的神話》100

⁴³ “Our most basic concepts , such as time and causation , are embedded in the stories told to children from infancy onwards, and for this reason we feel there is truth in the shape of stories even when we know their content is fantasy.”

⁴⁴ “Stories are important in all cultures. People have always used stories to render the vast heterogeneity of experience meaningful,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and to describe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They are the most potent means by which perceptions, values and attitudes are transmitt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王惠玲。《成男之道：析論（地海傳說）中格得的男性認同》。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
- 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台北：野鵝，1989。
- 史都華·艾佛瑞·高德(Stuart Avery Gold)。《青蛙爲什麼要走路？》(*Ping: a frog in search of a new pound*)。黃聿君譯。台北：大塊，2006。
- 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心靈地圖 II：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Further Along The Road Less Traveled: the unending journey toward spiritual growth*)。張定綺譯。台北：天下，2003。
- 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The Hero Within: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臺北：立緒，2000。
- 。《影響你生命的 12 原型》(*Awaking the Heroes Within*)。張蘭馨譯。臺北市：生命潛能，2002。
- 安東尼·賽加勒(Stephen Segaller)、墨瑞兒·柏格(Merrill Berger)。《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龔卓軍、曾廣志、沈台訓譯。台北：立緒，2000。
- 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薛絢譯。台北：立緒，2000。
- 艾倫·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發現無意識—新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佛洛伊德與容格，浪漫主義動力精神醫學》(*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劉絮愷譯。台北：遠流，2003。
- 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狼兄弟》(*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Wolf Brother*)。張君玫譯。台北：尖端，2006。
- 。《心靈行者》(*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Spirit Walker*)。張君玫譯。台北：尖端，2006。

-
- 。《食魂者》(*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 Soul Eater*)。張君玫譯。台北：尖端，2006年。
- 。《放逐者》(*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 Outcast*)。于宥均譯。台北：尖端，2008。
- 安·凱斯蒙(Ann Casement)。《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Carl Gustav Jung*)。廖世德譯。台北：生命潛能，2004。
- 卡爾·榮格(Carl G. Jung)。《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Man and His Symbols*)。龔卓君譯。台北：立緒，1999。
- 。《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Menschenbild und Gottesbild*)。林宏濤譯。台北：基礎，2007。
- 。《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劉國彬、楊德友譯。台北：張老師，1997。
-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楊庸一譯。台北：志文，1998。
- 。《論文明》(*Talk Civilization*)。熊凱莉譯。臺北市：華城，2003。
- 佛斯特(E.M.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李文彬譯。台北：志文，2002。
- 馬里多瑪·派崔斯·梭梅(Malidoma Patrice Somé)。《非洲·馬里多瑪—原住民的治療智慧》(*The Healing Wisdom of Africa*)。江麗美譯。台北：智庫，2000。
- 李維斯佗(Claude Lévi-Strauss)。《神話與意義》(*Myth and Meaning*)。楊德睿譯。台北：麥田，2001。
- 拉德米拉·莫阿卡寧(Radmila Moacanin)。《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ism*)。江亦麗譯。台北：台灣商務，1999。
- 河合俊雄(河合隼雄)。《榮格—靈魂的現實性》。趙金貴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如影隨形—影子現象學》。羅珮甄譯。台北：揚智，2000。
- 芙麗達·佛德芬(Frieda Fordham)、理查·艾薩多爾·伊萬斯(Richard Isadore Evans)

-
- 《榮格心理學》(Jungian Psychology)。陳大中譯。台北：結構群，1990。
- 哈里·A·威爾默(Harry Aron Wilmer)。《可理解的榮格－榮格心理學的個人方面》
(*Understandable Jung: The Personal Side of Jungian Psychology*)。楊韶剛譯。北
京：東方，1998。
- 威廉·瑞懷特(William Righter)。《神話與文學》(*Myth and Literature*)。何文敬譯，台
北：成文，1979。
- 威爾弗雷德·L·古靈爾(Wilfred L. Guerin)。《文學欣賞與批評》(*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徐進夫譯。台北：幼獅，1983。
- 保羅·里克爾(Paul Ricoeur)《惡的象徵》(*The Symbolism of Evil*)。翁紹韋譯。台北：
桂冠，1992。
- 常若松。《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臺北市：貓頭鷹，2000。
- 梁淑貞。《東羅馬時期聖像毀壞運動成因分析》。花蓮：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2006。
- 馮川。《重返精神家園－關於榮格》(*Carl Gustav Jung*)。台北：笙易，2001。
- 傑弗瑞·芮夫(Jeffery Raff)。《榮格與鍊金術》(*Jung and the Alchemical Imagination*)。
廖世德譯。台北：人本自然，2007。
- 喬伊·漢德瑞(Joy Hendry)。《社會人類學》(*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
戴靖惠、張日輝譯。台北：弘智，2004。
-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李子寧譯。台北：立緒，2002。
- 。《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朱侃如譯。台北：立緒，1997。
-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靈魂符碼：橡實原理詮釋人的命運》(*The Soul's Code:
In Search of Character and Calling*)。薛綯譯。台北：天下，1998。
- 楊格(C.G. Jung)。《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黃奇銘譯。
台北：志文，1989。
- 瑪姬·海德(Maggie Hyde)、麥可·麥昆尼斯(Michael McGuinness)《榮格》(*Jung for*

-
- Beginners*)。蔡昌雄譯。台北：立緒，1995。
- 霍爾 (C. S. Hall)、諾德貝 (V. J. Nordby)《榮格心理學入門》(*A Primer of Jungian Psychology*)。史德海、蔡春輝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 盧德 (原名楊素娥)。《榮格宗教心理學與聖三靈修》。台北：光啓，2004。
- 瓊安·魏蘭-波斯頓 (Joanne Wieland-Burston) 。《孤獨世紀末》(*Contemporary Solitude*)。宋偉航譯。台北：立緒，1999。
- 黛比·福特 (Debbie Ford) 。《黑暗也是一種力量：將內心黑暗面化爲生命力的[榮格陰影進化論]》(*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 : reclaiming your power, creativity, brilliance, and dreams*)。黃漢耀譯。台北：人本自然，2005。
- 羅伯·霍普克 (Robert H. Hopcke) 。《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蔣韜譯。台北：立緒，1997。

英文書目

- Beckson, Karl & Ganz, Arthur. *Literary Terms: A Dictionary*. Taipei: Bookman, 2001.
- Jacobi, Mario. "Ego and Self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Carl Gustav Jung :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V*. Renos K. Papadopoulos ed. London : Routledge , 1992 (p.304-308)
- Jung, Carl Gustav. "The fight with shadow". *Jung on Evil*. Stein, Murray. ed. London : Routledge , 1995.(p49-71)
- . "The Shadow". *Jung on Evil*. Stein, Murray. ed. London : Routledge , 1995.(p95-97)
- . "The problem of the fourth". *Jung on Evil*. Stein, Murray. ed. London : Routledge , 1995.(p.174-180)
- . "After the catastrophe" . *Jung on Evil*. Stein, Murray. ed. London : Routledge , 1995.(p181-199)
- .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West and East". *The essential Jung* . Anthony Storr.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240-249)

---. *The Undiscovered Self*. London : Routledge ,2002. (p392-403)

Margery, Hourihan. *Deconstructing the Hero: literary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8 (p1-8)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6yVFDbmwwJYC&printsec=frontcover&dq=Deconstructing+the+Hero:+literary+theory+and+children%27s+literature#v=onepage&q=&f=false>>

Paver, Michelle.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 Wolf Broth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 Spirit Walk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Soul Eat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Outca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Webb, Jean . “Spirit Walk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A Discussion of Landscap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Michelle Paver's Series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Landscape and Heritage in University of Worcester, Worcester, UK . 13 May 2009

<http://eprints.worc.ac.uk/558/1/Jean_Webb_PaverpaperOct22nd.pdf >

網站資料

米雪兒·佩弗作品交流網站 10 January 2009 <<http://www.torak.info/>>

尖端官網 16 November 2008 < <http://www.spp.com.tw/>>

Mckellar , John. “Thinking Now”. Logovisual educational website

13 May 2009 <http://www.logovisual.com/articles/Headteacher_Update_Spring_08.pdf >